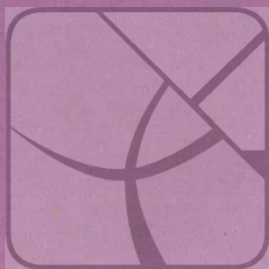


魏萌著



聞人



國際文化企業公司出版

魏明先生為聞名之東馬文藝作家，數十年來，勤於創作，態度嚴謹認真，著書近十種，為讀者讚許。本書係作者自選集，作者之精彩作品全已選入。特向讀者鄭重推薦。

本書作者其他著作

魯素英（短篇小說集）
女記者（短篇小說集）
晨光照耀着山村（中篇小說）
紅毛丹成熟的時候（小說）
狂風暴雨（短篇小說集）
我的童年（散文集）
下場（戲劇集）



巍萌著

聞人

國際文化企業公司出版

目錄

聞人		(一)
搬家		(十九)
巨樹		(三四)
窮人		(五五)
新生		(七七)
走		(九六)
阿牛嫂		(一一九)
明天		(一二六)
長夜		(一八五)
瘋漢		(一八九)
發財夢		(二一五)

聞人

(一)

「阿……好累！」大胖子池天魁，由一個瘦長的中年人攙扶着，步履踉蹌地進入客廳，向着長沙發便倒了下去，有氣無力地呻吟着。

中年人咬着嘴唇，費了好一把勁，才將胖子的身軀扶正，並替他解開衣襟的鈕扣，隨手在台子上撥了一本畫報替他搵着。

「呵……好累……」胖子閉着眼睛低低地呻吟。

這當子，樓梯響着腳步聲，一個五十開外年紀，身著睡衫，連連打呵欠的婦人，向胖子踟躕地跑過來。

中年人十分殷勤地搵着，待那婦人走近，才抬起微禿的橄欖頭，望着她，訕訕地微笑着緩聲說：

「李嫂，你還沒睡呀！」

「嗯，睡了一會兒！」婦人瞄了胖子一眼，蹙蹙眉頭問：「甚麼時候啦？瞎，又喝醉了

中年人掀起袖子，瞧了一會兒腕錶，支支吾吾地應：

「嗯嗯……快十二點啦！」

「這麼大把年紀了，還這樣胡搞，成天上夜總會，盡糟踐身子，唉……總有一天……」

「……。」婦人嘮叨着打台上斟了一杯冷開水，遞了過去。這是她對丈夫例常的服侍。

胖子微睜眼睛，接過冷開水，咕嚕嚕地一飲而盡。只見他舒了口氣，招呼中年人幫着，挺直了身子，瞧也不瞧老婆一眼，且沒好氣地截上：

「別嘮叨啦，去睡吧！」

「哼……。」婦人的皺臉皮一扯，似要發作，隨即抑制着，向胖子白了一眼，復輕嘆一聲，對中年人說：「方先生，你陪他坐坐吧，我去睡啦，獸在這兒，反惹人生氣！」

「嗯嗯……。」李嫂儘管去睡，我在這陪阿魁哥聊聊！」姓方的中年人，眨着細眼睛，唯唯諾諾。

婦人頭一甩，有些委屈地逕自上樓去了。

待婦人走後，姓方的一派諂媚，神秘地一笑，右手輕拍胖子的胳膊，壓低嗓音說：

「嘿嘿……魁哥，今晚那個姐兒如何？」

一提起女人，胖子登時精神起來，粗肥的手指，輕抹厚嘴唇，饒涎欲滴地眯起雙眼，淫

蕩地呵呵大笑着說：

「哈哈……是隻嫩雞，真受用……呵呵……。」

「哈哈……妙妙……。」姓方的亦和聲狂笑。

如此深夜裡，兩條淫蟲這麼一陣放肆的狂笑，驚得小狗兒打門外奔了進來，繞着主人，擺擺尾巴，嗚嗚地低吠。胖子伸手輕輕地撫摸着狗兒的頭，肥臉上泛着淫邪的笑意，說：

「嘿……老方，我池天魁看中的女人，是不放過的，嘿……我一定要把那姐兒弄回來，像我這隻小乖乖！」

「哈哈……那還不簡單？阿魁哥有的是鈔票！」姓方的中年人極盡逢迎諂媚之能事。

「哈哈……。」胖子眯着眼睛，仰首狂笑。

末了，胖子眨眨眼珠，輕搖高翹的短腳，得意地說：

「老方，如果這個混種的姐兒瑪格烈能弄回來，那……我池天魁，在馬來西亞，嘿……」

……我敢說，我是第一個把各民族熔爲一爐，你說是麼？哈哈……。」

姓方的中年人起初一愣，不明所指。但，他是個頭腦極精靈的人，只稍一動，即了然其意，隨即大拇指一豎，諂笑說：

「阿魁哥真了不起！可不是把馬來西亞的各民族熔合在一個大家庭裡？嘿……你的

「我走啦，明兒見！」

胖子並沒理睬他，管自打呵欠，蹙着眉頭用雙手捏腰。當姓方的正欲跨出門檻，胖子驀地想起什麼似的抬起頭，喊着：

「老方！」

「噢，什麼事？」姓方的立即縮回腳，轉過頭，有些驚愕地應。

「嘿，你早上不是跟我提起缺錢用麼？」

「嗯……是的！」姓方的垂下頭，臉有羞色，尷尬地緩聲應。

胖子打衣袋裡掏出一大疊紅鈔票，從中抽出兩張，瞧了一會兒，才遞了過去，說：

「拿去吧，可別拿去賭咯？不過……那個姐兒，你可費點神給我弄到！」

姓方的喜形於色，一個箭步回到胖子跟前，接過鈔票，塞入袋裡，詔笑着說：

「謝謝你的照顧，姐兒的事包在我姓方的身上！」

胖子向姓方的揮揮手，示意他離去，自己扶着沙發站起身，預備上樓。

小狗兒跟在姓方的屁股後，大搖大擺地走出大門，彷彿代主人送客。

夜，愈覺謐靜，惟可清晰地聽到路上悉悉的脚步聲。一個瘦長的黑影慢慢地移動着，右手插入褲袋，好像緊握着什麼寶貴的東西，嘴裡時不時吐出幽幽的怨聲：

太太李嫂和二姨太是華人，三姨太是馬來人，四姨太是達雅人……要是那歐亞混種的瑪格烈也弄來，那……可更是名副其實啦！哈哈……阿魁哥，真有你的，如果是我，真是死而無憾啦！」

「哈哈……你真是我肚裡的蛔蟲，哈哈……。」胖子興奮已極，狂笑聲震動屋宇。

「老鬼，你瘋了嗎？三更半夜大呼小叫的！」樓上傳來婦人懊惱的罵聲。

「討厭的老烏鴉！」胖子疏眉微挑，厭惡地沉聲自語。接着，他一瞧手錶，晃晃南瓜似的頭顱，苦笑着說：「十二點多啦！唉……黃臉婆說得不無道理，經常做夜貓，像我六十幾歲的人，是越來越挺不住了，打針進補都不濟事，唉……。」

姓方的馬上裝着極關心地說：

「阿魁哥，你該休息了，身子要緊！」

「呵呵……。」胖子伸着懶腰打呵欠，臉有憂色，掩蓋了先前興奮之情，有些悲傷地喃喃自語：「唉……好累，好像全身的骨頭都脫落了，頭眩心跳，媽的，不中用啦……。」

姓方的站起身，恭恭敬敬地向胖子彎腰道別：

「哼，吝嗇鬼肥豬，只給這麼二十塊錢。有一天看你會給女人搾乾，他媽的……。」

(二)

池天魁的發迹，傳說很多。大家都曉得，日寇南侵前的池天魁，只不過是個橡膠小園主，仗着唸過幾年的荳芽字，愛車大炮，並經常欺負老實的鄰居。

砂勝越光復後，池天魁突然成了暴發戶。私下裡，有人傳說：池天魁在砂勝越光復初期，由于他的一個宗兄在糧食部工作，撈了一大筆，發了財。又有人說，當時池天魁的一個商界老友幹走私販毒，有一趟，因為緝私當局接獲消息，偵騎四出，風聲很緊，那個朋友把大批鴉片運到池天魁的家，請求他幫忙。結果，那批煙土密封于鐵罐。投入池天魁的池塘中。待風聲平靜後，池天魁那朋友取回煙土。然而整個池都撈過了，後來連池水都放乾了，可是，那有煙土罐子的踪影？那人向池天魁追究，所得到的答案，真個氣炸了肚子。當時池天魁斬釘截鐵的說：

「不知道！」

那人當知爲誰所取，這種犯法的勾當，如何能找人理論，更不能張揚，惟有自認倒霉。此後池天魁發達了——購置大片地皮、店屋、討姨太太……。

不久，地皮的價格直線上昇，池天魁又發了一大筆橫財，肚皮愈來愈脹，終成了肥豬一隻。

錢，池天魁有了。

女人，池天魁多的是。

現在，池天魁還需要甚麼？

是的，名譽地位，是池天魁渴望得到的。

他曾經參加地方議會競選，花了不少冤在錢去買選票，結果落空了！這，是他最痛心疾首的事！

他身邊的「好友」向他獻議，只要肯出錢做慈善事業，雖然自己並非抱着「爲善最樂」之心，而那「慈善家」的榮銜，不是自然而然地降臨在他的身上麼？

他——池天魁，考慮再三，最終放棄了這條爭取「名譽」的途徑。試想想，要拿出多少花花綠綠的鈔票才能贏得此美譽？他覺得太不合算！

今兒，池天魁正靠在沙發上閉目養神，其實他的腦海並沒平靜過，許許多多的問題糾纏着他，叫他煩惱不已。

昨晚那麼一搞，在興奮之餘，一抹哀愁襲上心頭，甚至越想越恐懼——他老了！

暮氣籠罩着池天魁，昨晚身子的虛脫，精神的萎靡，幾達崩潰的程度。

今早，他看過醫生，經醫生診斷：他患有高血壓症、心臟衰弱、糖尿……………。

他預感到，死神在向他召喚！

名譽，是的，這是他最迫切爭取的。俗語說：「虎死留皮，人死留名。」

「慈善家」銜，投資過巨，他絕不幹。

「還有甚麼不花大錢，可以留名于世的？嗯，不錯，將來寫訃告也可以堂皇些……………」

「池天魁苦苦思索，喃喃自語。」

「阿魁哥，你怎麼啦？」姓方的中年人一跨入客廳，瞧見池天魁如隻鬥敗的公雞，萎頓在沙發上，自言自語，不覺一怔，高聲問：

「哦，老方，你來得正好，我有要事跟你參詳！」池天魁睜開眼睛，肥臉上掠過一絲歡悅的笑容。

姓方的，坐在池天魁對面的沙發，頗感疑惑地問：

「阿魁哥，甚麼事啊？是不是有關那女……………」

「不是不是！」池天魁不耐煩地截斷姓方的話。

「那……………」姓方的臉上一片迷惘，任他精靈，這回可猜不透池天魁的心事，直瞪着

他發楞。

池天魁沉思了片刻，喘息了一會，才低聲說：

「老方，你是個智多星。你替我想想看，我有什麼辦法不花太多的錢，可以取得流芳百世的名譽！」

「這……」。姓方的疏眉一挑，隨即墮入苦思中。

這個姓方的中年人，是大家所熟悉的人物——方甫仁。有些人儘叫他「方不仁」。他本是一小學的校長，却因嗜賭置學校工作於不顧，到處欠債，後來竟吞沒公款，結果被開除。他跟池天魁本是「臭氣相投」的死黨，失業後，即成池天魁的狗腿子。此人詭計多端，長於觀色辨性，相貌不揚，獐頭鼠目。只要他細眼一眨，邪念頓生，自詡爲智多星。

良久，突見方甫仁的尖臉一舒，一掌拍在大腿上，興奮地高聲說：

「噢，有啦！」

「什麼辦法？快說！」池天魁急切地追問。

方甫仁歪着頭，用手摸摸下巴，搖着長腿，似故意讓池天魁乾着急。

「老方，你……」。池天魁一急，即氣促心跳，很不好受。他眼睛連眨，旋即明瞭方甫仁要的是什麼把戲，無可奈何地打衣袋裡掏出一張伍拾元面額的大鈔，往前一送，喘喘地

說：「拿去吧，別再要花樣，我……的心臟受不了！」

方甫仁接過鈔票，細眼骨碌碌地轉，才慢吞吞地說：

「發起組織同鄉會！」

「發起組織同鄉會！」池天魁茫然不解地問。

方甫仁把鈔票塞進荷包裡，然後用手捏捏下巴，緩聲發議論：

「你是知道的，我們這一屬，人口衆多，却没有同鄉會的組織。瞧瞧別的幫屬，人口雖不比我們多，却有同鄉會。所以嘛，我建議你阿魁哥發起組織同鄉會。組成後，創組者是你，當然主席的寶座非你莫屬，甚至永遠是你的！」

「成麼？」池天魁爲之怦然心動，但仍將信將疑。

方甫仁脚翹得高高的，不住地搖着，臉上孕着得意的微笑，蠻有把握地說：

「怎麼不成？起草章程，進行註冊等事宜，由我老方負責。關於主席及執委的選舉，我們必須嚴密控制。譬如：我們發給同鄉的首次選舉通知書，要先查明那些有真才實學，對你有威脅的，不要發給他，甚至別讓他們知道。等我們的選舉已完成，才在報上公佈。爲了表示你對本會的熱心，犧牲小我，完成大我的精神，你慷慨地把租不出去的房屋撥出半間來做會所。你的所爲，將在同鄉腦海中，留下深刻的印象，那你的主席是做穩了！本地的報館我

很熟，只要我老方跑動跑動，聯絡聯絡，你池天魁主席有機會多發言論。我敢包，不出數月，嘿嘿……你，池天魁的大名，不脛而走！那時，你將是社會賢達，社會名流，揚名邦國的聞人啦！」

「哈哈……妙，妙……」池天魁聽得心花怒放，高興得張開闊嘴巴，笑得不見眼鼻。

方甫仁亦陪着笑，洋洋得意。

「老方，一切由你……去籌備……。」池天魁用手按着胸口，氣促地說，臉色蒼白，似身子不舒服。

「哦，阿魁哥，你身子不好，多些休息吧！關於組織同鄉會的事，一切由我去辦就得！」方甫仁有了錢，還坐得穩？腳底早抹油啦。

他瞧池天魁由一隻雄獅竟而變成一隻病貓，不但不同情，反而暗打主意：

「吝嗇的色鬼，不多花錢能獲得名聲，這等便宜事，恐怕只有我老方才想得出來，嘿……來個拖延政策，慢慢吊他胃口……釣他的紅老虎……。」

方甫仁離去後，池天魁倒在沙發上，腦袋昏昏沉沉，各種各樣的幻覺，儘出現在他的眼前。最令他興奮的是，他在同鄉會的成立典禮上，狂濤似的群眾向他歡呼，攝影記者的鎂光

閃個不停，天仙似的女郎向他獻花……………。

歡呼聲響徹雲霄！

「池主席萬歲！」

「池主席萬萬歲！」

(三)

近幾個月來，方甫仁不像往常那樣，成天陪池天魁吃喝玩樂，每天到池家，向池天魁要了錢，藉口四出活動，籌組同鄉會而忙碌。可是，不少人却瞧見他躲在別的會館裡，砌牆大戰，簡直是天昏地暗。

當然，籌組同鄉會的事，並未完全置之腦後，有時他也跟一班好兄弟討論討論，總算擬就了一份告同鄉書，好讓池天魁安心。

池天魁近來的健康一直不見好轉，遵醫生囑咐，戒絕酒色，臥在家裡療養。太太們跟兒女們對他的健康壓根兒不放在心上，有的竟然在背後咒他早些死，希望分他的財產。唯一算是關心他的，是他的元配老妻李嫂，細心服侍他，使他在寂寞悲哀中，僅有的一點兒溫暖與安慰。

今天傍晚，池天魁覺得精神較好，持着柺杖在門前散步，呼吸新鮮空氣，同時等待方甫

仁的到來，急切地想知道籌備同鄉會的進展情形，因為方甫仁已要去不少錢。

當他正對着手栽的一株凋零的老紅毛丹樹出神時，一輛族新的大汽車在他身畔熬住。池天魁曉得是兒子回來了，並不去埋會，仍呆站着對那株老紅毛丹樹發楞，且輕輕地歎息！

李嫂聞言，忙拔腿奔出大門，却見麥克正開動汽車欲離去。李嫂大急，嘶聲高喊着：

「麥克，你上那兒？趕快載你爸爸去醫院！」

池麥克忽聞母親的呼喚，伸出頭來，面有愠色，不耐煩地說：

「瑪格烈走啦，我要去追她！我沒有時間，你去叫隔鄰的王叔載他去醫院吧！」

李嫂正待開口阻止兒子，驀地嗚嗚聲大作，向李嫂噴出一股烏煙，汽車即絕塵而去。

「畜牲，畜牲！」李嫂氣得渾身哆嗦，幾爲之暈厥。

(四)

池天魁在醫院經醫生施救了幾天，神志稍清醒些。據醫生診斷，腦溢血及心臟衰弱，不能再受任何刺激。幸虧及時搶救，撿回了一條命，可是已半身不遂。

在醫院住了半個月，病情如故，池天魁要求回家，他的家人都不同意他回家，原因既不明說，大家心知肚明，不外是難服侍。衆太多不願意接他回去，最終還是大太太李嫂念在多年夫妻之情，領他回去療養。

今天已是池天魁出院後的第五天，精神忽而好起來，大家懷疑是「迴光返照」。他一早就要太太去把方甫仁叫來，有要事叫他辦。

這當兒，池天魁躺在床上，氣有些促，說話十分吃力。坐在床前桌子旁的方甫仁，正在埋頭寫什麼，不時見他用原子筆敲頭殼，眉頭緊鎖，似碰到極大的困難。

「老……方，寫……好了……嗎？」池天魁喘喘地低聲問。

「嗯……還沒呢！真不容易下筆……。」方甫仁聳聳肩，作個煩惱的怪相。

「老……方……你……定……要寫得……堂皇些！那，我……死也……瞋目啦……。」池天魁哀求着。

方甫仁放下筆，輕輕一歎，斜瞄池天魁一眼，緩聲說：

「你放心吧，我一定用最堂皇的字眼寫，不過……唉……。」

方甫仁的桌上扔了不少紙屑，顯然是剛撕的。他寫得着惱了，暗罵：

「世上沒有見過這麼愛名的傢伙，居然還沒有死就叫人先給他擬訃告，而且，他媽的，一定要給他過目，認為滿意才行！」

方甫仁對池天魁的發迹史，可說最爲了解。是的，由他來執筆寫訃告，最恰當不過的。但是，他下筆頗有難處，心忖：

「池天魁的發達，不外是走私販毒，巧取豪奪來的，在訃告中當然不能寫。他在社會上並無甚麼地位可言，如今，惟一的名銜，就是籌組中的同鄉會發起人……妾侍雖多，不算是光榮名譽的事，不能寫。獨子麥克出洋唸過書，衆人皆知，只在倫敦鬼混了幾年，什麼屁學位也沒得到，變了個喜癱士而已，其他的女孩子嘛，沒個成材的……怎麼寫？堂堂皇皇……車大炮也得有幾分底子呀！池天魁，是社會名流？嚴格的說，社會流氓可是貨真價實……他媽的，怎麼下筆？」

「老方，這……是我……對你……最……後的要……求，你務必……辦到……一定……要堂……皇些……。」池天魁睜着失神的眼珠，喘得非常厲害，斷斷續續地哀聲說。

方甫仁嘴一呶，塌鼻子一皺，輕哼一聲，惱聲說：

「堂堂皇皇，你有多少光榮史，你心底明白，我……唉……實在難……。」

「你……要錢……是麼？回……頭跟……我太太……拿好啦！我……從
來沒……虧待過……你！」

方甫仁支頭默付：

「他媽的，跟你太太拿？能給幾文？你這傢伙一倒，我方甫仁那有油水可撈？他媽的，

你這種狗東西也配寫堂皇的訃告……也罷，敷衍一陣算了，待他腳一伸，管他媽的什麼鳥訃告？」

「老……方，我……太太……她們怎……麼不……見？」

「都上律師館去啦！」

池天魁聞言，微微一怔，漲紅着臉，驚詫地抖聲問：

「上……律……師館……幹……嗎？」

方甫仁幸災樂禍地一聲冷笑說：

「上律師館辦理你的遺產！」

「甚……麼？遺……產？」池天魁掙扎着想爬起來，但那能動彈，只見他胸膛起伏，嘴角流出一灘白沫，聲音微弱地說：「我……還……沒有……死啊！我……。」

「阿魁哥，不是我自誇；我老方夠朋友吧，幾成了你的孝子，經常守着你，又絞腦汁爲你寫訃告。你的兒子麥克，他……。」方甫仁說話時，眼睛一直瞪着他那未完成的傑作——池天魁的訃告。可是，他的話還沒說完，忽聞床板響了一下，隨即沉寂了。他覺得有些不妙，忙轉頭向床上瞧去，却見池天魁雙眼翻白，直挺挺地躺着，分明已氣絕。

這突如其來的變化，可叫方甫仁大驚失色，在這間頗古舊的巨宅裡，唯有他一人陪着池

天魁，不免心裡發毛。他牙一咬，倒抽了一口冷氣，隨手把未完成的訃告扔到池天魁的身上，冷聲說：

「池天魁，不是我方甫仁不夠朋友，其實你那副德行，恕我不能完成你留名於世的心願

不知什麼時候天色黑了下來。

熱帶風驟起，刮得門窗乒乒乓乓作響。無疑的，將下大雨啦！

池天魁的房間瀰漫着恐怖、蕭殺的氣氛。

方甫仁獨個兒陪着一個死人，縱然大膽，亦不禁毛骨悚然，心忖：

「他老婆孩子只顧分財產，都不肯留在家裡守他，我方甫仁還歎在這兒幹嗎？」
倏然，風，夾着雨絲撒下。

方甫仁雙手遮着前額，拔步在風雨中奔跑。

這當兒，池天魁的家空蕩蕩的，唯有那隻小乖乖兀坐在門前，凝望着雨中茫茫的路口，低低的哀鳴，等待主人的歸來！

(一)

「爸爸，吃晚飯啦！人家叫你好幾次，你還不來，媽媽都快吃飽啦！」一個年約五、六歲，個子清瘦的男孩子，吮着嘴，的小嘴兒，有些不耐煩地粗聲喊着。

「好好，你去吃飯吧，爸爸就來！」中年胖子提起一個攔在客廳裡，頗為沉重的大皮箱，咬着牙關，吃力地慢慢移動雙腿，進臥房去。

小孩並沒遵從父親的囑咐回廚房用飯，仍吮着小嘴兒，黑着臉，直跺腳。

過了好一會，那中年胖子出來了，瞧兒子還站在那兒，搖搖頭，微笑着和藹地輕聲說：「傻孩子，蹲在那兒幹什麼？聽爸爸的話，吃飯去！」

「你呢？爸爸！」

「我……就來！」中年胖子眉頭一蹙，一隻手按着心口，往地上放置的一綑床墊坐了下去，微微地喘着氣。

「唔，爸爸，我要你跟我一塊去！」小孩兒一躍上前，雙手抓着爸爸的胳膊，死勁地扯着。

「好好，一塊去！」中年胖子一隻手仍按住心口，無可奈何地被兒子拉着走向廚房。

「爸爸，吃飯！」一個三、四歲的胖女孩，溜動着大大的明媚眸子，嬌聲呼喚着。

「乖乖，吃罷！」中年胖子抱起兒子放置在凳子上，自己則在一大碗盛了多時，已涼了的白飯前坐下，皺皺眉，長吁一口氣，自語：

「唉……果死啦！」

坐在胖子對面，打扮入時的少婦，白了他一眼，不很高興地粗聲說：

「哼，活該！做什麼狗大哥？那麼多弟弟妹妹，沒一個肯帮你的忙！」

胖子並不搭腔，似沒聽見一般，惟見他幌幌頭顫，直在吁氣，輕揉胸口，幽幽地喃語：

「唉……搬一次家真不容易，弄了一整天，還亂七八糟的！」

「嘮叨什麼，菜飯都涼啦，還不趕快吃？我可沒工夫等你！」少婦已吃飽離座。

「爸爸，還不吃？」小兒子放下飯碗，輕推着父親的手，有些着急地催着。

「爸爸，吃！」小女兒也跟着哥哥親切地喚着。

「呵呵……吃吃，爸爸吃！」中年胖子捧起飯碗，瞧着活潑、可愛的兒女，暫且忘却了疲憊已極的身子，硬硬地塞下一口飯。

胖子夾了一箸青菜，剛送到嘴邊，少婦歇斯的里地嚷着：

「阿武！」

「呀，什麼事？」叫阿武的胖子，把到嘴邊的青菜攔回碗裡，轉過頭，滿臉疑惑地望着太太。

少婦向丈夫狠狠地一瞪，沒好氣地說：

「哼，還沒成貴人就那麼容易忘事！我看你呀，簡直就沒把我的事放在心上！」

「這……唉……從何說起？」胖子着慌了，不斷用手搔腦袋，苦思太太指的是何事。

小兒子瞧爸爸那副受委屈與苦惱的模樣，扒了最後一口飯，放下碗兒，瞟一瞟母親，低聲說：

「爸爸，我知道，是外公生日！」

「哦哦………是的是的，是岳父生日！」胖子用手輕輕地敲擊着肥腦袋，自責地：「岳父的生日也忘了！唉，這些日子來，工作着實太忙了，又要計劃搬家，夠煩的！」

少婦沒理會丈夫在咕嚕些什麼。她跑到飯台前，準備收拾，却見丈夫的飯仍原封未動，長眉一挑，冷哼一聲，不高興地說：

「怎麼？嫌沒菜麼？不吃飯？」

「不知怎的，忙了一整天，除了想喝水，一點兒口味都沒有。累死啦！」胖子蹙緊眉頭

，索性把筷子也攔下。

少婦毫不在意地隨口說：

「你不吃，那，我就把菜飯收掉！」

「爸爸，你會餓壞的！」小兒子的眼珠骨碌碌地在轉，瞧瞧媽媽，又望望爸爸，叭叭嘴兒，關切地說。

平日胖子頂疼這兩個孩子，故而孩子們也最親近他。

胖子用手輕撫着兒子的頭，臉龐泛着欣慰的光采，柔聲說：

「小光，乖孩子，爸爸餓不着的！要是餓了，爸爸就去買麵吃，我們的路口，不是有一
檔麵攤嗎？」

叫小光的孩子，一雙眼珠子閃着懷疑的光，拉着妹妹離開廚房。

胖子坐在那兒又低頭冥想，屈指在計算着什麼。

少婦忙着洗滌碗筷，背向着丈夫。

沉寂了好一會，只見胖子仍眉頭深鎖，臉上一片迷惘。

末了，他緩緩地抬起頭，和聲問：

「太太，岳父的生日不是在大後天麼？」

「嗯！」

「何必這麼緊張呢？還有幾天哩！」

「我明天就去！」

「明天？」胖子一愕，不覺提高了嗓子。

「明天！」

聽了太太斬釘截鐵的回答，胖子的臉龐忽而罩上一層黯淡的雲霧，吞了幾口口沫，盡量抑低嗓門問：

「爲什麼要這麼早去呢？」

「怎麼會早？已往我在一個禮拜前就去了！」

「太太，當天去不好麼？」胖子懇求着。

「怎麼？你干涉我的自由？你限制我回娘家？」少婦的臉色鐵青，雙手往腰際一插，唬起大眼珠，瞪着丈夫逼問。

「不不不，太太，千萬別誤會，皇天在上，我全沒這個意思！我只覺得，我們現在跟以前有些不同……。」

「有什麼不同？你以前是個小技工，難道現在是個大工程師了？哼！」

「太太，你真會說笑話！」胖子輕歎一聲，臉上顯出尷尬、苦澀的微笑，解釋着：「我的意思是，以前我們跟爸爸媽媽，弟弟妹妹一起住，家裡人多，你在娘家多住幾天不打緊的。可是現在，唉，我們搬出來自己住，一切都得自己動手。而且，我們今天才搬家，亂七八糟的，得好幾天來整理。我每天要上班，在家裡的時間不多，而且，我的身子又……唉……你這一走，連三餐都得我自己動手，白天房子鎖門，那還像個家？」

「不管怎樣，我已決定明天帶孩子們到我爸爸那兒去！」少婦黑着臉，大聲喊着，並把手上的鍋子重重地往灶上扔。

鍋子摔下，發出「砰」的一聲巨響。胖子的身子一震，彷彿一把鐵鎚正鎚中他的心口痛苦地，喘喘地說：

「好好，你去你去，別嚇着孩子！」

(二)

「媽媽，你換新衣服上那兒？」小女孩的聲音打臥房傳來。

「快去睡覺，小孩子別管大人的事！」

「去看戲是麼？我也要！」男孩子的聲音。

「快帶妹妹睡覺去，媽媽不是去看戲！」

『這麼晚啦，媽媽，你還上那兒？』又是男孩子追問聲。

『你們兩個小鬼纏什麼？真氣人！快去睡覺！』婦人氣惱地大聲喝着。

胖子赤着膊，正在佈置客廳，黃豆般大的汗粒在殷紅的皮膚上淌着，且不住地喘氣與歎息。

『阿武，你等一下帶阿光和阿梅去睡覺。我上電髮院去燙頭髮！』婦人打扮得十分妖艷，濃裝厚抹，宛如上流社會的貴婦，任誰也不會相信，她是一汽車修理廠裡的小技工的太太。

胖子瞥太太一眼，臉龐微微地抽搐一陣子，厚唇蠕動，終於很不自然地擠出一句話：

『嗯！要我載你去麼？』

『不必了！十點多的時候，到美美美容院來載我。記得，別又忘了！』少婦圓股一扭，跨出門檻，在客廳裡留下一股濃郁的脂粉味，許久才散去。

胖子一瞥手錶，此時已是八時許。

婦人走後，那兩個小孩扯着父親坐下，爭着投入父親的懷裡。

胖子緊緊地樓着兩個孩子，輕撫他們的柔髮，又在他們的臉兒親了親，和悅地說：

『乖孩子，你們想念公公婆婆麼？』

「想，我想婆婆！」小男孩搶先說。

小女孩打父親的懷裡爬了起來，注視着父親，天真地吮長嘴兒，嬌聲說：

「爸爸，我很想公公婆婆！公公常常買糖給阿梅吃。我愛公公，我要回公公那兒去！爸爸，你帶我去看公公婆婆！」

「哦哦，好的好的，爸爸改天帶你們回去看公公婆婆！唉……。」胖子長嘆一聲，心裡似有無限的感慨。

「爸爸，我們跟公公住得好好的，爲什麼要搬出來？」小男孩滿臉疑惑地問。

「唉……別多問啦，睡覺去吧，乖乖！」胖子一陣難過，掙扎着起身，牽着兩個孩子到臥室去。

這兩個孩子倒挺乖的，不一會，都墮入夢鄉啦。

胖子給孩子們蓋好了被，再次地在他們紅潤的，甜甜的臉兒上親了親，又在床邊默默地兀立了兀站了好一會，失神的眼凝視着已入睡的娃兒。然後，他才依依不捨地搬動發麻的雙腿，離開臥房，到門口時，還回頭望望，竟似個將出遠門的人。

胖子回到客廳，拾起一張擱在雜物堆裡的全家福照片，擬掛在客廳的壁上。當他舉起右腳，準備登上椅子，驀地心口一陣劇痛，氣爲之窒，頭有些眩暈，只好一手按着胸口，跌坐

在沙發上，閉上眼睛，嘴唇蠕動，嘴角滲出一灘白沫。過了好一會工夫，他才換過一口氣，痛苦地喃語：

『我的天呀……老……毛病又……發作……了……了……了……』

……………。

這個胖子姓傅名武，尚差好幾歲才四十歲，該當稱為青年的。可是，他的頭髮却有七十巴仙花白了，因此顯得頗老成，已毫無青年人的氣息。他的身材中等，因為非常臃腫，瞧起來不免顯得矮了些。說來也許難以叫人相信，他小時候竟是骨瘦如柴，病魔纏身，成了父親的，傅武遵醫囑而停學了。

奇怪的是，在他休養了一個時期後，竟由漸胖了起來，一個「孫悟空」竟成了「豬八戒」。

十六歲那年，他進了一間規模宏大的汽車修理廠當學徒。由於他工作勤謹，待人淳厚，頗得工友及主人的歡心。如今，他是該廠的三手技師，收入勉強可以維持一家子的生活。

因為他性子內向，不善交際，愛沉默寡言。尤其一跟女孩子談話，就臉紅直透耳根，故而一直沒有女朋友，後來，還是好心的大伯母做媒，就在七年前，跟一個山城姑娘結婚。

他的老家是在市郊的山村，祖父是膠農，早已去世。父親是個小公務員，今兒也已退休

，兄弟姐妹十幾個，大都不能自立。

傳武的太太錢玉妹，本是個村姑，却厭惡山村的生活，夢想嫁到城市去，過過闊太太的日子。可是，二十幾歲的大姑娘了，仍未找到婆家，父母親不免着急。她跟傳武的大伯母是遠親，於是撮合成這段姻緣。無疑的，錢玉妹是在無可奈何的情況下嫁給傳武的。她唯一的希望，是丈夫能多掙錢，早日達到她住洋房坐汽車的願望。

成家後，傳武爲了滿足太太的慾望，拚命地工作，經常在工廠裡幹超時的額外工，賺取補水。

他愛家，愛太太，更愛孩子。所以，他賣命地苦幹而毫無怨言，反覺得不能叫太太孩子們更好地生活而內疚。

錢玉妹跟傳武的家人相處得不很好，互有微言。傳武擠在夾縫裡，除了忍耐及兩面討好外，實無法可施。但，他把一切苦水往肚裡吞，從不向人訴苦。在外表上瞧，他是永遠笑臉迎人的樂觀主義者。

有了兩個孩子後，錢玉妹與家婆的關係更爲惡化。錢玉妹常常攜帶着兩個孩子，一聲不響地回娘家去，住上十天半月是常事。結果，還是苦了傳武，做好做歹的，她才回來。

錢玉妹藉此威逼丈夫搬家。可憐的傳武，拗她不過，只得允諾當經濟能獨立時就搬出去。爲了達到她的虛榮心，錢玉妹時時採取各種方法刺激丈夫，最常用的，是卑視丈夫的無能，盡量打擊他的自尊心。

一有機會，她就在丈夫面前大聲說：

「XX哥真能幹，最近買了一間漂亮的排屋，XX叔又換新車。你呢？老住破亞答屋，出一趟門，得跑幾哩的爛泥路，一身窮鬼相，沒出息，嫁到你就衰一輩子！」

這樣的話，傳武簡直塞滿耳孔。

他——傳武，從不生氣，惟垂頭默默地咬緊牙關下決心：

「我一定要加倍的幹，苦幹，硬幹……給太太證明我傳武並非沒出息之輩……。」

是的，傳武日幹夜幹，即使是星期天也幹。

不幸，在兩年前，傳武在工作時突然暈倒，經醫生診斷，患了極嚴重的心臟病，得長期休息。

天呀，他能休息嗎？

傳武只休息了短時期之後，即恢復工作，並且幹得更勤，更勁。

從外表看起來，像傅武肥肥胖胖的，那像個瀕生命絕境的病人？

傅武向來不願意將病情真相告訴太太，他太太也極少關懷他的健康。

經過這幾年來的苦幹與節儉，傅武總算積蓄了一筆錢，上個月以分期付款的方式購置了一間排屋及買了一輛二手汽車。

不過，傅武已覺得近來的健康有惡化的迹象，似面臨崩潰。表面上，他仍表現得非常快樂。至少，他已滿足了太太——購洋房、置汽車。

今天，傅武揣着幾分傷感，幾分喜悅的心情離開他誕生的老家。

不是麼？老家的一草一木，對他來說，是那麼親切，似蘊有一股濃郁的感情；何況，還有生身父母及一群大弟妹？一旦離開，怎叫他不感到難過？

想着多年來努力，終有了一點收穫，教太太與孩子們能較舒適地生活，他又感到無限的欣慰！

.....。

(三)

不錯，今日正是傅武搬入新居的第三天。可是，竟是他撇下妻兒，離開人間的第二天。這，不能不說是人間的大悲劇。

這當子，已是華燈初上，新闢的廣闊住宅區，燈火點點，有若天上的閃閃繁星，煞是美麗。

在山坡上，一列剛落成的排屋角頭的一間，却仍不見燈光。

瞧，一撮撮的鄰居們，遠遠地站着，望着該屋子指指點點，交頭接耳，竊竊私語，顯得那麼神秘，並帶有幾分恐怖。

那不正是傳武的新居麼？是的。

謠言一下子傳開了——那間房屋有厲鬼。不是麼？搬進該房子的頭一天，一位胖胖的屋主，就給厲鬼攝了魂？有者更是加油加醬，煞有介事地捏造了許多令人發毛的故事！

因此，沒有人敢接近該房子，尤其是孩子們。

噢，這會兒，傳武的房子亮了。

原來是傳武的二妹傳美珠，牽着兩個侄兒打廚房出來，見客廳黑模模一片，才扭亮了燈。客廳非常零亂，一個穿喪服，披頭散髮的少婦，木頭似地兀坐在沙發上，雙手抓住胸口，一對眼睛紅腫得謎成一條綫，身邊攔着一張全家福的照片——是傳武病發那晚遺下的。

傳美珠，已是個雙十年華的村姑，模樣兒有些像大哥。她從小是傳武最疼的妹妹。得悉

大哥的噩耗，她悲痛欲絕，竟暈了過去。如今，她念着死去的大哥，再瞧瞧可憐的侄兒，決意留下來陪嫂子。

這刻兒，傅美珠瞧嫂子那副可憐、悲痛過度的慘相，心一酸，眼淚即奪眶而出。不過，她知道，現在不該是流淚的時候，尤其怕惹起嫂子的悲痛。

她緊緊地咬着唇皮，用袖子拭去汨汨，盡力把聲音保持平靜，輕聲喚：

「嫂子，妳已經兩天沒吃東西啦，這樣下去會弄壞身子的，我把飯菜放在鍋子裡暖着，隨便吃吧！唉……。」錢玉妹仍一動不動，似乎置身於另一個世界，妹妹的呼喚毫無所覺。

傅美珠，幌幌頭，難過地哽聲叫：

「嫂子！」

「媽媽，嗚嗚……」

「媽媽，嗚嗚……」

兩個可憐的孩子投入母親的懷裡，悲切地哭着。

錢玉妹緊緊地摟着兩個孩子，並沒有高聲呼號，惟見兩串晶瑩的淚珠，緩緩地淌下。許久許久，才聽到她嘶啞的哽聲：

「我可憐的孩子哦，可憐的阿武，我……。」

「嫂子，爲了孩子們，我希望你堅強起來……別傷了身子！」傅美珠懇切地低聲說，自己亦忍不住泉湧的淚水。

「好妹妹，我知道。你帶他們去睡覺吧，我……我想靜一靜！」錢玉妹扶起懷中的兩個孩子，用衫角替他們揩去臉上的淚水，柔聲說：「乖孩子，跟姑姑去睡覺！」

「媽媽，你快點來！」兩個孩子望着母親齊聲喊着。

「哦！」

傅美珠把孩子帶走後，錢玉妹拉起身畔的那張全家福照片，凝視着，一滴一滴的淚珠滴落在相片上，有幾滴正打中滿懷信心地微笑着的丈夫。她心痛已極，幾乎把嘴唇咬出血來，雙手嗦嗦地顫抖着。

良久良久，她沉痛地哽聲低語：

「阿武，我……害了你！我……只知道享受舒適的生活，很少關心你的生活，關心你的健康！如果，我不逼你搬家……如果當晚我不無故鬧彊扭……天呀，相信你不曾這麼快死的！現在……洋房有了，汽車有了，可是呵，你……。」

錢玉妹緩緩地抬起頭，那蒼白、淚痕斑駁的圓臉兒，罩着悲痛、悔恨之色，她環視客廳裏一回，這間她夢寐以求的洋房，死沉沉地，令她膽戰與窒息，當她的視線移向大門口，觸着

那輛深藍色，死寂寂地爬在地上的汽車，身子不由地微微顫抖着，心口如箍着幾十枚針兒，劇痛難當。

她用雙手掩着臉，伏在沙發上，企圖讓心緒平靜些兒。然而，非但不能平靜，反而腦海裡浮現着一幕幕叫她痛絕的景象——

那晚，由於丈夫沒依時去接她。她氣憤地趕回家來，準備跟丈夫大鬧。天呀，豈料，當她衝入客廳，却發現丈夫昏倒在沙發上不省人事……。

在醫院裡，傅武曾一度醒轉，流着淚，掙扎着，痛苦地，斷斷續續地哀聲說：

「玉妹……我……不行啦！我……辜負了你……如果我……唉……你，不必爲我……守着……你還年輕……只是……孩子們，我放心……不下。如……果……如……果你沒法……照……顧……那……就把他們……交……給……爸……媽……。」

……。

倏然，錢玉珠挺起身子，雙手緊緊捏着那張全家福照片，胸膛起伏，簸動得極其厲害，發紫及抖動的雙唇，終於擠出了低沉、堅定的話語：

「阿武，我欠你太多了！爲了孩子們，我會好好地活下去，你安息吧……」

巨樹

(一)

雨季。

是午後二時許。

東北季候風，掠過南中國海，掀起巨浪，呼嘯着，威猛地向內陸進襲，肆意蹂躪。整個天空，如隻大黑鍋重重地壓下。

呼呼呼呼！

林濤翻滾，山村在動盪。

沙沙沙沙。

一雨，伴着狂風，狠狠地斜斜射下。

瞧，在動盪的膠林圍抱中，那間亞答屋子在搖晃中，筷子般粗的雨滴，打風掀開之處，一陣又一陣地射進屋內，彷彿一排排的槍彈，叫屋內的人難於躲避。

一個頭髮花白的老太婆，摟着幾個孫兒，躲在窗門緊閉，一片漆黑的臥室裡，喃喃地禱告着，祈求上帝的保佑。

一個年約三十，身材稍長，但頗結實的青年人，濃眉緊蹙，緊緊地咬着唇皮，雙手不住地搓着，來回踱步，又不時把窗推開一條縫，向外窺視。凜冽的風，強勁的雨箭，打窗縫竄進來，直襲那年青人。但他並不懼怕。他所擔憂的，是那一排高聳雲霄，雙人合抱的巨大老膠樹，低低地，彎腰弓背地俯身吻他的屋脊，宛如一夥兇暴的蠻漢，企圖調戲，甚至摧殘一個軟弱、善良的婦女。

「嘩拔」一響，一枝碗兒般粗的樹枝折下來，掉落在屋子的側旁，險險打中廚房。

狂風愈刮愈緊，樹木折枝聲處處可聞。

老太婆緊緊地摟着嚇得啼哭不已的小孫兒，顫聲問：

「阿良，這麼大的風，那幾棵老橡膠樹會倒下來麼？」

「很難說！唉……。」叫阿良的年輕人歎息着應，由於屋內太暗，瞧不清他的表情。

可是，聽他的聲音，不難知道他的內心是多麼焦慮。

「矮仔蛇也太狠心啦！自從去年他的膠樹倒下來壓壞我們的屋子，我曾多少次到他家去跟他求情，叫他把那幾株侵犯我們的地方，而且十分危險的橡樹砍掉一些樹枝。唉……沒天良的，扳起臭臉孔不答應！」老太婆幾是哽聲着說。

「唉……。」

「阿良，很多人都對我這麼說，矮仔蛇的膠樹威脅到我們家的安全，可以向法庭申請砍掉！他不講理，那我們只好用法律解決了！」老太婆憤憤地說。

「我何嘗不知道，我們是可以用法對付他的！但，我總覺得，這麼一來，我們兩家三十多年鄰居的交情，就一刀兩斷了！」青年人又推窗探望一回外面的情形，接着輕聲說：「我總希望矮仔蛇有一天會良心發現，了解我們的苦處。所以，我一直忍耐着，不把事情鬧得太僵！」

「唉……這種人……。」老太婆還沒把話講完，却被轟然一聲巨響嚇了一大跳，不禁呀地驚呼起來。

青年人急忙推開窗往外望，只聽他高聲驚叫：

「哎呀，糟啦，那株大橡樹倒下來，把我們的雞寮壓得粉碎！」

「怎麼？我們的雞寮給壓塌啦？」老太婆捧下孫兒，打臥房衝了出來，即推門欲出去查看。

她一隻脚才跨出門檻，却給兒子搶上，一把抓住，緊張地抖聲說：

「媽，不能出去！太危險啦！外邊的風很大，怕別的膠樹還會倒下！進去進去！」
狂風夾着暴雨，兇猛地一掃，年輕人來不及關門，打得滿臉是水，情狀十分狼狽。

這個年輕人，姓雷名良，是個小學教員，爲人耿直。在村子裡，他是受過較高教育的一個，故而，大家有什麼困難多半找他幫忙。他呢，抱定助人爲快樂之本的信條，不把事情做好，絕不肯放下，成了村人常掛在嘴邊的好好先生。大家都很敬重他，尤其叫人心折與敬佩的是，他的涵養功夫與恕人的寬大心懷。

數十年來，他們一家，跟鄰居都相處的極好，從不起糾紛，雖然這幾年頗受矮仔蛇的晦氣，但他還是忍着，忍着……。

他的太太何瑞芳，心地最軟，很能體惜人，是個典型的賢妻良母，別說她跟人罵架，一聽他人的吵嘴，就心驚肉跳，難過極了。

他們夫婦倆，帶着三個孩子跟老娘住在一塊。

現在，正值學校放年假，雷良才會留在家裡，陪着家人度這驚心動魄暴風雨的時刻。

呼呼呼呼！

狂風仍在向善良的人們展示他的威力，把一切歎息與驚呼掩蓋。

但，雷良却兀立在窗前，睜大眼珠，狠狠地瞪着一次又一次地壓向他屋子的巨樹。緊密的雨箭刺向他的臉，他毫無動於中，只見他手握巨拳，似準備跟暴風雨搏鬥！

足足經過了兩個鐘頭，這一場暴雨才算偃旗息鼓。

山村遭狂風暴雨劫後的景象，甚是淒涼，到處可見倒下的樹木及菜園子裡塌下的瓜棚。這刻兒，只見雷良用勁揮着斧頭，砍那株壓倒他雞寮的巨大老膠樹，太太幫着拉走那砍下的樹枝。大家默默地，緊張地工作着，臉扯得很長，無疑的，心裡萬分沉痛。

「咯咯咯……」雞隻淒厲地驚叫着。

老太婆抱着孫兒，站在一邊，瞧着兒子與媳婦工作，不住地長歎，摺皺的臉龐，蒙上一層慘痛之色，唇皮抖動，咕嚕着：

「唉，一間剛搭不久的雞寮完啦！那些新做的籠子也都壓壞了！唉……花了這麼多心血，用了那麼多精神飼養的雞隻，看樣子，壓死壓傷的不少！天呀，這場大風雨，害得人家好苦呵！」

站在老太婆身邊的一個六七歲胖孩子，呶着長長的嘴兒，望着爸爸，憤憤地說：

「爸爸，矮仔蛇的樹壓死我們的雞，我們要他賠，他是壞心肝的人！」

雷良死勁地砍着樹，並不理會兒子說些什麼。由於用勁太猛，雙掌都起了泡泡，有的破了，且滲出血來。他似不覺得疼痛，只希望快些把樹砍掉，救出壓在下邊的雞隻。可是，因

爲樹幹極大，枝又茂，費了好大的勁，還沒砍完。

『小寶，矮仔蛇會賠我們？這種狠心人！』老太婆抬頭望向離此不遠矮仔蛇的家，歎了一聲，哀聲說：『我們也不要他賠什麼，希望他有點同情心，答應我們把那幾株危險的膠樹砍掉一些枝就好啦！』

雷太太是個勞動好手，瞧她拉開那些樹枝，手脚十分敏捷、俐落，弄得渾身濕漉漉的，默默地幹着，心兒是何等沉重。

費了好大的勁，終於把壓着雞寮的樹枝砍光了。

雷良夫婦忙把禁在籠裡的雞隻救出來。可憐，有的壓斷了腿，有的頭破血流，有的竟成了肉餅，血肉糊成一塊。

他們飼養了五六十隻肉雞，是預備農曆新年出賣的，如今一隻才不過一斤多重。

這些雞隻，平日都由雷太太照顧與飼養的。她天天瞧着牠們長大，不知多開心呢，此刻弄成這個樣子，怎叫她心心痛如割呢？

他們夫婦倆把死傷的雞隻放在一堆，清理完畢從，一點數目，竟折損了廿來隻。

雷良瞧着那堆死傷的雞，晃晃頭，長歎一聲，對着蹲在地上檢查雞隻的太太，緩聲說：『阿芳，真是不幸中大幸，我曉得你經常是剛才刮風那個時候餵雞的！好在今天你沒按

時餵雞，要不然……唉……。」

「是的，現在想來，真叫人捏一把冷汗呢！」雷太太何瑞芳仍有餘悸地低聲說：「剛才我看見雨來了，就忙着在廚房裡洗刷水缸，準備汲水的，把餵雞的事延擱啦！」

「感謝上帝的保佑！」老太婆是個虔誠的基督教徒，聽了媳婦這麼說，即雙手合十，連連輕呼着。

何瑞芳把還沒死的雞安置在一個籠子裡，已經死去的却放在一個鐵桶裡，慢慢地站起身，伸了伸痠酸的腰，眉梢一挑，忽有所感地說：

「大樹倒下，矮仔蛇明明是聽得到的，也望得見的，怎麼連過來瞧一瞧都不？他們的心腸！」

「阿芳，你不知道，在你還沒過門時，那家以前是姓張的，現在賣給姓陳的，喏！」老太太指着右邊的鄰居，接着說：「矮仔蛇的一株膠樹倒下，把他們的房子壓塌一邊，又下大雨，床舖都給淋濕了，好在沒傷到人！矮仔蛇一家，沒一個人過去瞧瞧。我覺得他們可憐，過去叫他們上我們家來過夜。姓張的覺得，跟這種人做鄰居沒意思，所以把園賣掉！」

「現在姓陳的不也跟矮仔蛇鬥絕了麼？」何瑞芳挽起死雞，準備去料理，隨口問，她平素最不喜歡管閒事的。

「可不是？除了我們幾十年來不曾跟他們摩擦過，有那一個鄰居跟他們有來往的？」老太婆一手抱着小孫子，一手牽一個較大的，邊說着回屋去。

是黃昏時分。

天邊沒有彩霞，雲層仍很厚。

暴風雨蹂躪後的山村，一片淒涼。

雷良兀立在坍塌的雞寮旁，瞧着驚魂未定，劫後餘生的雞隻；再瞧瞧自己一手營造的雞籠，如今壓得不成個樣，又抬頭仰望着那幾棵對他的屋子虎視眈眈的巨樹，不覺捏一把汗，心兒突地被鐵鎚重重地槌了一下似的，在昏暗的暮氣籠罩下，倒抽了一口涼氣，繼而長歎……

(三)

當晚，雷良跟家人再三的磋商，經慎重的考慮後，感到那幾棵大膠樹時時刻刻威脅他們的安全，非砍去一些枝不可。於是，決定明兒由老母親向矮仔蛇說明情況，表達他們的意願，希望獲得矮仔蛇的諒解。

這不是第一次。

雷良他們以前曾作多次同樣的請求，都被矮仔蛇拒絕了，而這次當不敢抱着太大的希望

，僅憑着他們是村子裡唯一跟矮仔蛇有交往的一家，相信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總不致自己的膠樹一而再地損壞他人的財產，而全然不加理會。

一提起矮仔蛇，村子裡的人，無不吐口沫的，不狠狠地咒他幾句，不能消除胸中的悶氣，惟雷良一家例外。

他原姓余，名彪，因為他的心地極其狠毒無情，有如一條毒蛇，所以背地裡大家把他的姓『余』改爲蛇。他是個五十上下年紀的人，大頭方臉，吊眼，塌鼻，鼠耳，黑鬍子，頭顱剃得光禿禿的，身材的矮，外貌與獅隊中的『沙和』肖似，見人未招呼就先笑，故又有『笑面虎』之綽號。

他承繼了父親的遺產——十幾畝地。正值地皮漲價，他割賣了一些，建了一座全村最華麗的房子，持有幾個錢，加上有一兩個親戚在社會上稍有地位名望，即仗勢凌人。

.....

雷良的老母打矮仔蛇處回來，得到的是含含糊糊的答案——如果膠樹已開始生蛀蟲，可以砍。並沒一口拒絕，算是賣了極大的人情。

數年來，膠價慘跌，許多膠園都荒蕪了，矮仔蛇的膠園也一樣，如今改行養雞，且把大片的膠樹砍來做柴燒，距雷良家不遠處已砍掉一畝多了。惟獨圍繞着雷良住家的老膠樹，却

留着，故而路人都說他不安好心。

雷良的母親，爲了這些膠樹，去了三趟矮仔蛇的家，得到的，老是含糊的答案。

近月來，天氣變換莫測，時而刮颶風，雷良一家，一直在巨樹欲倒的嚴重威脅下，戰戰兢兢地度日子。

最後，雷良親自到矮仔蛇的家去找他商量。結果，他還是支支吾吾，一派癩皮相。

看看實在不對勁了，雷良於是請了個工人，準備砍樹。在動斧之前，再次通知矮仔蛇，請他到現場指點。可是，他仍是那副令人作嘔的拖拉，不置可否的態度。

等了好一刻兒，仍不見矮仔蛇來，工人不耐煩了，高聲說：

「砍幾條樹枝打什麼緊？他不來是他的事，管他呢！我的橡樹怕倒下壓壞鄰家的胡椒，我毫不可惜地把那幾棵橡樹砍掉！雷先生，動手拉！」

言畢，那工人即爬上一棵大橡樹，砍下兩條樹枝，墜下時，險險打中屋簷，如讓它被風吹倒，準把半邊屋子打塌無疑。

當他爬上另一棵橡樹，還未動手，驀地，一聲嘶啞的吼叫，宛如一隻瘋狗，一條人影，由園子的另一邊界，猛撲過來：

「不可砍我的橡樹！」

雷良和他母親一怔，急往發聲處望去。

你道是誰？來人正是矮仔蛇。

他——矮仔蛇，唬起一雙吊眼，射出極惡毒的魔光，綑着厚臉皮，罩着寒霜，泛起殺氣，嘴唇發紫，張開血盆巨口，斯聲咆哮着：

「誰敢動我的膠樹？哼，我幾時答應你們砍的？你們難道不知道，姓余的不是好惹的？

哼哼！」

「彪叔，我們懇求你多少次啦，你又不直截了當地拒絕，老是支支吾吾，又說可以瞧着砍，自己又不來看！」雷良面對着兇霸霸的矮仔蛇，非常鎮定，緩緩地說，毫不懼怕！

雷良母親，瞧矮仔蛇的神態跟口氣那麼橫蠻，實在氣不過，忍不住地顫聲說：

「阿彪叔，你自己看吧，你的膠樹把我們的雞寮打成甚麼樣？」

「哼，你們不摸摸良心，一棵膠樹砍了幾條大枝還有用麼？」矮仔蛇不答老太婆的話，故意把視線移開，不看塌毀的雞寮，指着雷良，喝問着，而且向他迫近幾步，似隻瘋狗。

矮仔蛇的話，真叫雷良啼笑皆非。他並不生氣，只是濃眉挑了幾挑，十分平靜地反問：

「彪叔，你說的良心是怎樣解釋的？」

「哼！虧你是個教書先生，倒來問我？」矮仔蛇鄙夷地冷冷地說。

雷良輕歎一聲，晃晃腦袋，微笑着說：

「彪叔，你想想，我們千求萬求，跟你討那幾條樹枝砍掉，就沒有良心，你不肯砍樹，讓它打壞我們的屋子，壓塌我們的新雞寮的雞，就有良心？我問你，你的幾條樹枝重要呢，還是人家的生命財產重要？而且你的樹枝又侵犯我們的地方！」

矮仔蛇臉龐的顏色不斷在變幻，吊眼速眨，闊嘴在蠕動，但却說不上話。末了，他心一橫，顯出一派惡霸與無賴像，嘶喊着：

「哼，那樹又不是我推倒的，打到你的屋子又怎樣？有本事你去告我！」

「好，這話可是你說的！彪叔，你既然翻臉，那我今天跟你說明了，我們不是怕誰，而是覺得大家是幾十年的老鄰居，何苦那麼絕，一定要把事情鬧到法庭上去呢？」雷良雖然吃了很多虧，但他仍是一副息事寧人的態度。他緩緩抬起頭，憂慮地指着另一棵樹說：「你看吧，這棵膠樹早該砍掉啦，威脅我們的廚房還是其次，最可怕的，是對來往的行人，尤其是經常去水溝釣魚的孩子們！」

矮仔蛇順着雷良的手指斜瞟一眼。他心底明白，雷良的話一些兒不假，絕非危言聳聽。

他暗忖：

「我余彪甚麼時候聽過他人的警告？向你小子低頭，不不不！」

他額角的青筋暴脹，遞起吊眼，一頭豹子似的，狂吼着：

「少廢話，誰也不許動我的一根草！想打官司？哈哈，不打聽打聽，我的外甥是幹甚麼的？簡直是雞蛋碰石頭！哼哼！」

說罷，他轉身離去。

「好蠻橫的傢伙！」還在樹上的工人氣呼呼地嚷着：「雷先生，他的外甥是幹什麼？」
「律師！下來吧，東西是他的，他不答應，我們絕不動他的，以後發生事情再說！」雷良的臉一扯，捏捏拳頭，咬着唇皮，胸膛起伏，有氣地說。這是他從來沒有的表現。

「律師又怎樣，嚇得倒人麼？雷先生，你也可以請個大律師跟他鬥嘛！」那工人不平地說。

雷良長長地歎息着，並不搭腔。

老太婆瞪着矮仔蛇溜去的地方向幽幽地喃語：

「這種人，恐怕上帝也不會饒他！」

(四)

傍晚。

天空又忽地變色，令人驚駭的狂風的呼嘯聲，打膠林遠處，愈來愈緊地刮着。

雷良一家緊張地躲在屋子裡，心口上如掛了七八個吊桶，老太婆照樣喃喃地在禱告。倏然，一棵樹倒下的巨響，並夾着驚呼聲。

雷良顧不得風雨多大，多險，直衝了出去，奔向樹倒下之處。那棵膠樹是矮仔蛇的，正是雷良曾向矮仔蛇提起的那棵，恰恰倒在雷良的廚房側邊。當雷良前去一瞧，不禁驚叫。

原來倒下來的樹，有一條手腕般粗的枝兒壓着一個十二三歲孩子的腳踝。他的雙手擦傷，流血如注，情況極爲危急。那孩子的前面，扔了幾支釣竿跟一個小水桶，顯然是剛從水溝釣魚回來的。

吓，這個孩子，竟是矮仔蛇最小的兒子——蛇仔。

雷良一躍上前，忙用雙手死勁地扳起壓着蛇仔的腳的樹枝，再小心謹慎地把他拖起來。

「良哥！」蛇仔忍着劇痛，低低地喚了聲。

雷良抱起蛇仔，焦慮與親切地囑咐：

「很疼麼？別亂動，我抱你回去！」

此刻，狂風在怒吼，驟雨傾盆而下，狠狠地洒在雷良與蛇仔的身上。蛇仔軟軟地癱在雷良的懷裡，臉色蒼白，傷處的鮮血仍在冒着，雨水沖洗不淨！

「彪叔！彪叔！」雷良望着矮仔蛇的家提高嗓子喊着。

三隻大肥、兇猛、狂吠着的惡狗，撲了上來，有一隻竟然不聲不響地看準雷良的屁股張口咬去。幸好雷良眼快，大驚之下，身子往旁一閃，飛起一脚踢出，正中牠的鼻子。牠慘叫一聲，遠遠地溜開，其餘的幾隻見狀，不敢再逼近，只把雷良包圍着，張牙舞爪，狂吠不已。

平日極少人上矮仔蛇的家，加上他的幾隻狗聞名遐邇，更是生人絕跡。

「彪叔，彪叔！」雷良焦慮地嘶聲喊着，而且帶着顫抖。他心急與耽心的，不是那些惡狗，而是懷中痛苦地呻吟的孩子。

鬧了好一陣，一個中年婦人，開一條門縫，露出半邊臉，有些不耐煩地尖聲問：

「什麼事呀！」

「彪叔姆，蛇仔……。」

沒等雷良說完，只聽「啊」地一聲驚惶萬分的尖呼，一個身材要比矮仔蛇稍高的中年婦人打門縫竄了出來，瞧見蛇仔傷成這個模樣，撲過去，唬了起來：

「天呀，阿蛇仔怎麼傷得這樣厲害呀！」

「是給你家的膠樹倒下壓到的！」雷良小心地把蛇仔放在椅子上，吩咐着：「快快，給

他止血，先把受傷的地方包紮起來！」

「我的天呀，怎麼好呵！」婦人摟着孩子哀號着，嚇得臉色如黃土，渾身顫抖。

矮仔蛇一個年約二十的女兒阿金，找到一些布條及紅藥水，帮着雷良敷藥與包紮。

「怎麼辦？怎麼辦呵，我的天呀！」婦人管自頓足呼號。

「彪叔呢？」

「出去啦！良哥，現在怎麼辦？我爸爸又不在家！」

「必須馬上送醫院！你們把蛇仔的濕衣服換掉，我去叫車！」

「好的！」阿金應了一聲。

狂風，仍在吼着。

暴雨，拼命地洒着。

在狂風暴雨肆虐的山村黃泥路上，一片漬水，一架電單車瘋狂般地飛馳着。駕車者渾身

濕透。他，就是雷良。

雷良冒着大風雨去僱車載蛇仔上醫院。

矮仔蛇的家距離公路約有二哩多，山村的黃泥路，惟有私家車勉強可以通行，如要僱請

一輛汽車進來，可相當費事的。

蛇仔由雷良陪着他母親送往中央醫院急救。

醫生診後表示：必須即刻給他施行手術，因為流血過多，該給他輸血，不巧，血庫正缺蛇仔所屬的血型的血液，急得蛇仔的母親幾乎暈厥過去，連連踩腳，眼淚盈盈，真個焦急，痛心欲絕。

在緊急的關頭，雷良決定捐血救人，檢驗的結果，血型與蛇仔相同。於是，雷良捐血兩瓶。

手術進行得十分順利與成功。

雷良每天都到醫院去探訪蛇仔。他的傷勢與斷腿，迅速地在復原中。

今早，天水清朗，陽光普照，雷良趁着好天氣同不多的假期，由太太幫着，把那間被樹壓塌的雞寮清理，並準備重建。

「汪汪汪」狗兒狂吠。

「阿良，阿良！」婦人的喊聲。

雷良應了一聲，撇下手上的傢伙，回去看個究竟。

「噢……彪叔。彪叔姆，進來坐，進來坐！」雷良高興地招呼着。

「阿良……這……點東西，是小小意思！」矮仔蛇的老婆把一包東西向雷良恭恭敬敬地捧上。

「怎麼？豬肉？不，不不，彪叔姆，謝謝你們的好意，我們不能收！」

「阿良，阿蛇仔那條命是你救回來的，我們不知怎樣報答你才好！這點東西，不過……」

。

「彪叔姆，別這麼說，幫助人是應該的，千萬別提報答！」雷良打斷她的話，微笑着說

。

「重良，你……的心腸太好啦！」矮仔蛇的老婆感激得幾要落下淚來，哽聲說。

「叔姆，喝茶！」雷太太笑容可掬地捧上一杯茶，親切地招呼着，就在矮仔蛇的對面坐

下。

「哦哦……阿芳，別客氣，老鄰居啦！」

「彪叔呢？」雷良剛才管自跟矮仔蛇的老婆談話，現在才發現不見矮仔蛇，下意識地向

屋子掃視了一回，奇怪地問。

「好像在外邊看甚麼的！」矮仔蛇的老婆皺皺眉，輕聲說。

「噢！」雷良轉身到屋外去。

「你的媽呢？」矮仔蛇的老婆親切地柔聲問。

「帶着孩子們去買菜去啦！」

「你們一家真好！」矮仔蛇的老婆用羨慕的口吻說。

(六)

在屋外，有兩個人指手劃腳地在談着什麼，商量甚麼，神態極為和善。

他們——雷良和矮仔蛇。

「阿良，我真慚愧，白活了這大把年紀，一點兒都看不開，只顧自己，不管他人的死活，太自私了！唉……」矮仔蛇滿臉愧色，難過地，自責地低聲說，儼然變了另一個人。

「彪叔，誰都會有時糊塗的。過去的事別提他哪！」雷良一直微笑着，一片至誠地安慰着說。

「阿良，阿蛇仔如果不是遇着你這個大貴人，真不堪設想。唉……我……。」

「彪叔，我們是幾十年的老鄰居啦，就跟自家人一樣，常言道：「遠親不如近鄰」，有甚麼事互相關照，互相幫忙，那是應該的。你不必把這些事放在心上！」

「阿良，你真好！我……真是豬一條，甚麼事都想不通，從來不替他人想一想！」矮仔蛇慚愧地、誠摯地接着說：「阿良，請你們原諒我過去的所作所爲！」

「彪叔，我從不把那些事放在心上！」雷良的臉上閃着興奮的亮光。

矮仔蛇指着斜斜傾向雷良房子的一排膠樹，堅決地說：

「這排膠樹，等下我請人通通砍掉。」

「噢，那真謝謝你啦，彪叔。」雷良感激地、激動地說。

這會子，矮仔蛇的老婆跟雷太太拉拉扯扯地咕嚕着什麼的打屋裡出來。

「良，叔姆買豬肉來，我們那能收呢？她又不肯拿回去！」雷太太望着丈夫問，似要丈夫拿主意。

「一點小意思，請收下吧！」矮仔蛇和藹地說。只見他跑到屋角處，提起兩隻大黃梨，滿腔喜悅地笑嘻嘻地說：「我還帶來兩隻黃梨給孩子們吃。」

「這怎麼好意思呢？」雷良與太太異口同聲地說。

雷良見矮仔蛇夫婦這麼誠懇，不能太令他們難堪，於是上前接矮仔蛇的黃梨，懇切地說

「彪叔，叔姆，你們太客氣啦！叫我們真不好意思。這樣吧，既然你們一片好意，那我們收下黃梨，至於豬肉，我們無論如何是不能收的！」

「蛇仔的媽，我說過，阿良是不會收我們的豬肉的，你却一定要買！我看推來扯去也沒

意思，還是拿回去吧！」

矮仔蛇的老婆有些尷尬地輕歎一聲，收回豬肉。

「哦，我們也該回去啦，雞還沒餵呢！」矮仔蛇微笑着，十分和祥地說。

「慢跑！」

「有空到我們家去坐！」矮仔蛇夫婦愉快地揮手說。

「好的好的！」

雷良夫婦站在門邊，凝視着矮仔蛇夫婦遠去的背影，心裡感到無限的欣慰，興奮的心情久久不能平息。

艷麗的朝陽普照着大地。

山村，一片欣欣向榮的光彩。



(一)

三月，在熱帶，仍是雨水浸淫的季節。這，可苦了農人們。他們不能到園子裡去種地，只得悶在家裡打盹，不然，就望着無情的蒼天歎息……。

雨天，男人們或許可以閒些，但是，婦女們要幹的活兒，可多着呢，那有讓她們喘息的工夫！

瞧，在那間破陋的亞答屋「五腳基」，正幹得連頭都不抬的那個婦人，不正是呂嫂麼？她握着大菜刀，手起刀落，「唸唸唸」地不知切着甚麼傢伙！噢，她切的不是別的，是一束束的「豬菜」——山芋苗。

切着切着，天氣雖然有些涼，但她的頭頂上，却冒着白氣，顯然她已幹出汗來啦！

一陣寒風掠過，呂嫂的頭髮給掀散了，撒在她的臉上，礙了她的眼睛。她無可奈何地放下菜刀，用左手把散髮甩倒腦後，抬起頭，拉長細脖子，仰望著天空。她乾癟的尖瘦的臉龐，微微地抽搐着，泛起憂郁之色，喃喃自語：

「……天阿公呵，快晴了吧……唉，鍋頭快吊起來啦！今下豬菜又吃完啦，到那兒尋

去？唉……………」

「兵朗」一聲響，呂嫂吃驚地掉轉長脖子，細眼珠直盯着屋內的發聲處，很快地覓着了目的物，以不安與責備的口吻，沉聲說：

「阿強，你……你怎麼走路不看着的？噯，你爸才吃了藥睡落覺啦！你看，桶仔差些給你踢翻了，水潑了滿地，不跌死人？」

阿強——呂嫂夫婦的獨生子，是個九歲大的男孩子，個子結實，臉兒渾圓，黑黝黝的，剪個「榴槤頭」，今兒長了，蓬蓬鬆鬆的，別瞧他是個小孩，却是媽媽的好幫手。他性子倔強，大家只管喚他阿強，其實，這並非他的本名。他也很喜歡人家這麼叫他。

聽了媽媽的責備，阿強眨眨烏小的眼珠子，叭叭咀兒，低聲說：

「裡邊太暗啦，瞧不清嘛！」

呂嫂瞧着兒子的模樣，微微一笑，憐愛地說：

「踢疼了麼？」

「沒有，媽！」阿強靠近媽媽的身邊，檢了一張矮櫈坐下。

「天涼到死，怎麼不穿衣？着了涼可不是玩的！」呂嫂放下菜刀，把孩子摟到懷裡，輕輕地撫着他蓬鬆的頭髮，疼愛地說。

阿强只是穿著一條沒袖的破背心，寒風掠過，不禁一顫，索性縮在母親的懷裡。他感到一股暖流透過他的身子，有說不出的舒適。

「阿强，還逞强呢！瞧你的趾頭踢破啦！」呂嫂用手小心地把阿强趾頭上的一塊血污揩去。

若是換過別的孩子，趾頭都破了，該不知怎樣地哭鬧，可是，阿强却忍着，不哼一聲。他伏在母親的懷裡，並不單爲取暖或趾頭痛，却在靜靜地想着另一個無法找到答案的問題。當母親觸到他的痛處，身子微微一搐，翻過臉，疑惑地盯着媽媽問：

「媽，我們的屋子漏水啦，做麼不把它蓋好？落水時，整屋放滿了桶仔，怎麼不踢到呢？」

呂嫂的眉梢一縮，歎了一口氣，臉上顯得痛苦異常，咀啓動了動，欲言又止。

阿强是太年幼啦，那兒曉得母親的心事？在他那幼稚的腦袋裡，盤旋着許多叫他不解的疑題。他沒留意母親的苦楚表情，天真地管自咕嚕：

「我們隔壁那個銜尿角仔的臭肥財庫，他的房子可漂亮啦，地板是打「土敏」的，牆壁是磚的。這麼大間屋子才住三人，出門坐摩多加，狗也坐摩多加，真夠爽！嗯……媽，做麼我們的屋子破了都沒錢補？我們做麼這樣苦呢？」

「唉……孩子，誰叫我們窮？」呂嫂哽聲說。

阿強打母親的懷裡爬了起來，拉拉母親的膀臂問：

「我們做麼會這麼窮？我每次過那臭財庫的園去趕豬，死財庫娘就罵我，窮鬼子養豬沒本事給牠吃飽，成日腳踏她的東西！」

呂嫂被孩子一問，楞了好一會，不知如何回答才好。繼而，她的臉色變得非常嚴肅，緊鎖眉梢，反問道：

「你覺得窮人可恥麼？」

「不，不……是的！只是他們看不起我們窮人，欺負我們！哼，我們又不吃他的，他雄頭什麼？」阿強唬起小咀，不平地，憤恨地說。

呂嫂聽了阿強的話，欣慰地微微一笑，重又把孩子樓在懷裡，緩緩地說：

「孩子，等你長大了自然會明白！這個吃王家頭路的臭財庫，是惹不得的。我真耽心……」

「耽心甚麼？媽！」阿強睜大眼珠，追問着。

「唉，你爸爸生病，豬寮破了，沒人修補。我們的豬常常爬出來，我真耽心牠跑過財庫的園裡去，糟踏他們的生菓。他上回威吓說，要用槍打死我們的豬。唉，這個沒人性的豬狗

，是幹得出來的！萬一我們的豬給打死了，那可就慘啦！」

「哼！他敢？瞧我揍他！」阿強掄起小拳頭，揮了揮，似乎真個就要跟他決鬥的小勇士

「唉……孩子，不能的！你還小，別惹事！」呂嫂把阿強打懷裡推起，撫摸着他的頭顱，慈祥地輕聲說：「乖孩子，去著衫吧！別着了涼」

「媽，我沒衫啦！」

「怎麼會沒呢？」呂嫂不明地問。

「媽，你又不是不知道，天天落水，我那兩件衫都曬不乾，吊在灶上！」

「哦！」呂嫂眉頭一蹙，顯得極難過。接着，她抬起頭，指着壁上挂着的一件舊長衫說：「嗯，著你爸爸那件吧！」

「哦！」阿強無奈何地進屋去。

倏然，打隔壁那肥財庫的家傳來一陣响於一陣的阿哥哥音樂，嘈得人家頭昏腦漲，不耐煩煩極了。

房間裡响起一陣喘咳，阿強的父親，給吵醒啦。呂嫂鼓目瞪着那間本村唯一的洋房，厭惡地咒罵：

「絕滅仔，一天到晚放這些鬼叫般的唱片，吵得人心煩！明明知道人家屋下有病人，真不知安得甚麼心！」

她弓着背，擎起菜刀，一邊切着豬菜，一邊咕嚕着。

驀地裡，呂嫂不知想起了什麼事兒，極爲不安地高喊：

「阿強！」

聽了媽媽的呼喚，阿強急忙奔了出來，剛穿上了爸爸的長衫。呂嫂一瞧，亦不覺撲嗤地笑了起來，不好笑麼？那件柳條的舊長衫，著在阿強的身上，長至小腿，似件袍子，宛如馬戲班中的小丑，滑稽異常。但是，阿強却不以爲意，急問：

「媽，喊我什麼事？」

「噢，快到豬寮看看去，看豬有沒有爬出來！」呂嫂又關切地吩咐着：「還落水呢，戴笠麻去呀。」

「哦！」阿強應了一聲，自壁上摘下一頂笠笠戴上，轉身欲走，又被母親的喊聲拉住了。只聽得呂嫂鄭重地說：

「阿強，這幾隻豬，你得好好看守着！大的那隻，過兩個月賣了，要修屋子的。小的那三隻呢，大概年尾就可以賣啦！賣了錢，除了還一些債，剩下的給你做兩套衣服上學去！唉

，你再不入學堂，以後就不能進啦！記緊，我們的希望，就放在這幾隻豬上！」

「媽，真的，賣了豬，我就可以進學堂讀書咯？」眨眨眼珠，有些置疑地問。

「嗯，媽還會騙你麼？」

經媽這一保證，阿強那黝黑的小臉龐，即泛起興奮的光彩，呼哨一聲，手舞足蹈地。他實在太高興了，無法壓抑內心那股喜悅的激流，差些又踢到盛滿雨水的鐵桶。

「小心水桶，快去吧，別驚動你爸爸！」呂嫂和藹地說。

阿強應了一聲，連跑帶跳，吹着口哨，直往屋側的豬寮跑去。

呂嫂望着孩子的背影，幌幌頭，心裡很不好受，忖道：

「唉……要是他爸爸不累壞了，得了癆病，今天也不會苦了這孩子……這是窮人的命麼？」

一想起丈夫的病，呂嫂即心如刀割，臉上罩上一層焦慮，痛苦的陰雲。天呀，窮人怎麼好病呢？而偏偏又得這種「富貴」病。這，不折磨死人麼？今兒雨水又多，所種的蔬菜，多半給糟踏了，行情又糟，實在不容易熬下去。呂嫂年青時，原是個俏姑娘，有「胡椒西施」之譽，因為他家是種胡椒為生的。可憐，這些日子來，生活的擔子與精神的過度打擊，把她折磨成一個小老太婆。可是，她挺着，熬受着一切苦痛，把希望全放在孩子的身上。

阿強蹦蹦跳着，三步拚作兩步，來到了豬寮，把箬笠掛在豬柵上，小腿一跨，坐在豬柵的橫木上。瞧見大小四隻豬兒，安然地躺在豬欄裡，長長地舒了一口氣。

幾隻豬兒見有人來，懶洋洋地爬將起來。那隻大的，吮着長咀筒，跑到阿強的身邊。阿強愛惜地，輕輕地撫摸着牠的背脊。豬兒眯起眼睛，感到非常舒適的模樣，慢慢地前腳一屈，躺了下去。

阿強索性跳進豬欄裡，跟豬兒混在一塊。他蹲在大豬的身邊，老輕輕地撫弄着牠的身子，臉兒呈現出抑不住的喜悅，嘀咕嘀咕地自語：

「乖乖呵，聽話吧，別爬出來！」

豬兒像懂得人語似的，縮着圓鼻筒，嗚嗚地噴着鼻息。

「乖！」阿強輕輕地拍了一下牠那渾厚的肉背說：「你快快長大吧，有了你，我明年就可以入學堂讀書啦……。」

喃喃地說着說着，阿強漸漸地墮入冥想中……

呵，自己穿上了校服，胸前戴上標緻的校徽，背着書包，穿插在許許多多天真，活潑的小朋友中間，一起用功讀書，聽故事，唱歌兒，做遊戲……那是多幸福呀！

等我長大了，讀了書，做大事情，不要再給那臭財庫他們瞧不起，給他們欺侮！哼，雄

等我長大了，讀了書，做大事情，不要再給那臭財庫他們瞧不起，給他們欺侮！哼，雄頭甚麼？

「哈，傻孩子，我以爲你到那兒去啦！老半天還沒轉來！嘖嘖嘖……怎麼跟豬坐在一塊？髒死啦」呂嫂來到豬寮，瞧着兒子傻傻地坐在肥豬的身畔默發，又在傻笑。而那隻豬兒，也呼呼地鼾睡，倒像極好的朋友。此刻，聽了主人的聲音，牠才嗚嗚地爬將起來。

阿強一驚，站了起來，望着母親，尷尬地，訥訥地說：

「媽，我……。」

呂嫂並沒責備阿強的傻氣，拉着他的手，和祥地說：

「快出來，傻孩子，瞧你的衫沾了一塊豬屎啦！」

阿強一愕，繼而跨腿一躍而出，慌忙轉頭掀起長衫，果然發見衫尾糊了一小塊豬屎，急得幾乎要哭出聲來。他的着急，並不是畏豬屎髒，而是把衫弄髒了，可沒衫好穿啦，更糟的是，這件衫是爸爸的。

他原先是蹲着的，後來想得出神了，腳蹲久了，麻啦，不知不覺地坐了下去。

呂嫂瞧兒子侷促不安，哭喪着臉，很是可憐，安慰着說：

「回去吧！今下雨晴啦，日頭也出來啦。回去我跟你洗，晚上就乾了！不早啦，回去吃

過午飯，我們割豬菜去！」

經媽媽一提，阿強才記起了現在是甚麼時候。他舉頭望着天空，不錯，雨是停了，天底下黏着一層厚厚的白雲，雖然不很開朗，但照經驗的判斷，將要放晴啦。在天的中央，白雲層的縫間，射出一片微弱的日頭花。

見了日頭，阿強覺得有些熱。他解掉鈕扣，雙手向頭頂一伸，把長衫脫了下來，遞給母親，高興地說：

「媽，我們去大港撈「鶴菜」好嗎？」

「水深，怕不容易撈！」呂嫂淡淡地應。

阿強揮起他的小膀臂，作了個游泳的姿勢，很有把握地說：

「不怕，我會游水！」

「好吧，瞧着幹！」

阿強隨在母親的屁股後，拉着母親的衫尾，喋喋不休，天真地咕嚕着：

「媽，我們多養幾隻豬，不是更好麼？豬兒長大了，賣了錢，我可以做新衣去上學，爸爸可以去當醫生，那……那多好呀！」

阿強雖然懂事，又勤勞，然而研究只是個九歲大的毛孩兒，母親內心的苦楚，他那兒了

解？她不正日以繼夜地幹活，渴望丈夫早些痊癒，孩子可以上學，生活過得好些？毛小孩那兒曉得，豬不是只吃「鶴菜」就會很快地長大的！給他多講也沒用，於是，她只緩緩地說：

「好孩子，養大這幾隻再說吧！」

阿強撒開了母親，向前一鑽，猴兒似的，早已溜到屋前的一棵楊桃樹下，打地上檢起一節樹枝，向樹上使勁地擲去，原來是驅逐來吃楊桃的兩隻小松鼠。

呂嫂望望兒子那個天真無邪，活潑的模樣及勤謹、愛惜東西的性子，欣慰地微笑了，下意識地點頭自語：

「真像他爸爸！」

(三)

呂嫂跟阿強剛才撈「鶴菜」回來。阿強浸得渾身濕碌碌的，進屋內更衣去啦。呂嫂望望天邊，太陽快要落光了，豬兒的晚餐還沒有煮好。她長歎一聲，雖則感到兩腿酸軟，疲憊不堪，也沒工夫歇一歇，又蹲下身子，擎起菜刀，拚命地切着「鶴菜」……。

「約瑟，約瑟，快快快，那幾條死人東西又過來啦！ SHOOT 佢——SHOOT 佢——」

婦人尖銳的呼喊聲打竹籬芭另一邊飄過呂嫂的家。

呂嫂聽到嘍喝聲，大為震驚，深恐自己的豬爬出來啦，想撤下工作趕去瞧瞧，又覺得時

間晚了，怕煮不及來餵豬。於是，喊道：

「阿強，阿強，趕快去看看，是不是自己的豬爬出欄啦！」

「噢」應了一聲，阿強飛奔出去，一件補滿布片的破衫還掛在肩上，「抽肚褲」的結都沒結好，滑下了肚臍。

「砰！砰！」兩聲尖銳的槍聲，劃破了山村黃昏的謐靜。

一陣慘厲的豬嚎，叫呂嫂幾乎暈了過去！

「呀！我們的豬！」呂嫂驚呼一聲，向着豬嚎的方向拚命奔去，全然不顧草地上可能割破腳的碎玻璃或其他的傢伙。

「媽，媽，豬……豬都……都死……啦！」阿強的臉色鐵青，氣喘喘地打竹籬芭鑽了過來，抖抖地說。

「啊，都打死啦？好狠心！」呂嫂氣得胸口幾要爆炸，刺痛得難受，臉無人色，黑氣騰騰！她瘋狂地邁開大步，從竹籬芭的缺口處擠了過去，衣都被竹枝勾破啦，腳也劃傷了，她好像毫無感覺。阿強却跟在背後。

過了籬芭，阿強迅步走在母親的前頭，領母親去瞧他們的豬。

瞧，那隻百來斤的肥豬，躺在一棵小紅毛丹樹下，前額開了花，鮮血長流，情況可怖。

牠還沒斷氣，正在痛苦地掙扎着，四肢不住地在抽搐，咀筒還呼呼地噴着氣。另外三隻小的，則狼藉地躺在離大豬丈餘處，聚成一堆，顯然是一槍幹的，已氣絕多時！

呂嫂呆呆地兀立站那兒，眼珠直直地盯着自己花了不知多少心血飼養的豬兒，如今，全完啦！她是個極善良的婦人，在這個村子裡的人們，那個不曉得的？「活菩薩」呂嫂，是常掛在人們的咀邊的。要她跟人吵架，那是不能夠的。眼看着即將有收穫的血汗成果，突然落空了——丈夫的病，孩子的上學，破漏的屋子……。

呵，這會子，她僵在那兒，心痛欲絕，一時手足無措，不知如何是好！

阿強蹲在爛泥裡，痛惜地撫摸着那隻呼吸已漸漸微弱的大豬，黝黑的眼珠子，閃着淚光。他那幼小的心靈，烙上憤恨的烙印。他想不通，有錢的人，做麼這樣野蠻？專欺侮窮人！那隻大豬驀地四肢一挺，咀角湧出一塊血污，再也不動了！

阿強的淚水奪眶而出，雙手捏着小拳頭，站了起來，語音極堅定的對母親說：

「媽，找那臭傢伙算賬去！」

「哦！」呂嫂給孩子一提醒，才移動腳步，向那家洋房邁去。

走沒幾步，三隻高大的狼狗，狂吠着撲了上來，把呂嫂母子給吓住了。阿強的褲子給一隻狼狗撕去一塊，露出半邊屁股，嚇出一身冷汗。

「波彼！」一聲嘍喝，幾隻狼狗奔回屋裡去。

接着，在惡犬的衛護下，大搖大擺地走出一個中年胖子——他，咀角翹着一具烟斗，肥頭胖耳，凸着大肚皮，腋下夾着支獵槍，眯着細眼，冷冷一笑，裝作地說：

「嘿嘿……喂，豬是你的麼？」

無疑的，這傢伙，就是吃王家頭路的叫什麼約瑟張的傢伙。他那副傲慢，欺人的神態，真個叫人忿恨與厭惡！

呂嫂壓抑着心頭的痛苦與憤怒，顫聲說：

「你……好狠心呀，把我的豬全打死了」

那傢伙毫不在意，臉上的肥肉輕輕一跳，奸笑着說：

「嘿嘿……是我打的，你想怎樣？」

「還我豬！」呂嫂嘶聲喊着。

他仍是輕描淡寫地，像是沒發生過什麼似的，深深地吸了一口煙，然後拔下煙斗，吁吁地噴着煙圈，繼而厚咀唇往左邊一歪，說：

「咯，我沒要你的豬，你帶回去吧！」

呂嫂氣得渾身發抖，咬牙切齒地說：

「你……你不能欺負人！我……」

「你還想怎樣？」那傢伙把肥頭一歪，截上。

「我……到大狗屋告你！」

「告我？哈哈……。」那傢伙仰頭狂笑，瘋狗一般。過了片刻，他眼角一斜，膘了一下呂嫂的手，肥臉一板，粗聲說：「識相的，回去吧，別鬧事，哼，要不然，我可要告你了！」

「怎麼？你……倒要告我？我犯了甚麼法？你打死人家的豬，不肯賠，還要威吓人？你……」呂嫂這可給那傢伙弄糊塗啦，他怎麼反要告人？有這樣的王法麼？可是，他爲什麼說得那麼神氣？難道他就是王家？可以胡作非爲？

「MY DEAR，別跟這些 MAD DOG 囉嚇，打個電話到 POLICE STATION 去就行啦！」從窗口傳來婦人的聲音。

呂嫂側頭望去，在窗口出現一個打扮妖冶，濃脂厚粉的娘惹，向呂嫂惡毒地翻着白眼，不斷跟她丈夫咕嚕一些叫人聽不懂的紅毛話。

「看你可憐，我勸你趕快回去，如果你還要囉嚇，哼，別怪我約瑟張無情！」說罷，這傢伙肥頸一扭，轉身欲回屋去。

「別走，你賠不賠！」呂嫂高聲喊着。

姓張的，鼓起臉上的肥肉，氣沖沖地喝道：

「你想坐監麼？你拿着菜刀闖進我的園，是要殺人麼？我可以告你企圖謀害人命之罪！懂麼？蠢東西？你要我賠豬？哈哈，……夢想！你的畜牲入別人的園地傷害東西，被打死了，告訴你，是沒有「沙拉」的！明白嗎？還不走？要自討苦吃麼？」

呂嫂被他這麼一說，呆住了！不錯，她的右手的確握着一把菜刀。天呀，她會殺人麼？那是剛才切豬菜，聽到槍聲，慌忙趕來，忘了把刀攔下，一直握在手上都沒發覺。

這當子，灰暗的暮氣瀰漫着大地，太陽早已消失啦。工作歸家了的鄰人們，聽到發生了這等橫蠻的事兒，無不破口臭罵，陸續趕來，不過多站在路旁眺望，沒敢魯莽闖進來。

不時可以聽到衆人磨拳擦掌，憤怒的吼聲：

「幹他娘的！這傢伙欺人太甚啦！」

「這個野種，仗着幾個臭錢，認識幾個紅毛字，就這等傷天害理！」

這個離市鎮不遠的郊區，住着廿來戶人家，大半是務農的，由於行情不景氣，生活頗爲窮困。唯獨這傢伙，相當富裕，擁有一塊四五「依格」的菓子園。據說，這塊地是這傢伙在日治時期仗着鬼子的勢力強佔來的。

村子裡的人，那個不知，這傢伙當過日本鬼子的狗腿子，發了一筆血腥橫財，現在又吃王家頭路，更爲威風，盛氣凌人……

(四)

阿強一直隨在母親的身旁，氣唬唬地睜眼瞪着姓張的傢伙，怒氣填胸，真想一刀把他宰了，挖出他的心肝來餵狗，不然難消心頭的烏氣！

這下，他聽到姓張的不但不賠豬，反而威吓着要叫「馬打」來抓母親。他實在按捺不住了，當姓張的翻身要入屋內，他牙根一咬，俯身拾起一粒石子，死勁地一揮，向姓張的腦後擲去。

當呂嫂發覺時，要阻止阿強已來不及，只聽得「波朗」一聲，沒擲中姓張的西瓜頭，却擊碎了窗上的一塊玻璃。

姓張的大爲驚駭，下意識地把頭腦一摔，劃了個弧形，翻轉身子，拔下咀上的煙斗，氣勢兇兇地瞪着阿強，大聲喝道：

「你……你這小雜種，嫌命長了麼？好大的狗膽，不給點顏色你看看，不知道厲害！」

他把手一揮，指着阿強，吆喝着：

「波波，咬這個小雜種！」

那隻叫波波的高大狼狗，得了主人的命令，嘻開可怕的兩排尖齒，狂吠一聲，直向阿強撲了過去。阿強見情形不妙，立即閃到母親的身後。

呂嫂大吃一驚，舉起大菜刀準備衛護孩子。

那隻狼狗頗具靈性，他曉得菜刀的厲害，即時止步，只向他們母子倆張牙舞爪，狂吠着。

呂嫂氣得渾身抖索，毒罵道：

「你……你這畜牲！好狠……」

「狗……東西……狗……狗……東西，你太欺負人……咳咳……。」打竹籬芭那邊襲來忿怒而又痛苦的聲音。在暮色中，瞧不清來人是誰。不過，聽那陣喘咳，准是阿強的父親。

沒錯兒，正是阿強的父親傅叔。他的病況相當沉重，躺在床上，聽見槍聲，又聽見外面吵雜聲，心裡明白，該是出了甚麼事。他躺在床上實在受不了，於是掙扎着爬起來，費了好大的一把勁，半爬半跑地擠過籬芭來。可憐，他已是上氣接不到下氣啦，惟有強撐着瘦弱的身子，遠遠指着姓張的傢伙罵道：

「姓……張……的，有膽量過來，看……老子……收拾你……過……來……咳咳咳……。」

呂嫂瞥見丈夫顛顛巍巍的過來，吓了一身冷汗。像他那樣的病體，怎麼經得起這樣大的

刺激？急忙拔腿飛奔過去。

阿強知道事情不好，邊走邊叫：

「爸爸，爸爸！」

傅叔仍然死命地掙扎着，以穩住幌幌欲墜的身子。然而，他不能夠，一陣喘咳之後，但覺心頭一熱，哇地吐出一口鮮血，眼前一黑，跟着栽倒在地上……………。

狼狗兇惡地狂吠，呼呼的晚風，淹沒了淒涼的呼號……………。

站在路邊旁觀的鄉人們，目覩這齣人間悲劇，一蜂窩上前援救。

呼喊，咒罵之聲飄盪在整個園莊。

一個粗壯的青年伙子，把傅叔揸了回去，其他的人，你扛我拖地把幾隻死豬弄回傅叔的家去。

此刻，天已全黑啦，空中的烏雲在馳騁！

傅叔的屋子本來極狹窄，擁入二三十人，簡直不能透氣，七咀八舌，亂成一團。

大家議論紛紜，有的主張即刻到「馬打屋」去報案，控告這傢伙無理殺死人家的豬；有的却以爲恐怕不濟事，窮人難打官司……………。

談論了好一會，得不出一個對付他的妥善辦法。個個磨拳擦掌，恨不得剝他皮，啃他的

肉……。

屋內點着一盞微弱的土油燈，暗澹得難以認清人們的臉孔。那燈是放置在傅叔床前的一張箱頭釘的小桌子上。呂嫂偻着身子坐在床沿，用毛巾輕輕地替丈夫拭去額上冒出豆粒般大的冷汗；瘦削的臉上掛着兩串淚珠。阿強依在母邊身邊，直注視着痛苦地呻吟的父親，眼珠子射出驚恐的光芒。

傅叔是將近五十的中年人，而頭髮却已花白，身子瘦得不成人樣，簡直是皮包骨——穿衣服的骷髏，臉如黃臘，眼眶深陷。經過一番施救，今兒已漸漸甦醒過來啦。

他以一雙柴皮般的骨手按着胸口，咳了幾聲。稍爲平靜後，他強睜開深陷在眼臉中的灰暗眼珠，伸出一隻手，喘喘地說：

「阿……強……過……過……來……」

阿強立刻跑前去，兩隻小手緊緊地握住父親的骨手，嗚咽着叫：

「爸爸！」

傅叔凝視着孩子好一會，慢慢地打眼眶爬出了幾顆晶瑩的淚珠，低沉，沙啞地說：

「孩……子，好好聽媽的話……咳……咳……」

呂嫂見丈夫咳得痛苦，難過地替他揉着胸口，說：

「休息一會吧，別多說話！」

傅叔用手揩了揩迷糊視線的淚水，望了妻子一回，骨碌骨碌地吞了幾口口涎，想不說話，還是開口了。

「孩子，爸爸替人家做了一輩子牛馬，今天落得這個樣子，苦了你媽跟你！唉……這個世界是不公道的……不過，孩子，做人只要問心無愧，窮一點是不打緊的！那……個王八東西一定得不到好收場……我們窮人……總有一天會翻身的……孩子，爸爸……我不中用啦……咳咳咳……。」

傅叔說到這，身子一陣痙攣又哇地吐了一大口血污，已是掩掩一息了……。

X

X

X

今兒是周末，張約瑟的女兒照例邀了不少飛男飛女到家裡來，震耳欲聾的阿哥哥音樂，狂呼亂跳之聲大作……。

傅叔的家傳出一陣慘於一陣的哀號，屋子的周圍有許多人在蠕動！

呼呼呼……。

狂風緊刮着，捲起地上落葉，漫空飛舞，有幾片落在門邊躺着的死豬身上，帶走阿强的美夢與最親愛的人……。

大風呵，怒吼吧，該捲去人間的不幸，悲哀，污穢……。

沉沉黑夜，能掩飾多久世間的醜陋與怨孽？呵，在慘厲的狂風聲中，夾着親鄉老者沉重而堅毅的聲音：

「安息吧，傅老弟！你倒下去了，我們的孩子們會站起來的……。」

呼呼呼！狂風愈來愈緊地刮着，大地在動盪……忿怒，哀號聲匯成一股巨浪，在各處激盪，吼着……。



「阿強！」曾大娘站在臥房外高聲呼喚：「我去賣糕啦，阿蘭的學金，等下你拿給她吧！」

「哦！呵……呵……呵……。」懶洋洋地，混着打呵欠的聲音，打房內傳出來。

羅志強剛爬起身，伸着懶腰，打着呵欠，用手揉開惺忪的眼睛，跚跚地摸到窗前，把窗推開。

眼前一亮，一道燦爛的金光直射進來，叫他一時睜不開眼睛。

他揉了一會，眼前的景物，漸漸地清晰，在晨光下活躍着。

他所住的，是一座頗老式的木板樓房，雜居着成十戶各行業的房客。他們一家三口，共租一個半房間。母親跟妹妹小花睡在樓下，而他却睡在樓角裡。那本是個小儲藏室，後來房東爲了要錢，把雜物搬走，租給羅自強住。因爲窄小異常，又髒又暗，結果費了一番唇舌才算半價，所以稱爲「半個房間」。

那兒只有一個窗，如果把它關上，白天也跟晚上差不遠的。

窗口正開向馬路。此刻，羅志強以雙手捧着下巴，雙眼直瞪着「熙來攘往」的路人。是的，他好像要在許多陌生與熟悉的臉孔中，尋覓那……。不，那每夜在睡夢中，向他要脅，逼迫他掉入深淵的可怕魔鬼！他希望在這條路上，這個城市，不，在世界任何角落，不再碰見他。

他甚麼也沒有發現，只見路上來往的人叢中有一老婦人，頭髮斑白，一身黑粗布衣。挑着一擔糕，沿路見賣。因為她的左腳有些跛，跑起路來，那兩個藤籃子簸盪得很厲害，樣子既狼狽，又十分可憐。

「賣「鬼」……。」聲音很尖，帶點沙，有如哀號。

這一聲喊叫，簡直是一把鋒利的尖刀，狠狠地刺入羅志強的心窩，叫他猛烈地一震，微微顫抖，痛苦已極。

嗯，那個老婦人，正是羅志強的母親——曾大娘。

羅志強閉上眼睛，伏在窗櫺上，不住用拳頭敲着自己的頭顱，喃喃自語：

「媽……我……對不起你，我不配做你的兒子……。」

「哥哥！」

「哦……。」羅志強仍伏在窗櫺，懶懶地應了一聲。

「哥哥！」一個八九歲的小女孩，輕輕推開未上鎖的房門，沒敢踏進來，站在房門口，眨着小眼珠，歪歪嘴兒，幾乎要哭出來，心裡很着急的樣子。

「喂，做麼還不上學去？站在這做甚麼？」志强有些煩躁地翻過頭來粗聲說。

「哥哥，錢！」小女孩伸出小手兒。

「要錢做甚麼？」志强睜大眼睛，沒好氣地問。

小女孩望着哥哥，眨眨眼睛，哭喪着臉說：

「今天不交……老師要罵的！」

「哦，學金！該死，怎麼一下給忘了！」志强忙起身拿下掛在壁上的褲子，亂搜了一陣。結果，連散角湊足了三塊錢，用紙包好，交給妹妹，和藹地吩咐：

「小心別丟咯？不早啦，上學去吧！」

「哦！」小花把錢塞入一個骯髒的，媽媽給她縫的小書包裡，轉身欲走。

志强發現妹妹的左手拿着一張當天的報紙。於是，他又忙把妹妹喚住：

「阿妹，報紙是誰的？」

「前房叔叔的！」

「給我看！沒等妹妹答應，志强已伸手強拿了去。

「等下你要還他？他頭先在樓下喊我給他拿上樓來的！」小花叭叭咀說。

「知道啦，快去上學！」志強展開報紙，雙眼注視着每一條新聞。

小花沒奈何地眨眨眼，叭叭咀兒，下樓上學去了。

志強雙手緊緊地抓着報紙，而且微微地顫抖，牙齒咬着唇皮，臉色由青而白，額角慢慢地滲出汗珠……。

「啊……被抓啦……可怕……。」報紙打志強的手滑下，跌在窗前的樓板上，恰巧給陽

光照着，幾個特號黑字標題，格外刺目地映入他的眼簾：

「販毒大王陳某昨落網，餘黨正嚴密追緝中。」

X

X

X

羅志強是個三十左右的伙子，個子非常結實，只是身材却矮了些，一般人儘叫他「矮仔伯」，平頭方臉，猪肝色的肌膚，一瞧可知，准是個建築工人無疑。

不錯，他是個木匠，不少高樓華廈，滴過他的血汗。可是，他連個企身之所都沒。每當一座大廈落成，他收拾傢伙準備離開之際，往往以羨慕的目光，猷猷地站着瞧了好一會，然後才嗟歎着，默默地離去。

他一向老老實實地幹他的活兒，雖則入息菲薄，但一家三口，生活還勉強過得去。像他

那樣的年紀，是該成家啦，多咀的婦人們，經常在他娘跟前，甚至在他跟前提這事，他素來只微笑避開，暗自忖道：

「自家都養不飽，還想要老婆？」

所以，對於成家的事，他從不放在心上。

工友中，確有不少女孩子，她們瞧他老實，又肯幫助人，多愛接近他，「矮哥」長，「矮哥」短的。他毫不介意人家喚他什麼，咀邊永遠掛着一絲淳厚，似有些傻氣的微笑。絕未有絲毫邪念，儘把她們當姊妹看待。

記得是去年初吧，他正在埋頭工作的當兒，忽地打屋面掉下一截木頭，把他的一個腳趾頭給撞破了。他痛出了一身冷汗，替他裏傷的，是新來的女工梁秀蘭。她那時表現的關切，友愛，尤其是她竟把她的頭巾撕破給他包紮，叫他十分感激！

實在說不上原因的，就這麼的，梁秀蘭的影子，從此牢牢地刻在他的心坎上。

以後，大家時常可以瞧見他們一塊上工，一塊回家，互相關懷。無疑的，他們已是墮入愛河啦。工友們都暗暗地爲他們祝福！

有了愛人，他應該快活才是。然而，他內心可越來越顯得苦惱，想想，這般窮光蛋一個也配談戀愛麼？接下來的……。

有一回，他在秀蘭的家，秀蘭的母親乘着女兒下廚房燒飯去，細細地盤問他的家庭情況。宛如法庭上的法官。

志雄是個淳厚的伙子，不會作任何的隱瞞，把一切實況，全盤托出。

最後，秀蘭的母親，扯緊臉皮，冷冷地說：

「你知麼？秀蘭的大姐出嫁時，只是聘銀就兩千塊！」

說畢，她也不招呼一聲，即逕自走開。

志強一個人被撇在客廳裡，不住地揩汗，雖則天氣並不熱。他心底明白，秀蘭的母親嫌他窮，瞧不起他。無疑在提醒他，除非拿得出如她姐姐的數目，否則……。

打從這回以後，他成日悶悶不樂，思想非常矛盾，幾乎每夜失眠，心上的結老不能解——錢。

他曾企圖把秀蘭忘掉，再不去做成家的美夢。可是，只要他一閉上眼睛，秀蘭的情影笑貌，即顯現在他的眼簾，怎樣也無法除去。

他沒有勇氣把她母親的話告訴秀蘭。要知道，他是個不肯向人訴苦的伙子啊！

在深夜裡，當他失眠的時節，不知多少次這樣想：

「像目前的收入，不欠人的錢，已算幸運，去那兒尋幾千塊錢來結婚呢？罷了，做一輩

子王老五好了！蘭，原諒我……把我這個沒出息的朋友忘了吧。我不配……。」

此後，志强盡量避免跟秀蘭在一塊。爲不叫秀蘭知道他創痛的心靈，他藉故到另一個工地工作。

在工地上，如果不是十分必要，他不願意開口說一句話。因而，工友們背地裡都稱他「啞佬伯」。

一天，放工後，工友們都先後回去了。志强還在工場上收拾傢伙。就在那會兒，工頭陪着一個年青人來到他的身旁，向他很客氣地打招呼。

志强真個受寵若驚，抬頭一望，却見工頭領了個作「飛仔」打扮的青年人，雖則太陽已沉落，那青年仍戴着太陽眼鏡，削長的光臉，長滿粉刺。見志强望他，即臉龐一舒，笑盈盈地舉手招呼：

「哈囉！」

經過介紹，志强才知道那青年叫做詹姆斯陳。

這樣，志强結識了這一新朋友。

以後，工地上經常出現這個陌生的青年，不過，多半在放工人散時。他常拉着志强一塊慢步細談，模樣兒十分親熱。有時，他們在偏僻的咖啡店出現，一瓶瓶的啤酒灌了下去。

那個永遠戴太陽鏡的青年跟志強，幾是「形影不離」，晚上也常在公園暗處聊到深夜，但絕少人發現而已。

好幾個月啦，志強再沒上工地工作了。

秀蘭曾經找他多回，總失望而歸。工友們發覺志強的行動越來越神秘，很怕見朋友。他們談過也就算了，並不把這事攔在心上。

不錯，志強變啦！

這是爲甚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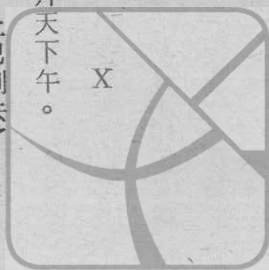
.....。

X

沒錯兒，是一個星期前的禮拜天下午。

志強的母親與妹妹都不在家，上巴刹去了。

志強的房間緊鎖，除了自己之外，却多了一人，那是詹姆斯陳。他是特地登門造訪志強的。



X

詹姆斯陳屁股磨坐在窗前的桌上，一脚攔在椅子上，仍然戴着太陽鏡，咀角啣着一截香烟，左手不住地捏着下巴，斑巴的尖臉緊梆着，瞧來不外是三十二三年紀。

坐在他對面床沿上的，那是志强。他垂着頭，雙手老是搓着，臉色青中帶黑，雙眉緊蹙，促侷不安，似有甚麼難於解決的事，即躊躇又痛苦。

詹姆斯陳直瞪着志强，臉皮一搐，向窗外摔掉半截香烟，冷哼一聲，說：

「喂，強仔，想清楚了麼？幹不幹？」

「這……這……。」志强抬起頭，却不敢正視詹姆斯陳，怯怯地說：「陳先生，那實在太……太可怕啦……請……請原諒我……。」

「吓，不冒點險，大把的銀紙自己會來麼？你跟我們只幹了三幾趟，就撈到二千多塊，兩個老婆本都有啦！像你以前，一天到晚流臭汗，塞不飽一個肚子，還想娶老婆麼？哼！詹姆斯陳直盯着志强臉色的變幻，仍想打動他的心，替他幹那罪惡的勾當。

良久，志强抖抖地說：

「不，我……。」

詹姆斯陳的臉皮微微地跳動了一下，咀一歪，用手捏捏下巴，冷哼一聲，威脅着說：

「嘿，你入了我們的夥，想不幹也由不得你！想明白點，我詹姆斯陳是好惹的？瞧這個！」手一揮，一把匕首「督」地插在桌上。

志强的身子一震，好像匕首刺入他的心房，瞪着驚駭的眼珠，臉色蒼白，顫顫地哀求：

「求求你饒了我吧！我有老母，還有個小妹妹，萬一出了事，叫他們怎麼辦？像前回差點失手……。」

「別囉嗦，一句話，幹不幹？」詹姆斯陳滿臉殺氣地逼問。

志強的臉色更是蒼白，雙眼發直，好半天答不上話，額角開始冒着冷汗。

「唔！」詹姆斯陳雙眼如冷電似的盯着志強的臉，一反剛認識時那一派友善，親熱的臉孔。

「不……。」志強用手揩去額角的冷汗，紙白的唇皮哆嗦地說。

詹姆斯陳的臉皮一搐，罩着一層寒霜，眼珠子骨碌碌地轉動，似在盤算甚麼？

臥房裡死般沉寂，氣氛極為緊張。

「不幹也可以，不過……。」詹姆斯陳突然口氣緩和了許多，咀角露出一絲詭譎的冷笑。

「不過甚麼？」志強喘喘地，惶惶地急問。

「嘿嘿……總算我們有過交情，我也不爲難你。上回的貨失手了，老本都虧空，你是知道的！」詹姆斯陳打量着志強的臥室，似在尋覓甚麼，末了，尖咀一翹，問：「我給你的錢呢？」

「這……借人去啦！」志強吞吞吐吐地，惶惑地應。

「嘿嘿……強仔，你瞞得了別人，可瞞不了我！」詹姆斯陳奸笑着，隨手拉開屁股上未上鎖的抽屜，伸手抽出一本銀行存摺，手一揚，得意地，顯出無賴的面目說：「嘿嘿……這是甚麼？」

志強一直垂頭坐着，老搓着泌滿冷汗的雙手，沒留意詹姆斯陳。聽他這麼一說，身子如觸電般地一震，抬頭望去，見銀行存摺落在他的手裡，慌張地跳了起來，想上前去奪。他那是傻瓜，早已有備。機警地，迅速地把存摺塞入褲袋裡。

「你……。」志強氣得七竅生烟，渾身發抖，想撲過去跟他拚，可是，他面前的流氓，癲笑着，一手正握着插在桌上的匕首，冷冷淡淡地說：「嘿嘿……識相的，就乖乖給我坐下，有話好說，想跟我斗，嘿嘿……太不自量了！」

志強的臉龐，一陣青一陣白，難看之極，牙齒擦得咕咕發響。許久許久，他抖抖地哀求

「陳先生，求求你，這……是我生命換來的，我……正要用到！」

「嘿嘿……少廢話，你不借也得借，難道……你一定要叫我翻臉麼？」詹姆斯陳向窗外吐一口痰，恐嚇着說：「放明白點，如果鬧起來，誰也沒有好處。至於嚐鐵窗滋味嘛，嘿

嘿……我是不在乎的，告訴你，老子早就有經驗。我「無影哥」，還怕甚麼？嘿……你可不同，上有老母，下有妹妹，還有美麗的愛人……。」

詹姆斯陳這些話，如鐵鎚般的重重地槌擊着他的心兒，每一下，都會叫他難於熬受，既痛苦又羞慚！

志强深悔因一時糊塗，走上歧途，險些墜落無底深淵，不能自拔。他所以會被詹姆斯陳拖下泥沼，是一時爲金錢迷了心竅，爲取得秀蘭母親的歡心，他竟瞞着愛人及母親跟一些朋友，去幹那令人切齒的罪惡行徑。

就是因爲他是個老實人，絕不會被疑爲有不軌行爲，所以給詹姆斯陳那幫流氓看中，想利用他做交貨人。起初，他是不肯幹的，後來經不住詹姆斯陳及工頭的糾纏與利誘，再想起秀蘭的母親，終於下水了。起先很順利，輕易地撈到一千多元。不幸，最近一回失手了，幸好沒被逮住，可嚇得魂飛魄散，如在他頭上重重地敲了一棒，立時醒悟過來，決定洗手。

可憐的志强，那詹姆斯陳怨魂似的老纏着他不放。近些時來，他老關在臥房裡，惶惶不可終日，即使在睡夢中，也常常驚醒。

.....

「怎樣？想清楚了麼？哼哼！」詹姆斯陳板着臉孔說：

志強的腦袋重甸甸的，幾乎抬不起來，心想這些日子來，爲了這點不義之財，成天畏畏縮縮，疑神疑鬼，心驚膽戰，實在不好過。如今存摺又落入這個無賴的手中，自知是無法取回的了。

經詹姆斯陳一逼，他腦袋一亮，作了決定。只見他咀唇一咬，鎮定地，毫不留戀地說：

「拿去吧！」

「嘿嘿……老弟，我詹姆斯陳不會虧待你的！」他站了起來，把手插入褲袋，尖臉上泛起奸詐，詭譎，令人厭惡的微笑說：「我走啦，明朝我在家等你，一塊去提款！」

說畢，他拔起插在桌上的匕首，合好放入褲袋，瞟志強一眼，即逕自出去，也不等志強允諾。他似乎非常有把握，志強是沒膽量失約的。

志強呆呆地兀坐在那兒，不住地用拳頭槌着自己的頭顱，似有些麻木不仁。

這麼的，獸坐着，不知過去了多少時候，他那紊亂的心緒，才慢慢地安靜了下來，起身走到窗前，倚着窗櫺，抬頭仰望着碧靜的天空，忽而想起那些在閃耀陽光下幹活的夥伴，何等有意義；反觀自己這些時來，轉檢僻靜的地方與黑暗的夜晚，戰戰兢兢，如隻耗子般的生活，何等可恥！

今兒，所撈到的錢，又飛了，一切的希望已落空，成了泡影！

經過此番巨變之後，他反而卸下了心上的一塊大盤石，倒輕鬆了不少，幸慶未沉入無底深潭。

他盯着遙遠的天際，心扉漸漸開朗，當秀蘭在腦海顯現時，志强痛愧地喃語：

「蘭，請原諒我，今後……我……重新做人……。」

X

X

X

這會子，志强仍顫顫地瞪着那躺在樓板上的報紙。不知過了多少時候，他才抬起頭，望向窗外，深深地抽了一口涼氣，慢慢把緊張，驚駭過度的情緒安定下來，萬幸自己沒搭伙，否則……。

他是上個禮拜才把銀行裡的錢全部提出來，交給詹姆斯陳。那流氓已答應今後不再找他的麻煩。

錢沒啦，他本當過去所幹的事，是一場惡夢。想是這麼想，可是心靈上的污迹，無論如何不是在短期內可以抹去的。那個魔影，時時纏着他，無法擺脫，弄得他精神恍惚，度日如年。

他想去找秀蘭懺悔，表示堅決跑向新生，但……總提不起勇氣，每每跑到半途又折回！這幾天來，他老躲在臥房裡悶着。老母屢問都不得要領，只好搖頭歎息而去。……。

志强撿起報紙，把它摺好，準備去還人家。他剛站起身，要去開門，驀地房門「咭咭」地敲着，這個突如其來的敲門聲，可把他嚇得魂飛魄散，下意識地向後退了兩步，渾身哆嗦地顫抖，報紙竟又落在樓板上，他暗地叫苦：

「完啦，是「馬打」來啦！」

「咭咭咭……」

「誰……呀？」志强頹然地坐在床沿，恐懼地顫聲問。

「是我呀！志强！」女孩嬌嫩的聲音。

「哦，是秀蘭！」志强鬆了一口氣，用袖子揩去額上的汗水，起身去開門。

啞地一聲，門開了，只見一個微笑着的姑娘站在門口，瞧見志强臉色蒼白，汗水在淌，眼珠一睜，有些驚愕地問：

「志强，你怎麼啦？生病麼？」

志强忙用手揩去汗水，尷尬地，訥訥地說：

「嗯……沒……沒什麼……天氣熱了些！」

秀蘭在門口遲疑了一會，步入臥房，隨口問：

「伯母呢？」

「做生意去了！」志强拉過那張唯一的椅子，誠懇懇地說：「坐，坐！」秀蘭以前曾經來過一兩回，所以並不感到怎樣拘謹，便坐了下來。志强則坐在床沿，他們相對着。

志强一直垂着頭，似乎害怕秀蘭打他的臉找到什麼可怕的污點。他意識到，秀蘭那雙銳利的目光，正注視着他！他一身的污穢，必將暴露在她的眼前，叫他無地自容，思及此，額角的汗粒，又冒了出來。

「志强，你生病麼？」秀蘭的秀眉緊蹙，關切地問。

志强頻頻揩汗，唯唯諾諾地應：

「沒……沒什麼！」

「志强，我看你的情形有些不對，好像受了驚嚇……。」秀蘭瞧見腳下有一張報紙，即俯身撿了起來。

「呀，那報紙……。」志强驚恐地望着秀蘭，想伸手去奪，但，他的手才伸出，又縮了回來，長長地歎息着。

秀蘭沒留意他那惶惶失措的神態，因為他的眼睛被報紙上的新聞吸住了。

沉寂了片刻。

「這些歹徒應有的下場！」秀蘭把報紙擱在桌上，感慨地說：「聽說有些愛慕虛榮的青年，被引入歧途，這是很可怕與可悲的！」

「嗯……。」志強的心狂跳，他那醜陋的，骯髒的面目，似被揭開。

「志強，這幾個月來，你沒在工場上做工，究竟在幹什麼？」秀蘭凝視着志強問：「你一直躲開朋友，連我也找不到你，這是怎麼回事？」

「沒……沒……什麼！」

秀蘭見志強那個窘態，心裡更爲疑惑。今天她是專程來找他的，非問個明白不可。當然，志強不是三歲小孩，如果太過衝動。會把事情弄僵的。於是，她臉上露着和祥與友愛的微笑，懇切地說：

「強，我看得出來，你心裡一定有事情，如果把事情撇在心裡，是不好受的。我們一向相好，朋友們都知道，難道你還不信任我麼？」

「不……。」志強的聲音很誠摯，但却有點發抖。

「那你這些時候幹些什麼？」秀蘭壓低嗓音問。

「我……我……。」志強的唇皮發白，豆般大的汗珠不斷地冒。

秀蘭瞧此情景，大吃一驚，急問：

「怎麼啦？你……」

「蘭，請……原諒我，我……不配做你的朋友……」志強雙手抱着頭，額上的青筋暴漲，喘喘地說：

「你……怎麼回事？」秀蘭秀眉一挑，忙站起身，走到志強的身畔，拉着他，切切地問，瞧他臉色蒼白，呼吸急促，驚駭異常。

志強牢牢抓着秀蘭的手臂，仰頭凝望着秀蘭，眼珠子射出羞愧與祈求的光，哀哀地說：

「蘭，你……會理我麼？」

「我什麼時候不理你來？」秀蘭挨着他坐下，眼光是一那麼柔和，那麼誠摯，蘊蓄着堅貞不移的友愛。

志強真想投入她懷抱痛哭一場。但，他抑制着，他是個男子漢呵！

他深深地爲秀蘭的真誠，友愛所感動。他能瞞她麼？不……

於是，他把自個底心扉掀開，絲毫不隱瞞地，把所幹的一切告訴秀蘭。

末了，秀蘭的臉上閃着欣慰的亮光，安慰着緩聲說：

「你太傻啦，竟爲了……好，不提它過去的事讓它死了吧！我很高興，你從可怕的陷阱邊緣醒悟過來，重獲新生！」

「蘭，謝謝你！」志強萬分感激秀蘭對他的諒解與鼓勵，許多許多話竟一時說不上，把臉兒漲得通紅，過了好一會兒，他才慚愧地低聲說：「現在，我……什麼都沒啦！」

「傻瓜，你有一雙手呀！」秀蘭雙手向志強一伸，甜甜地，誠摯地，臉兒緋紅地一笑，輕聲說：「還加上我的一雙！」

「啊，蘭，你……對我太好啦！」志強興奮地，緊緊握住秀蘭的手。大家激動地互握着，誰都沒開口，彼此的心跳，可清晰地聽到。

……。

「強，別躲在這，太悶啦！」秀蘭拉着志強走出臥室，高興地說：「我們到工場找朋友去！」

「好！你在這等一會，我換件衣就來！」志強的短臉閃着多時來所未有過的光采，滿懷喜悅地說。

「好的！」嗓音很甜，她向志強嫣然一笑，臉兒泛起幸福的光輝！

走

(一)

早晨，大地上閃耀着燦爛的金光！

路上，人潮車流，熙熙攘攘，忙碌異常！

距大路十幾碼外之小坵上，那座前柱稍傾斜的小亞答屋子，向着大路的一個小窗的帘子，掀了一角，依稀可以瞧見在帘子後面藏着一個女子，雙眼正凝視着路面，好像想打人潮中尋覓什麼人似的。

這個女子，就是數月來常掛在鄰居們咀邊的雲少娟——有的說，她跟人家跑了；有的說她躲在家裡；但，她的母親却對人說，她在外坡去工作。可是，瞧她母親那吞吞吐吐，言詞閃爍的神情，大家都猜想，少娟八成是跟人跑了！

少娟的母親杜婆，是個刁鑽潑辣的中年婦人。鄰人心底明白，她的話是不可相信的，可誰都不敢予以拆穿，否則她最少得咒你三天三夜……。

三個月來，少娟一直臥病，而且母親嚴禁她離家一步，甚至窗都不可以打開，得獸在臥房裡，如個死囚。

這麼的，外面便傳說少娟失了踪。

雲少娟原是個年華雙十的少女，桃子臉，大眼睛，挺鼻，短髮，爲人熱情，是一製衣廠的女工。她跟同廠的一位男工黃平相戀多年。由於黃平窮，貪婪嗜賭的杜婆，極力反對女兒與黃平來往，以至他們只能暗地裡相戀。

本來在今天的時代，父母再也難以操縱兒女的婚事。可是，少娟却不同，當她母親生下她不到一個月，父親竟因車禍死去，撇下她和一個比她大四歲的哥哥。據說她母親當時曾悲傷過度，暈死過去幾次。幾年後，曾有好些個家境不壞的男人想娶她。她爲了兒女的自尊心與前途，即斷然拒絕了，寧願跟人做老媽子，吃盡苦頭，終把兒女撫養長大。兒女們瞭解母親養育的苦心，所以對母親十分孝順，尤其是女兒少娟。

年青守寡，頗有姿色的杜麗花——今天的杜婆，惹來不少狂蜂浪蝶，不管她怎樣自持，守身如玉，但，外面的傳言總是不堪入耳的。因此，漸漸地，她也按捺不住了，報以最刻薄的漫罵與詛咒！

幾年前，大兒子成婚了；女兒又有了工作，她本該好好地享享清福。可是，却不知怎的，搭上了一些賭婆，起初只是玩玩，後來竟成嗜賭如命，再也不要家裡的事，成天要錢。兒女屢勸不聽，反而責備兒女忘恩負義，她苦了大半輩子，不讓她有個快樂的晚年。這麼的，

做兒女的，還有什麼話說？惟有暗自歎息！

今兒個雲少娟離開了工廠，離開了愛人，關在牢房似的屋子裡不許見外人，已整整三個月了，把一個充滿青春氣息的少女折磨成悵悵寡歡，死氣沉沉，以淚度日。

是的，今朝天氣奇佳，陽光普照，雲少娟再也忍受不了牢籠般的黑暗日子，破題兒第一遭，違反了母親的嚴令，偷偷地坐在窗前，掀開窗帘的一角，窺視外邊的景色，深深地吸了一口新鮮空氣，讓陽光賜予她溫暖；並在人潮中尋覓愛人的踪跡……。

「娟妹！」

少娟正沉入冥想的當兒，突然聽到有人呼喚，她微微一震，轉過頭，瞧見來人是嫂子，才把緊張的情緒鬆弛下來，緩緩地說：

「嫂子，你叫我？」

「嗯，是的。」一個清瘦，滿臉和祥氣色的少婦，步入臥室，瞧着少娟的臉，充滿喜悅地說：「娟妹，你今天的氣色好多啦！」

「是麼？也許是照了點陽光吧！」少娟忽又臉色一沉，急問：「媽呢？」

「媽還沒起來呢！唉……她昨晚半夜裡才回來，瞧她滿臉殺氣，準是又輸了！」

「唉……她怎麼變成這個樣子呢？」少娟寒着臉，打着天花板，難過地自語。

「說得是呀！哦，我得洗衣去啦！」少婦轉身出去了，隨手帶上房門。

少娟瞪着緊閉的房門楞在那兒，許久許久，兩串晶瑩的淚珠緩緩地淌下，滴在隆起的肚皮上。她痛苦地輕揉着肚皮，喃喃自語：

「可憐的孩子呵，你一定聽到媽媽的淚聲了吧？媽對不起你，叫你沒有爸爸……。」

雲少娟伏在窗檣上，嚶嚶地抽泣着。

窗外的陽光更絢爛啦，窗前的草兒，伸長頂子似地朝着艷陽微笑；而關在屋子裡的人兒却躲在令人窒息的悶房中，偷偷洒淚……。

(二)

好容易挨過了五個月的漫長時間，雲少娟已是將近臨盆了。

近些日子來，杜婆一改前些時候對女兒的嚴峻態度，尤其是當得悉女兒跟黃平有了身孕的那當兒，簡直是瘋狗似的，欲置女兒於死地，竟把女兒打得遍體鱗傷，好在娘婦幾次跪下央求，才解救了少娟。此後，她即不准女兒離開臥房半步。

雖然生米已煮成了熟飯，但杜婆絕不讓女兒嫁給窮小子黃平。她立刻到處去尋訪沒掛牌的黑市醫生，企圖把女兒肚內的「孽種」打掉。但是，由於孩子太大了，沒人敢冒這個險。

無奈，杜婆只得讓這個「孽種」到人間來。她把女兒關在臥室裡，却對人說，是到外埠工作去了。從此，家裡便沒安寧的日子，一回到家，就指東罵西，輸了錢更兇呢！

可是，近來杜婆却笑口常開，對女兒少娟也作了一百八十度的改變，經常給她進補，叫她好好保養肚內的娃娃，再不咒他「孽種」了。初時家人大為疑惑，後來少娟的嫂子何蓮妹乘杜婆高興的時節，探出些許口風。

原來杜婆多次去找黃平，向他請般恐嚇，要他賠償損失，否則她將採取最毒辣的手段對付他，當時她請了兩個打手同去，以示她的話不虛。

黃平並非容易被嚇倒的青年。他很愛少娟，多少聽到目前她的痛苦與殘酷的折磨，萬分內疚。他也深知，少娟雖然很愛他，但如果逼她在母親跟愛人之間作抉擇的話，她會忍痛捨掉愛人的。他非常瞭解她的為人。他曉得，如果他不答應杜婆的要求，他的安全受到威脅還在其次，少娟定然更苦。爲了少娟，爲了少娟肚裡的小生命，黃平最後忍痛及委曲地答應了：

（一）賠償損失兩千元；（二）斷絕與少娟來往。

杜婆得了錢，又把眼中釘黃平拔掉，一切如願以償，成天笑逐顏開，不復詛咒女兒肚裡的「孽種」了，只是仍不許女兒離開臥房。她除了購置了兩副金手鐲戴在手上外，賭得更豪，更夜，笑得更響亮啦！

杜婆的兒子在外坡工作，一年只回家幾趟。家裡的事，知道得不多。母親的一切行爲，也不敢多言。

今兒已是晚間十時許，媳婦早陪着兩個孩子安寐了；少娟的房門緊閉，燈也熄了，沒一點聲息，似也墮入夢鄉。

夜一片謐靜，間或傳來汽車在狂馳的馬達聲！

亞答屋子的小廳神龕前，有個小老婦人在暗澹的燈光下，點燃了幾支香，插在枱子上，把剩的兩支捏在手裡，似十分虔誠地向觀音菩薩拜了幾拜，閉着眼唸唸有詞，末後幾句較爲清晰可聞：

「……………大慈大悲的觀音菩薩在上，可憐我寡婦婆苦了大半輩子……………現在，我那衰女兒又給魔鬼迷了心竅，愛上了那窮小子，弄出個孽種，見不得人……………唉……………事已至此，爲娘的也無可如何……………嗯……………現在，祈求大慈大悲的菩薩保佑，嗯……………給我女兒生個白白胖胖的男孩……………嗯，一定要男孩……………」

杜婆雙膝跪下，拜了幾拜，然後將手上的香支插在神案上，又燒了好幾張銀寶紙，才端起小油燈進臥室去。

杜婆在深夜裡如此燒香祈禱，已經是好幾晚啦，家裡人一直不會留意。

杜婆進了臥房，把油燈攔在小几上，又把油心轉長些，使臥室頓時光亮了許多。她並沒即刻上床，却在几旁的椅子上坐下。如今可以極明晰地瞧清她是個怎樣容貌的婦人——頭髮花白，臉龐稍尖，圓鼻，眼珠很大，不過却失去光采。很顯明的，那是由於熬夜所致。她中等身材，雖則歲月催人，然而多少仍可以找到昔日的風韻。

她痴痴地瞪着燈光，每當燈光幌動，那光影即出現一個白白胖胖的娃娃，向她張開殷紅的咀兒笑笑……。

杜婆瞧着，不由自主地雙手合十，向着幻影喃喃語：「多謝大慈大悲的觀音菩薩……」杜婆近日的態度突變，每夜都燒香拜佛，祈求女兒生個男孩，終被家人發現，大家都很疑惑，又沒敢向她詢問，惟有在心裡納悶。

原來杜婆最近找到了一對結婚多年，膝下猶虛的中年婦人，家境不壞，是做生意的。由一親戚介紹，杜婆多次上門接洽，該對夫婦本有意收養個孩子，經杜婆三吋不爛之舌極力推薦，那對夫婦同意收養杜婆的「外孫」，但言明要男的，價錢不計，只要他們認為滿意。

此後，杜婆每夜必焚香膜拜，禱告一番，但她的意圖却絕對保守秘密，即使是女兒也瞞着。

她呆坐了一會兒，就上床就寢。可是，今兒似乎格外興奮，老不能入睡，一閉上眼睛，

即在眼簾浮泛着一張張白胖胖娃娃的臉兒，繼之，是一疊疊紅的，藍的，綠的鈔票向她壓下……。

(三)

雲少娟關在臥房裡足足有半年，生了一個雖則不很白胖，但却十分惹人愛的男嬰。由於母親的細心照料，嬰兒大得很快。昨日就是孩子的彌月。

孩子生下來啦，杜婆覺得女兒可以露面了，於是找機會宣佈女兒少娟自小州府回來，附近的人們那個不知道那是騙人的鬼話，「天機」早就洩漏了，只是杜婆自個以為沒人知道。今天早上，雲少娟如從監牢裡被釋放的犯人，自由地曬着陽光，呼吸着空氣。她一早上巴剎去了。

將近晌午時分，雲少娟帶着沉重與失望的心回到家裡，逕自入臥室，把皮包扔到床上，忙去看她的孩子。嬰孩是睡在吊着的「紗籠」裡。雲少娟輕輕地掀開「紗籠」，只見那酷似黃平的嬰孩睡得正甜。她瞧着瞧着，不覺悲從中來，淚水漱漱滴下，正滴在嬰孩紅潤的臉兒上，嬰孩微微地震動了一下。少娟忙用手帕把淚水揩去，忍不住地自語：

「可憐的孩子呵……無論怎樣苦，媽一定要把你撫養長大……。」

接着，少娟和衣伏在床上，抽泣不已！

「娟妹，你怎麼啦？」何蓮妹進房來，眉頭緊鎖，不住地歎息，輕輕地喚着。

小娟翻轉身子，滿臉淚痕地望着嫂子，哽聲說：

「嫂子，媽……她太不應該了……。」

「噢，你都知道了？」何蓮妹難過地說：「唉……媽……她真是的！」

「你也知道了？爲什麼不早告訴我？」小娟爬了起來，雙手緊抓住嫂子，瞪着大眼珠，

急切地問。

「娟妹，你冷靜一點！我也是剛才知道的！」

「噢，剛才？誰告訴你的？」小娟睜大眼珠，狐疑地問。

「沒誰告訴我，是我親眼看見，親耳聽見的事，恐怕媽還要瞞着你呢！」

「你看見他？」小娟神經質地搖撼着嫂子的雙臂，緊張地嚷着。

「誰？」

「黃平！」

「沒有呀！」

「噢……。」小娟鬆開嫂子倒在床上，閉上眼睛，在她蒼白的臉上淚珠在爬着爬着！何蓮妹現在才醒悟，先前她關心的是另一回事。她抑不住在歎息着，幌幌頭，慈祥地問

「娟妹，你還在想黃平？」

少娟睜開模糊的淚眼，慘然地注視着坐在身邊的嫂子——唯一同情與關心她的親人，痛苦地應：

「叫我怎麼忘得了？嫂子，你說，我……唉……。」

「你找過他？」嫂子問。

「找過了！」

「他怎樣？」

少娟用手揉着淚眼，極難過與失望地說：

「幾個月前，他離開了工廠，走了！」

「上那兒？」

「不知道！根據工友們說，大概是到別的州府去啦！」少娟把散髮一甩，唇皮一咬，憤

憤地說：「真沒想到會有這樣的事！天呀，可憐的阿平！」

「他怎樣了？」何蓮妹給少娟愈弄愈胡塗了。

「嫂子，你知道媽怎樣對付黃平麼？」



「我怎會知道！」

「哼，沒想到竟會用最卑鄙的手段要脅黃平，要他賠兩千塊錢並和我斷絕來往，否則……」少娟緊抓着胸口，喘息了一會，繼續說：「否則，她要用流氓來對付他！」

「黃平答應了？」

「都答應了！」

「他有這麼多錢麼？」

「唉，據說他把父親遺下的兩依格老膠園賣了，辭了工，悄悄地走了！」

「就這樣懦弱？」何蓮妹不平地說：「他爲什麼不告訴你一聲？」

「唉……我並不怪他，相信他一定另有苦衷的，相信他全是爲了我才出此下策的，其實懦弱的不是他，是我！」

「唉……。」何蓮妹突然想起進房來看小姑的真正用意，一把拉起少娟，輕喊着：

「娟妹！」

少娟給她嚇了一跳，急問：

「什麼事這麼緊張？嫂子！」

「娟妹，剛才你出去後不久，媽常了一對夫婦來看娃娃。」

「這是什麼意思？」少娟急促地追問。

何蓮妹盯着正甜睡中的嬰孩，長長地歎了口氣，難過地沉聲說：

「我看媽的舉動有些鬼祟，就在房外偷聽了一會兒。唉，豈料媽要把娃娃……。」

「把娃娃怎樣？」

「賣掉！」

「賣掉？不……不不不！」少娟瘋狂地緊捏着嫂子的膀子，渾身顫抖，氣喘吁吁地哀喊着。

何蓮妹瞧少娟痛苦與歇斯底里的可憐情狀，不禁心酸淚落，不知如何勸解，弄得手足無措，只說：

「娟妹，娟妹，冷靜點，冷靜點吧！」

少娟哇地一聲，伏在嫂子的肩膀上，像受委曲的孩子似的。

「哼，你們這是幹什麼？」杜婆扳着黑臉，極不高興地高聲說。她是什麼時候進來的，誰也沒有注意。

驀地聽到杜婆那沙中帶尖的喊聲，姑嫂倆的身子不由自主地微微一震，急忙分開。何蓮妹忙揩去臉上的淚痕，站了起來，惶恐地說：

「媽，你回來啦！」

杜婆橫掃媳婦一眼，旋又睥睨一會女兒，冷冷地說：

「你們哭什麼？我還沒有死呀！」

雲少娟與嫂子一時楞在那兒，無言以對。

杜婆的臉一拉，呈現着一股殺氣，白媳婦一眼，尖聲說：

「你還死獸在這做什麼？阿拉仔醒啦！」

經杜婆一說，何蓮妹才醒悟過來，垂着頭急步跨出臥室。

何蓮妹離開房後，杜婆掀開「紗籠」，瞧了一回嬰孩，忽見她臉上的烏雲盡散，轉身跑到女兒的床沿，坐了下去。

少娟躺在床上，雙眼發直，呆呆地瞪着帳頂，似乎沒瞧見母親坐在她的身畔。

杜婆輕歎一聲，幌幌頭，口氣極和祥地低聲說：

「阿娟，你怎麼啦？好端端的哭什麼？準是又忘不了那臭小子。你找過他啦？傻孩子，這種男人也值得你愛？我勸你千萬回啦！哼，最近我聽人說，那沒天良的臭小子在小州府跟一個有錢的寡婦同居……。」

少娟突地坐了起來，一把抓住母親，激動地顫聲說：

「媽，你不能老侮辱黃平！現在我都明白啦，一切好事都是你幹的！好，過去的事我不再追究了。媽，你爲什麼這麼狠心，要把我的孩子賣掉？你……你說！」

「誰說的？」

「媽，你先告訴我，這可是真的？」

杜婆沒即刻答覆女兒的話，沉思了片刻，臉色漸漸由鐵青而烏黑，眼珠轉了幾轉，只見她一咬唇皮，微微點頭，氣虎虎地說：

「哦，原來是你那臭貨嫂子乘我不在家在你面前搬弄是非！哼！老娘不能放過她！」

杜婆雙手一按床沿欲起身找媳婦算賬去，却給女兒牢牢地拉住，懇求着：

「媽，媽……你不要冤枉嫂子，不是她說的，不是她說的！」

「哼，你們都是一窩貨！」杜婆無可奈何地重又坐下，暗忖：「這宗買賣已經成交，實價一千元，絕不能給她們破壞，我一定要瞞着阿娟。」

想着那即將到手的一千元，杜婆心頭又樂滋滋的，方才那股殺氣不復存在，微笑着替女兒拭着淚水，和藹地安慰着說：

「傻孩子，別聽信謠言，好好地調養身子吧！怎麼媽的話也不信？你看媽是這樣的人麼

少娟將信將疑地向母親凝視了好一會，心想：

「自己自幼敬愛與信賴的母親，大概不至於一而再地對女兒這麼狠心吧？也許是嫂子聽錯了！」

她再也壓抑不住心頭累積多時的悶氣與痛苦，投入母親的懷抱，抽泣不已。過了一陣，她仍不十分放心地哽聲說：

「媽，你不要騙我哦……」

「傻孩子，媽怎麼會騙你呢？別多心啦！」

杜婆撫摸着女兒的散髮，隨口應着，但眼睛却一直盯着甜睡在「紗籠」裡的嬰孩，腦海裡浮現出一疊疊殷紅紅的鈔票……。

(四)

時序已是雨季。

這幾天來整日陰雨綿綿！

這會子，已是早上十點多啦，而屋子裡一片昏黯，悶得人發慌。

雲少娟躲在臥房裡，實在受不了，於是，把唯一的窗推開，一陣微風夾着雨絲射了進來，正打在少娟的臉上，叫她不禁打個寒戰，接着連連打噴嚏。但，她並沒有離開窗口，雙目

直凝視着馳騁的烏雲，腦袋如一張白紙，空空洞洞，木偶似的。

不知過了多少時候，她那單薄瘦弱的身子，經受不起寒風及雨水的襲擊，不斷打噴嚏，而且鼻涕長流，眼珠也紅了，顯然是傷風了。無奈，她移步回到床鋪坐下，只一抬頭，目光即又觸到室中央懸掛着的「沙籠」，空蕩蕩的，心坎一陣陣刺痛。她用手揉着胸口，喘息着，咬牙切齒地自語：

「媽，你太狠心啦！爲了錢，什麼事都幹了出來……你，快還……我孩子……。」

是的，就在前天，當少娟外出時，杜婆偷偷地把「外孫」抱走，無疑的，給賣掉了！少娟回來後，死去活來地跟她鬧。她却口口聲聲說，是爲女兒好，不然留着「孽種」怎麼還能嫁得出去？末了，她怕女兒老纏着她鬧，索性到「死黨」那兒爛賭兩晝夜，至今尚未回來。

雲少娟由於悲傷與氣憤過度，幾天來茶飯不思，成日裡瘋瘋顛顛地喃喃自語，真把嫂子嚇壞啦，苦口婆心地含淚勸解。

今天，瞧她的情形好多了，何蓮妹才敢離家上巴利買菜。杜婆本是當家的，兩天不回來，家裡的伙食都缺了。

想着想着這些時候來的遭遇，少娟又浴在淚水中，對過去敬愛的母親的形象，起了根本

的改變，這真是叫她痛心欲絕的事。

「娟妹，娟妹！」何蓮妹喊着直撞進少娟的臥室。

少娟聞聲急爬將起來，瞪大眼珠，驚訝地問：

「嫂子，什麼事呀？這麼緊張？」

「咯，信！」何蓮妹打懷中取出一封信，遞了過去。

「信？誰的？」

「黃平的！」

「黃平的？」少娟接過信，雙手不住地在顫抖，注視着信面的字跡，並沒拆開，惟見她胸脯起伏，良久良久，才補上一句：「嫂子，誰交給你的？」

「是你們工廠的一位工友。我忘記了他的名字。剛才我在路口遇見他。他原是上我們這兒來送信的。她只說，是黃平給你的信！」何蓮妹瞧着少娟激動的情緒，不知是喜是悲，搖搖頭說：「娟妹，拆開來瞧瞧吧！」

「哦，是的！」少娟才醒悟了過來，顫抖的雙手好不容易才把信封撕開，抽出一張過去慣用的淺藍的信箋。她的心跳得很厲害，在眼簾跳躍着，稍潦草，熟習的筆跡——

「娟：

我們沒有見面及斷絕音訊不覺已九個多月了，你近來好麼？萬分懸念！

我曾不知寫過多少封信，但都沒有投寄；在我未離開古晉市前，在那段日子裡，不知有多少個夜晚，我揣着沉痛與絕望的心，在你臥室窗外不遠的大馬路上徘徊到沉夜！我隱隱望見帘子背後你的影兒。那當子，我真想衝過去，高聲呼喚你的名字，可是呵，每當我向前跨步，耳畔便响起令堂的聲音，叫我再也不能移步啦！

娟，我知道你是個孝女，決不會拂逆母親的意旨的。由於我的魯莽，給你帶來無限的痛苦，心裡十分不安，真是罪孽深重，絕非金錢所能補償的！

雖然我心底十分明白，你絕非貪富厭貧的女孩子，但，爲了你的未來幸福與目下的難堪處境，我接受了令堂的勸告，離開了你，也許我的做法太懦弱了！

娟，你恨我麼？

我是個舉目無親的流浪漢，天地廣闊，相信還能找到容身之地。我不想告訴你，我現在在那兒。

如今，我決心將所有的時間放在工作上，以沖淡心坎的創傷！可是呵，當我一放下工作，腦海又泛起過去我們相處的美麗日子……

娟，你的平是永遠不會變的！

只要你獲得幸福，我也就快活了！

記得麼？我們常引用某部電影中的一句話，互相勉勵：「命運應該掌握在自己的手上！」

末了，希望這封信能到達你的手！祝

幸福

平上

X月X日

少娟雙眼直瞪在窗外的大路，在蒙蒙的細雨中，似乎黃平就站立在那兒。她的情緒仍是那麼激動，雙手不住地捏着搓着，把信箋搓成一團都不自覺，眼睛已沒了淚水，只見射出炯炯似能灼人的光芒，許久許久，才幽幽地一歎，自語：

「平，你太苦啦，我不怪你！都是我母親不好，她對不起你，更害了她的女兒……。是的，應該把命運掌握在自己的手上！」

當少娟閱信的時節，何蓮妹出去看孩子，今兒才回轉來，見少娟喃喃自語，很是駭然，忙過去問道：

「娟妹，你在說什麼？」

「沒什麼，好嫂子！」少娟平靜地回過頭來，緩聲說。

何蓮妹瞧少娟不再哭泣，心裡稍寬慰，高興地拉着她，鼓舞着說：

「娟妹，你應該堅強起來，瞧，陰雨快晴啦，到外面去呼吸自由的空氣吧！黃平是個好青年，我猜他在信中不會給你說洩氣話的！」

「是的，我應該衝出沉悶的牢籠，去呼吸自由的空氣！」

……

(五)

「娟妹，一切準備妥當了麼？」何蓮妹披着睡衣，揉着紅腫的眼睛進來。瞧樣子，她準是哭過或熬夜來的。

坐在小油燈前沉思的少娟，聽到嫂子的聲音，迅速轉過頭子，低聲應：

「都準備好啦！現在幾點？」

「五點啦！」

喔喔……，雞啼報曉聲不絕！

何蓮妹挨着床沿坐下，關切地問：

「你一夜沒睡？」

「沒有！」少娟在暗澹的燈光照耀下，發現嫂子紅腫的眼睛，難過地說：「好嫂子，你哭過啦？你一直勸我……反而自己忍受不住……。」

「唉，娟妹，要不是媽逼你嫁給那老頭子做填房，我實在捨不得你離開！」

「好嫂子，這許多時候來，你一直關心我，同情我，安慰我！唉，曾經有一度，我真不想活下去。你雖然沒直接鼓勵我離開家，但，當我接到阿平的信那天，你說過：到外面去呼吸自由的空氣，這提醒了我，作爲新時代的女性，我爲什麼這麼腐迂，把自己關在十八世紀的牢籠裡，葬送自己的幸福與自由，任由媽擺佈，媽變得太可怕了，爲了錢，滿腦袋都是骯髒的念頭！她苦了大半輩子，把我們撫養成成人，我是永遠不會忘記的，我並不恨她，只覺她太令人痛心，也十分可憐！」

何蓮妹並沒有答話，默默地在拭淚。

沉默了片刻，少娟接着說：

「我這次出走，希望能給媽一個大刺激！嗯，應該是打擊，使她反省自己的作爲，即使最聽話孝順的女兒，也會有叛逆她的一天！」

雞鳴四起，鵲兒高唱晨光曲，東方已是一片殷紅！

「哦，天亮了，我該走啦！媽昨夜沒回來，待會可能回來！」少娟跑到窗前遠眺了一會

，然後準備把攔在床上的小籐箱拉出來。

何蓮妹站起身，眼淚汪汪地瞧着小姑，咀巴一直在蠕動，可又說不上話。

少娟右手提起籐箱，左手拉着嫂孃，強忍着奪眶欲出的淚水，緩聲說：

「嫂孃，我這一走，不知何年何月才能相見了，哥哥回來時，請你給我解釋解釋。他是個明事理的人，相信不會太責備我的。這個家全仗你頂啦！我所擔心的是，媽會責怪你沒把我看住……。」

「娟妹，你儘管放心好啦！家裡的一切，我自會好好料理。我頂不放心的，你不會離過家，在外面沒人照應！況且……」唉，你一直沒把去處告訴我。黃平也真糊塗，信上沒留下地址。」何蓮妹揩着淚，不安地說。

「好嫂孃，你一切放心好啦！阿平說得對，天地之大，何處不是容身之地？我這一走，並不一定去找阿平。我要憑一雙手生活下去！」雲少娟抬頭望見東方已發黃，心裡一急，道：

「天亮啦，我該走啦！」

「等一等！」何蓮妹喊住已起步的小姑。

「什麼事？嫂孃！」少娟一驚，回轉頭來。

只見何蓮妹打睡衣裡袋掏出一個紅色的塑膠小盒子，送到少娟的面前，懇切地說：

「娟妹，你嫂子不能幫你什麼忙，心裡很難過，你在外頭需要錢用，我知道你的身上沒什麼錢。這個你請收下，多少可以解解急用！」

「不，不不！嫂子，我不能收，那是你僅有的首飾。你的好意，我永遠不會忘記！」少娟無論如何都不肯收下，急得何蓮妹直跺腳！

「娟妹，你一定得收下，不然，我不放你走！」何蓮妹緊緊拉住少娟，臉色嚴肅，口脛堅決。

少娟心裡萬分感激嫂子對自己的關心與愛護。她很了解嫂子的性格及爲人——有捨己爲人的正義精神，樂於助人，當她決定做的事，很難改變原意的！

「謝謝你！」少娟終於收下了。

何蓮妹的臉龐，立即泛起喜悅的光彩！

「我走啦，好嫂子，多多保重！」

「娟妹，你要珍重，希望你常來信！」何蓮妹哽聲叮嚀着。

「我會的！再見！」少娟撇開嫂子的視線，提起藤箱，邁開大步，向着黃燦燦的朝陽照耀着的大路跑去。在人潮車流的喧鬧聲中，她背後仍隱隱傳來嫂子親切的囑咐聲……。

阿牛嫂

又是一個彩霞濃染天際的黃昏，我似個浪迹天涯的遊子，終於回到了溫暖的老家。

跟往常一樣，我照例坐在門前的矮檯子上，背靠着柱子，伸直雙腿，鬆開全身筋骨，閉上眼睛，作飯前一刻兒的休息。

鵲兒在樹梢晚唱。

孩兒們在門前曠地嬉戲、歡笑。

這，該是我一天辛勞之後，唯一能享受到人間音樂，心頭甜滋滋地，不禁想起魯迅先生的不朽名句：「俯首甘爲孺子牛。」

這句詩似非真正指父母愛子女而言，但用在父母對子女的疼愛之心亦無不當。作爲三個孩子的父親的我，却深深地體會到此詩的真意。

正當我沉醉在天真、活潑孩子們的歡笑聲中，驀地裡，我家的阿黃高聲狂吠。狗吠聲，並沒有驚破我的遐思。

我，仍閉着眼睛。因爲我心裡明白，這個時刻，狗兒所吠的是何人。

聽聽，由遠而近，似有節奏的膠靴步行聲，輕輕地敲着我的耳鼓。

「叔姆！」

「叔姆！」

我的兩個小兒子，齊聲呼喚着。

「小弟弟，真乖喲，吃晚飯了麼？」婦人親切、和藹的聲音。

「還沒呢，叔姆。」是我兩歲小兒嬌嫩的聲音。

「真乖真乖！」

我緩緩睜開眼睛，向聲音的來處一瞥，却見那婦人正俯身輕撫小兒的頭，一派慈祥，並沒注意我坐在不遠處。我不想驚擾她，故沒跟她招呼。

當她抬起頭，準備離去時，才側頭望向我家，恰好我太太打屋子裡出來，她們即親熱地招呼着。

她們寒暄了一陣子，那婦人才驚覺地說：

「噢，日頭落光啦，我得趕回家去煮飯！我走啦，先生娘。」

「小德，跟叔姆說再見！」太太吩咐着。

「叔姆，再見！」小兒甜甜地喚着。

「哦，乖乖，再見，再見！」婦人揮揮手，笑盈盈地邁步離去。

忽而小兒有所發現地奔到我跟前，高聲喊着：

「爸爸，叔姆穿媽媽的衫！你看你看！」

婦人聞聲轉過頭，向我這邊望來，臉上泛着十分自然與開朗的微笑。

這，可把我弄窘了，感到尷尬異常，天真無邪的小兒，口無遮攔，有失禮貌。

不錯，那婦人身上穿的那件半新舊的花衫，的確是我太太昨天送給她的。當時我不在家，自然不曉得這回事，是後來太太告訴我的。

的確，我也瞧見的，她上工時所穿的衣服頗襤褸。我太太極了解她的境況，懷着「助人爲快樂之本」之心，將一些不很合穿的衣服送給她。據太太說，她當時幾是感激涕零哩！豈料無知的毛小兒，竟天真地當面揭穿這事，怎不叫人難堪？

我深怕那婦人難爲情，即瞪眼嚴斥：

「別胡說，沒規矩！」

「是真的，爸爸！」小兒眨着眼珠子，啾着小嘴兒分辯。

我正想開口再斥，却見那婦人跑得老遠了，聽小兒那麼說，毫不介意地又翻轉頭來，和祥地望着小兒微笑，且點點頭。

我窘在那兒，凝望着她的背影，對她那大方、爽直的氣度，不禁泛起崇敬之心。

是的，她是個值得人們頌揚的女性——一位偉大的母親。

這個婦人，是跟我們住在同一個村子，距離我家大約半哩之遙。她出門工作，必經過我家。

她叫甚麼名？我不曉得，只知大家管叫她阿牛嫂，這是由於她的丈夫叫阿牛的緣故。

阿牛嫂是個三十開外年紀的少婦，十多年前由媒婆介紹，從小州府嫁到我們的村子來。她的模樣兒頗清秀，個子結實；而阿牛大頭方臉，四肢粗短，細眼塌鼻，真個牛一隻，多嘴的村人，閒聊時，常以惋惜的口吻說：

「阿牛仔是個大渾人，娶個俏老婆，簡直是鮮花插在牛糞上！」

不錯，阿牛仔是有點渾，傻里傻氣。不過，這只是憑他的外表及他有點口吃而判斷的。他在市上擺冰水攤，生意倒不錯，一家子的生活可也舒舒服服的。

據傳，當阿牛嫂生下第四個孩子後，阿牛經常一個月沒回家幾趟。阿牛嫂不疑有他，以爲丈夫生意忙，自個兒帶着四個孩子，住一間簡陋小亞答屋子，守着兩英畝老膠園，種些蔬菜，還飼些牲畜，真個忙得團團轉，實在沒多少時間去多想其他的事兒。

阿牛原是在市上租個小房間住宿的。他往昔隔天便回家一趟，我經常早上上班時，在路

上碰着他，每見他的腳車頭掛着個大籐籃，盛着不少菜。遠遠地，他即舉手跟我打招呼。

我每遇見阿牛，不禁心忖：

「阿牛雖然些渾，但却很愛家！」

當阿牛在外邊有不檢行爲，傳到阿牛嫂之耳時，她仍不肯相信。她覺得那可能是外人的戲言。她還向人辯道：

「阿牛這麼個渾人，也會作這等事？八成是好事之徒造的謠！」

誰料人性善變，易受社會環境的影響。看來似渾的阿牛，在都市混久了，居然也學「聰明」了。聽說，他後來索性不回家，而且連家用都不給。阿牛嫂這才又急又氣地牽男帶女的下埠尋夫去。

丈夫是找到了，一點兒沒錯，阿牛跟一個寡婦鬼混，不，已經同居。

阿牛嫂再好的脾氣也按捺不住，跟丈夫大鬧了一場。

阿牛不但不同心轉意，反而兇霸霸地指着妻子挺突的肚皮哮喘着，硬說那不是他的骨肉，給他戴綠帽，他所以不回家，就是怕村人恥笑。

當然，大家心知肚明，阿牛嫂絕對沒幹對不起丈夫的事，那只不過是阿牛蠻橫的藉口。阿牛嫂真個爲之氣結，欲投河自盡，好在爲人勸阻。

這一關，那黑心絕腸的阿牛，給蕩寡婦纏昏了，壓根兒把妻兒摔啦。幾年來，村子裡再也見不到他的踪影。

沒了依靠，阿牛嫂領着一大群毛孩子，一直在飢餓線上掙扎。不是鄰人瞧她可憐，時時借米借油給她，確有斷炊之虞。

記得阿牛嫂生下第五個孩子時，鄰人深爲她一家的生活耽憂，大都勸她把孩子送給人家。可是，她拭乾眼淚，毅然拒絕這個善意的勸告，並堅決表示：無論多苦，她一定要把孩子撫養長大，絕不送人。

鄰人深爲她那偉大的母愛所感動，不再勉強她，惟盡可能給她援手。

阿牛嫂爲了養活這群孩子，忍痛叫她才十歲，正在唸小學的大兒子退學，留在家裡照顧弟妹，自己出外替人家做短工——鋤地、砍芭、挑泥……。

她工作勤奮，待人誠懇，極獲僱主的歡心。因此，村子裡的人家一有零活，都請她做。她一個月裡沒幾天是空的，一家子的生活總算解決了。

不久，阿牛嫂的大名不脛而走，成了村子裡聞名的「勞動英雄」，大家口裡頌揚的偉大母親。

她——阿牛嫂，失掉依靠的初期，因精神，肉體的過度受折磨，煎熬得又黑又瘦，小老

太婆似的，情況叫人嘆息。

今兒，她咬緊牙關，靠着自己的雙手，養活一家六口，贏得村人的敬佩。她加強了信心，不再愁眉苦臉，時可聽到她爽朗的笑聲。她的身子比過去更結實，只是較黝黑些。

她每天穿長統膠靴步行去上工，那有節奏的穩健步聲，老遠就傳來。所以，我一聽那熟悉的腳步聲，卽知是她——阿牛嫂。

我，一個大男人，啃了十幾年書本，有一份安定的職業，維持一家子的生活，都極感吃力，有時不免暗自叫苦。可是，每當我聽到阿牛嫂那沉着、有力的步聲：瞧她挺直腰板，在烈日下洒血汗，勤奮地勞動，爭取那一點菲薄的酬報，猶未喊苦，倍覺慚愧。

是的，阿牛嫂是一位熱愛生活的人，一位偉大的母親。

（一九七一年十月十六日）

明天

(一)

黃泥崗子斜坡上的茅草叢，好像是經過什麼傢伙多次的輾壓，一大片一大片的倒貼伏向地面；崗子周圍的樹木，尤其是橡膠樹及一些生果樹——紅毛丹、芒果、楊桃……折了不少枝杆，有的竟連根拔起，歪歪斜斜的橫臥在地上。橡膠樹新折的枝幹，滲出白白的液汁，混和着身上的水濕，不住地在流着、淌着！

呵，瞧着這種淒涼的景色，無疑的，這個和平、謐靜的山村，又一次遭到了一場恐怖暴風雨的浩劫與摧殘！

崗子對面的另一個小山坡的腰間，有一座三塊亞答大的亞答屋子，屋頂上跟「飛頭」上，有幾張亞答被暴風掀了起來，屋前那棵枝葉長得非常茂密的紅毛丹樹，歪倒在那兒，連土翻起的頭根，鬚華華地正向着屋子的正門。這會，雖是雨後初晴，但是太陽已不再現啦！聽呵，藏在草叢，樹根底下的蟲兒與蹲在水溝邊的青蛙，正以極不調諧的聲調，一起鳴唱着夜的序曲；愈來愈深沉的暮色，帶着幾分邪氣，朦朦朧朧地籠罩着山村底一切。雨後謐靜的山村，確有些兒顯得格外悲涼、可怖……。

亞答屋前正門的門檻上，兀坐着一個中年、體質衰弱的婦人。她不是誰，正是趙直的母親——張大嫂。在這個偏僻的小山村裡，張大嫂是不大被人注意的婦人，有時甚至被人遺忘了。大家只曉得，這個年青時喪偶的寡婦，大半輩子都在過着憂鬱、半隔世的清冷、孤僻的生活。當她的第一個兒子方滿一周歲，而第二個兒子還在腹中的一個可怖的暴風雨之夜，跟她僅生活一年多的丈夫，就因為得了不治之症，遺棄了她與世長辭啦。這個苦命的小寡婦，因有剋夫之嫌，在家人的冷落跟歧視下，忍氣吞聲，將眼淚往肚子裡吞，把寶貴的青春葬送。她唯一的希望，是寄托在下一代的身上，不錯，下一代！

時間、內心痛苦、疾病跟辛勞，把張大嫂折磨成一個小老太婆。她今年才四十六歲，可是，瞧她那張尖尖的、褶皺的蒼白的臉盤與斑白的頭髮，確有五十開外的年紀。

上蒼似乎對苦難的人毫不憐憫，反而把更多苦痛，加在他們的身上。張大嫂的遺腹子產下後，因為大家庭裡太多的活兒她得去幹，婆婆的狠毒，叫她難於忍受，但是她終究是捱着。而這個沒有見過爸爸的孩子，做媽的沒法好好地照料他，加之先天不足，又因後天失調，時常哭上大半天都沒人理，可憐，他才滿半周歲就雙眼都弄瞎啦。

哭，是的，哭又有什麼用？張大嫂的淚水早就流乾啦。想着想着，她牙關一咬，收住了淚，下了決心：把全部心血用來撫養兩個永遠見不到父親，得不到父愛的可憐孩子！

大孩子趙直十二歲那年，他們就分家了。她帶着兩個不大懂事的孩子，分得兩畝半老橡膠園，另搭起一間簡陋的亞答屋子，開始獨自撐家，在生活與疾病的困擾和折磨下掙扎着生活下去，從沒得到伯叔們的任何同情與幫助。

是的，張大嫂的心血沒有白費。她的兩個兒子——大兒趙直，小兒趙仁，現在都已長大成人啦。當然，她的唯一希望是大兒趙直。小兒子呢？雖然身子倒結實，叫她痛心的是，他是個哭成殘廢的人啦。

此刻，已是上燈的時候，但是，張大嫂仍然呆坐在門檻上，好像並沒有覺得夜色已迷朦，二三丈以外的東西，已是沒法辨清了。

奇怪，她很少，不，更確實些說，她簡直不會像今晚那樣癡癡地弓坐在門檻上，整整是大半個時辰啦！在暗澹的暮色中，只要稍爲注意一瞥張大嫂的瘦臉龐，就會發覺她那雙小眼珠在閃着淚光。但是，蒼白得可怕的臉色，却被深沉的暮色所掩蓋。她不住地在吁氣，時而瞪着路上瞧，分明是在等人嘛。

「媽，我點燈啦！」室內小女孩的聲音。

「嗯，點吧！」蒼老、微弱的應聲，帶着點咽啞。

張大嫂直瞪着路的遠端眺望，每過一個人，她都會緊張了起來，忙揩乾淚汁，睜大眼睛

辨認來人是不是她的大兒趙直，好多回了，她都失望了。

她老預感着什麼不幸的事發生，她越想越是迫真。她的心跳躍得吊桶似的，陣陣在隱痛，有如針刺。她糊亂在揣想：

「……怎麼？直兒到這個時候還不回來？難道真個跟阿花又……」

「媽，七點多啦，怎麼大哥還不回來？我們該吃飯啦！」張大嫂的小女兒小清，手捧着一盞小油燈，打廚房出來，把油燈擱置在桌子上，用手揉了揉肚皮，顯得飢餓的神情，啾啾嘴兒，不很高興地說。

沒任何反應。

瞧樣子，張大嫂並沒聽清楚小清在咕嚕些什麼！她常責備小清嘴多，好也說，壞也說。所以，小清說話時，張大嫂多半是「心不在焉」的。何況，這會她的頭腦簡直膨脹得快要爆炸啦。

因為得不到回答，小清的小嘴兒又啾了啾，跑近母親，埋怨地放大了聲音說：

「哼！大哥現在這麼晚啦還不回來，一定又跟阿花姐……」

「什麼？阿清，你，你說什麼？」張大嫂急轉過瘦長的頸子，好像觸電般的一震，急問

「沒……沒什麼！不，不是我自己講的，是阿豬嬸。阿七哥他們講的！」小青從來沒有看見過母親那樣可怕的臉色跟近乎喊叫的驚異的尖聲。她烏烏的眼珠子轉了幾轉，怯怯地說。

「阿清，阿豬嬸他們說你大哥怎樣？」張大嫂逼上一句，可是，她的心在跳，祈望不是叫她更傷心的事情。但是，她明明知道，小青所要說的是怎麼回事。

小青伸了伸舌頭，忸怩了好一會，才小聲地說：

「……他……他們講，大哥跟阿花姐很要好！常常……。」

「夠啦夠啦！去，去吃飯吧！哦，還有，小孩子以後少聽大人講的話！知道嗎？如果你再不聽話，隨便亂講，媽媽會撕破你的嘴巴的！知道嗎？多嘴婆！」張大嫂很生氣地斥責了小女兒一番。雖然她心底明白，小青的話並非捏造，只是讓小孩子都講了，那還像話。其實正因為小青的話更刺痛了她的心。

「是！」小青好像受了極大的委曲地走向廚房，心裡絲毫猜不透，媽媽今天為什麼對她這樣兇，而且媽媽的臉好像有淚水的痕跡，一提到大哥就生氣！她不是最疼大哥的嗎？難道是因為那棵紅毛丹倒了而傷心？懊惱？不懂，一萬個不懂！肚子餓了，吃飯要緊。

想到這，小青跨大了步，入廚房去了。

上邊說過，張大嫂只生了兩個兒子，村子裡的人誰都知道，她的丈夫去世多年啦，怎麼她還有一個僅九歲大的毛女兒呢？難道……不……不……不！

可別弄錯啦，張大嫂的小女兒小清，並不是她生養的，而是她的妹子的。

張小清雖不是趙家的親骨肉，可是張大嫂從不那樣想，一直把她當作親生女兒一樣的撫養與看待，絕無二心。

「唉……真沒想到，阿直會這樣糊塗……。阿花是阿清的親姐姐呀，更糟的是，人家阿花最近訂親了，如果真個鬧出什麼岔子來，那兇暴的賭鬼妹夫不會要阿直的命？哦，還有我那苦命的妹妹！呵呵……天呀，是那生作的孽呀！不，不能，絕對不能讓他們在一塊！可是……呀……如果萬一……呵呵……天呀，我這二十幾年的苦頭是白吃啦……這……這是命嗎？天呀，你怎麼偏偏要折磨我這個僅存一口氣的寡婦……。」張大嫂痛苦地揣想，差些就將號泣起來。

這會子，她灰暗的小眼珠，直直呆呆地死瞪着門前倒臥着的那棵紅毛丹樹，這棵紅毛丹樹，花了許多年的培植工夫才長起來的，看看這兩年會結果啦，可以賣幾個錢，補貼補貼家用。唉，只是一陣暴風雨，就把它毀了，多年的苦心與希望，一霎那間就變成了泡影。瞪着，瞪着，張大痛痛心地，在乾瘦的臉龐上，掛了幾行晶瑩瑩的淚珠。驀地，她覺得好像有一

把利劍直刺入她底胸膛，痛得幾乎要暈厥。是的，難道她的兒子就像這棵紅毛丹樹？呵……不能……不能！

山村在動盪，又呼呼地刮着晚風，蟲兒跟蛙兒提高了嗓子死命地在唱着夜的狂想曲，似乎企圖沖淡與淹沒山村的悲涼和恐怖的氣氛！

(二)

張大嫂昨晚一夜沒睡好，甚至眼睛一直在睜着，而且還淌着眼淚。只在將近天亮時，才迷迷糊糊地睡了一陣子，你想，她身邊雖然有兩個兒子，可是一個是半廢人。現在這個唯一希望寄托的兒子阿直，竟而又撞了禍，要是阿直跟表妹阿花真個有什麼的，叫她如何是好？她感到極痛心又失望啦，大半輩子的苦心即將付諸東流啦。

呵，她真沒料到，她一向毫無疑心阿直跟阿花有什麼表兄妹之外的關係，只道他們是表兄妹，多些在一塊又有什麼呢？儘管阿直昨晚給她解釋，她也不能相信。這是她首回不信任自己的兒子。可知道呵，外面的閒話與謠言實在太多了，連自己的親婆婆和侄子們也是這麼說的，想着想着，她那能入睡？她忽而感到自己的氣也短了許多。

這麼着，她在床上輾轉了一夜。

天將亮啦，張大嫂迷迷糊糊地睡了一會。待她睜開眼睛，金燦燦的陽光打破板縫射了進

來。她一急，爬將起來。

天呀，她剛坐了起來，覺得周身酸軟，四肢發冷，腰酸得厲害，腦袋重甸甸的發脹，有些眩暈。她還是掙扎着爬下床來，扶着床沿，喘喘地呻吟：

「不，不！我不能病，不能……病！」

趙小清這妮子，別瞧她才九歲，却也能幹。她長得也滿清秀的，很勤勞，只有一樣常被媽媽責備：多嘴。她一早就起來煮粥，這是她份內的活兒。

這當兒，小清已經換好了衣服，背了書包，準備上學去。可是，媽媽還沒起來，又不好去打擾她。她雖多嘴却也懂事，知道媽媽昨晚一夜沒睡好，幾次把她給吵醒，這下方睡着。她望了望掛鐘，躊躇了一會，覺得時候着實不早啦，該上學去了，她細眉一搐，正想進臥室去告訴母親，却見母親出了臥房，於是上前去，也沒好好地打量媽媽，急急地說：

「媽，我上學去啦！」

「嗯！」張大嫂隨便應着。忽而她的臉龐一搐，瞪大眼珠，拉着小清急問：「你大哥呢？」

「他一早上工去啦！」小清思索了一下，繼續說：「奇怪，大哥連粥都沒吃就走啦。好像很不快樂，不知道跟什麼人吵了架？我喊他吃粥，他也不理，真奇怪……嗯，是不是阿花

姐……。」

張大嫂一聽到阿花兩字，就好像什麼東西箍入她的心腔，立刻阻止小清的說話，說：

「阿清，你又多嘴啦，老改不了！好，時候不早啦，上學去吧。哦，要是碰見你叔叔，叫他叫你二哥回來，他在那兒幫着鏟椒草已兩天啦！唉，一陣暴風雨，折壞了許多東西！」

「好的！」小青拔開小腿，快捷地趕在一群孩子的背後，上學去啦！

張大嫂糊亂吃了半碗稀粥，蹙眉靜坐了一會，出了一些汗，倒覺得身子鬆了些兒。她向門外的一個小菜園望了一望，却見瓜棚給風刮壞了，並且折了一根柱子。瞧着這，她那還能在家獸得住，管得了身子的不舒服？她恨不得立刻把瓜棚重新搭起來，不然那些剛攀枝的瓜苗定給糟蹋啦！她正想站起來的當兒，眼睛不意地觸到她愛兒——趙直，忘了帶去上工的一把曲尺。她一震，暗忖：

「……怎麼，連尺都沒帶就去上工？今朝沒吃早餐就走？呵……唉，是不是我昨晚責備他太過了？唔，他不會那樣的！嗯，難道……難道他早上不是去上工？這……。」

阿黃跟阿烏狂命地在門外吠着，好像有生人來。張大嫂聽見狗吠得厲害，想起來看看，却又感到雙腿像鉛柱般重，索性還是坐着喊：

「狗，狗，停停！」

兩隻狗兒也真聽話，聽得主人的聲音立刻停止了吠聲，搖着尾巴跑進屋子裡來，躺在張大嫂的椅子下，但是耳朵還是豎起，眼睛直瞪着門口愈來愈近的脚步聲！張大嫂也瞠目以待，屋裡的空氣頓趨緊張。

倏然，一個身子瘦長，眉細眼大，瞧他的臉色，帶有很重的敵意的中年男人，直撞進屋裡來。

「哦，是姨丈，坐，坐，坐！」張大嫂瞧見來人竟是阿花的父親林賭鬼，而且瞧他的氣色很兇，知道事情不好了，準是來找麻煩的。她心撲地一震，彷彿已跌了下來。看他射着兇惡邪光的眼睛老向屋裡打轉，似乎在尋覓什麼東西。她侷促不安地問：「阿姨丈這麼早來，有什麼事嗎？」

林賭鬼好像並沒聽見張大嫂在說什麼。當他望見趙直的車不在家，臉色突然變得更可怕、駭人。他瞪着張大嫂粗聲說：

「阿直呢？」

「他，他上工去啦！找他有事嗎？」張大嫂受人的欺辱已大半輩子啦，性子變得乖順、畏事，從來不跟人家爭吵，情願自己吃點虧，何況現在面前站着的這個來勢兇兇的男人，又是自己的親妹夫呢？她儘量壓低自己的聲調，裝着沒事一般。

「他昨天有沒有回來？」林賭鬼好像拷問犯人似的逼問，臉色很難看。

「有的！不過很晚！他說是在工會開會！」張大嫂溫和地說。

林賭鬼聽得「很晚」兩字，額上即冒出了幾條青筋，眉梢一縮，稍點了點頭，宛如他已經得到了一件事情的結論，繼續他的拷問，而且完全不把跟前這位大姨放在眼裡，不掩飾地顯現了那副無賴的流氓像，說：

「阿花昨晚出去沒回家你知道嗎？」

「怎麼？阿花昨晚沒回來？」張大嫂一楞說：「我……我怎麼知道！她，她上那兒去了？」

「哼，你還裝傻，問你好兒子吧！哼，不會賴錯他的，一定是他幹的好事！」林賭鬼的聲調很粗，而且非常肯定——就好像他平日辨定一張紙牌的數碼一般。

「姨丈，不會吧，我看我阿直……」

沒等張大嫂說完，林賭鬼按捺不住地截斷她的話，盛氣凌人地威嚇着喊着：

「我問你，你趙家究竟知足不知足？不錯，你是阿花她媽的大姐，我應該叫你姐姐，不，也許叫你大姨應該更尊敬你！天公在上，我林家什麼時候欠過你的什麼？就算有時跟阿直借十塊五塊鬆手一下，那只是在我賭輸了的時候借的！可要瞧清楚我姓林的是什麼樣人，何

曾賴過分文賬！這還是你自己去問問兒子吧！不錯，你是大姨，看你可憐，我已經把小清給你了，難道你還不滿足？還要我的阿花給你的兒子做牛馬？哼，難道你們一家子都沒長眼睛瞧瞧他的姨丈是個什麼樣的人？我警告你……」

張大嫂雙手按着胸口，喘着息，顫抖着堵上：

「姨丈……你……你太欺侮人啦！小清是我用兩百塊錢跟你買的，說心底話，我不是非要一個女兒不可，唉……只是我苦命的妹妹知道你硬要賣小清，去還你那冤孽的賭債，執拗不過你，又怕小清落在別人家裡受苦，才求我收下的——這，你要是還有一點良心的話，也該知道，這完全是念着一點血緣呀！你說，你有沒有收我的兩百塊錢？你……你今天却說這樣沒天沒地的話！」

林賭鬼，當然是有正名兒的，但是在這個村子裡，他是個頂瓜瓜好吃懶做，爛賭的傢伙。正因為這樣，人家都叫他賭鬼，連他的家人也如此，日子久啦，再也沒人提他的正名了。一提起林賭鬼，暗子裡是無人不知曉的。她的老婆生育很密，整整生下了一打另一個孩子。大兒子今年已是二十二歲的青年了，第二和第三的兩個女兒，在十七八歲時就嫁了人，今兒都做母親啦。她們的婚事都是林賭鬼作主的。他的老婆——趙直的姨，是個軟弱，可憐的婦人——是林賭鬼的出氣囊，作了賭鬼的廿幾年奴隸。

阿花是老四，最近他又自作主張把她許給S坡一個中年商人做填房。那是他的賭友做的媒。只要有錢，他那還顧得了女兒的未來幸福？他已接了對方一千塊錢的聘金，準備兩個月後把女兒嫁過去。現在算來還有一個月另幾天啦。可是，他却聽說阿花跟表兄趙直常在一塊，似乎有了更密切的關係，這還了得？更叫他冒火的是，最近阿花老違抗他的命令，甚至還敢頂嘴。前幾次攔她幾下還不敢怎樣。昨晚，嚇，就是昨晚，又鬧起來了，他着着實實地給她幾下巴掌，沒想到，萬萬沒想到，她竟敢造反，一走不回來！這明明是阿直慫恿與鼓動才敢這樣大膽！這麼的，林賭鬼暴跳起來，遷怒於趙直，覺得非收拾收拾趙直不可。於是，一早就趕到張大嫂家來找趙直算賬。

現在，人已走啦，而且從一些跡象證明，昨晚很可能他們是在一塊的。他衝天的怒氣還沒洩，又給這老婆子大姨一頓搶白，這明明是在袒護自己的兒子。他可更氣怒啦。

林賭鬼覺得，多囑嚇也不濟事，先給她一點顏色看看倒是真的。

林賭鬼的主意一定，暴漲起額上的粗筋，瘋狗似地瞪着張大嫂大聲地說：

「我警告你，你的不知恥的兒子拐誘我的女兒，人家又是訂了婚的，這個狗膽可夠大，哼！我姓林的，就那麼好惹嗎？你要是……。」

張大嫂心裡充滿着不可名狀的痛苦。她心底在覺得，自己的兒子是不該那樣糊塗的，管

他們年青人那套什麼時髦道理。她認為兒子現在還不是娶親的時候，何況阿花的親妹妹小清已收爲自己的妹妹呢？哦，林賭鬼雖然是個滿不講理的傢伙，但是他的氣憤是有些理由的，只怪自己命苦，生下這麼一個不爭氣的糊塗孩子。想着想着，張大嫂對林賭鬼的怒氣漸漸地消了大半，儘量抑低聲調幾是懇求地哀聲說：

「呵呵……姨丈，都是我那個衰兒子不成話，惹了你生這麼大的氣！唉，我何嘗不氣個半死呢？我……我一定好好地教訓教訓他，唉……」

林賭鬼瞧見張大嫂嘴唇發黑，不斷地哆嗦，臉色是那樣的蒼白，氣在喘，意識到再跟她糾纏下去也沒意思。他臉一沉，帶着恐嚇的口吻說：

「好，大姨，看你可憐，我這次饒了他！看他也沒那個膽！不過，你得記住，這是最後一次了。告訴你，如果真是他把阿花拐走，哼，別怪我無情，我就——」

「呀，你……你想怎樣？」張大嫂顫抖着插上。

「我？哼，我就宰了他！」林賭鬼拳頭一揮，顯出劊子手一般的魔像，頭也沒掉地就踏步向路上走去，儼然是個攝魂的惡魔，在兩隻狗兒的吠聲中消失啦！

「天呀，我爲什麼這樣命苦呀……呀……怎麼……」張大嫂扶着桌邊想站起來，可是呵，忽覺天旋地轉，身子輕飄飄的好像飛上了天空，又好像掉入了萬丈的深淵，一切在動盪，

天翻地覆，跌，跌……。

(三)

山村在沉睡，所有的膠樹一排排，硬梆梆地挺着身子，一動不動，好像是矗立着的僵屍；張大嫂這間陋窄的小亞答屋子，重重地被橡膠樹包圍着。夜間除蟲鳴跟有時夾雜着數聲貓頭鷹的怪叫外，實在是沉寂得可怕，一片陰森森的。

張大嫂打從那天林賭鬼來鬧了一陣子後，你想，像她那樣的身子怎麼受得了，竟而暈了過去。好的在她的小兒阿盲恰巧回來，才把她扶了起來。可憐，却真個病倒啦。她昏昏沉沉地在床上躺着說了幾夜的夢話。這兩天，吃了些藥，總算有了起色，漸漸好起來啦。此刻，她是睡着了。

趙直——一個粗壯的、中等身材的小伙子，瞧他皮膚的黝黑，準是個建築工人無疑。沒錯，市上的許多豪華新穎的大廈，都曾染滴過他的血汗。他讀書的成績不壞，是個用功好學的孩子。可是，十二歲那年，他才唸完高小第二冊，因為分了家，母親又多病，經濟拮据，只好帶淚退學了，在家裡幹着跟他年齡極不相稱的苦活——凌晨帶燈割樹膠，給人做零工……。十六歲那年，他才跟着幾個村子裡的青年伙子一塊到市上去幹建築的苦活，直至今天。

趙直，這個淳厚的小伙子，一生下來就遭受到惡劣環境的折磨，沒有享受過童年美麗的生活。在他童年的記憶中，惟有暗淡，沒有歡笑，更沒有別個孩子所得到的家庭溫暖。這麼的，環境把他造成了沉靜寡言的性格。——可又不是個難以接近的怪孩子，只要你肯接近他，你很快就發覺，他對人是那麼誠摯與親切。他除了工作之外，唯一的嗜好，就是閱讀，尤其是文藝小說。從書本中，他學習了許多東西，擴大了視野，增如了對生活的認識，更有趣的是，他往往墮入作品的世界中，把自己當作小說中的悲劇人物，因而慢慢地被感染成一個多愁善感的青年。

前年給工友介紹入工會後，在各種的活動和友愛中，才漸漸的教趙直活潑了起來，有了青年應有的青春活力，會友們很喜歡他。由於他工作熱誠、負責、肯幫助人，不久就被選為工會的幹事啦。

今兒，確確實實已經是子夜啦，可是，趙直沒點兒睡意，在床上老是翻來覆去，只要他把眼睛一閉，腦袋裡即鑽進許多許多叫他痛苦、膽慄的臉孔。

呵，母親瘦削、蒼白、痛苦的臉龐；最叫他難受的是，阿花印着血痕的臉兒，那明明是被她那沒人性的父親林賭鬼毒摑的！他的胸膛好像要裂開，全身的神經起了痙攣，他不自覺地、痛切地、喘息着，自語：

「……可憐的阿花呵，是我害了你……不，不……但是但是，我那兒錯了？爲什麼每個人都再譏笑我，指責我？這……唉，連我可憐的母親，這……這太不公平了！阿花，你……你在那兒？難道你也在恨我？唉……天呀……工友們也批評我……難道我真個成了個不可饒恕的罪人不成？不，我沒有罪，我沒有罪！天呀，我現在應該怎麼辦？對了，只有高志尙才了解我！我明天一定找他去！明天……。」

趙直才閉上眼睛，眼簾又出現了許多許多可怖的景象，尤其是阿花印着血痕的臉兒。不能睡！他只得輕輕地爬了起來，恐怕吵醒隔房的母親。他沒有點燈，躡着腳摸到窗前，輕輕把窗推開。

呵，山村在沉睡，萬籟無聲！

趙直倚着窗櫺站着，吸了一口寒氣，神志爽了許多。他癡呆地直瞪着膠林底深處，是的，在膠林的另一端，是阿花的家。他傻傻地死瞪着那兒，似乎穿過密茂的膠林子，他清楚瞧見阿花正在床邊偷偷地流淚……呀……不，她已經離開那個冷酷的家啦……呵，她現在在那兒？她……。

陰森森的膠林，死般地沉寂，連先前幾顆在鬼眨眼的小星星，都躲進雲層去啦，似乎對這獸青年絲毫不憐惜……

提起趙直跟表妹阿花的接近，是大半年前的事啦！

誰個不曉得？趙直是個寡言的小伙子，不愛多開口，更不會像一些油滑刁皮伙子，見了女孩子就像蒼蠅嗅到屎似的，老纏着拉三搭四的扯個沒完。阿花雖然是他的表妹，而且常到他家來玩，可是，他們除了碰頭打個招呼外，就沒第二句了。他甚至連正眼瞧表妹一瞧都沒有，表現得是那麼冰冷，宛如一塊木頭。因此，阿花真有點怕見他。

又有誰能了解他呢？難道他就是這麼一個不近人情的怪物嗎？不，絕不是！他一樣有一顆熾熱的心，一顆埋藏在冰窖底下未露氣焰的心。其實是他太自卑了，覺得自己只是個在烈日底下洒臭汗的土夫，而跟自個一塊入學校的高志尙他們都打學校畢業出來，在社會上幹事了！自己呢？唉……

由於自卑感的作祟，一種莫明所以的心理，促使他沒有跟女孩子接近的勇氣。最可笑的，只要女孩子瞧他一眼，他的臉兒即直紅到耳根，小姑娘似的羞澀。當然啦，他是不會有女朋友的啦。

有一回，阿花無意中在趙直的書架上發現一本新出版的短篇小說集。她隨意抽出翻來看了幾頁，覺得很有味兒，決定跟他借來讀。

阿花平日怕見表哥，並不是討厭他，而是他那副道貌岸然的臉孔，叫她生畏，惟有敬而遠之。現在要她開口向他借書，可真叫她爲難。乘他不在家，偷回去看，看完了再放回原位去，不，不能的！如果被她發現了不更糟嗎？躊躇、思索了許久許久，終於，她決定開口向他借。

第二天下午，阿花來時，趙直正好在家。阿花按了按胸口，倒吸了幾口氣，站在趙直的背後，嘴脣動了好一會才打牙縫裡擠出兩個極不自然，却含有幾分嬌嗔的字眼：

「表哥……………」

趙直本來是在全神貫注地閱報，沒注意背後有人。忽然聽得有女孩子的聲音叫他，這幾乎叫他嚇了一跳，忙掉轉勃子，望見表妹阿花笑容可掬地，緋紅着臉兒瞧着他。他的臉一燒，站了起來，非常尷尬地說：

「呵，阿花！」趙直不敢正眼瞧阿花，把視線移向側面。可巧的，那壁上掛着一面小鏡子，阿花的半個臉孔正映在鏡子裡。他臉上又是一陣發燒，但又按捺不住內心不解的奇妙心理。他幾次偷瞧那面鏡子，竟而呆住了——

映在鏡子裡的，是一張挺俊秀的臉孔，水汪汪的大眼眸，嵌在兩片薄薄的、摺成修長雙綫的皮間，射出炯炯的光芒，帶着一種叫人心跳的神秘之色。臉上染着山村勞作兒女常見的

、潤滑的、赤中滲紅的自然色，頭髮很厚，似乎是剛剪的，顯得很短，頸背在衫領上露了半截，衣著非常樸素，完全是山村姑娘的本色。

阿花見表哥傻傻地呆在那兒，心裡猜不透他在想些什麼？瞧他那副模樣，實在有些好笑。

她忍住笑，柔聲說：

「表哥，我想跟你借一本書！」

趙直聽到阿花的聲音，莫明其妙地臉兒一紅，熱辣辣的，忙應：

「呵呵……好的好的，你要那一本？自己選吧。」

趙直雖然沒受過多少教育，但是因為酷愛書本，所以把平日節省下來的一些錢儘花在購買書方面，甚至連衣著費也在節約之列。在他自己釘的一個長方形分兩層的書架上，整齊地排列了各種各類的書籍，尤其是小說，更佔了大半——有長篇巨著，亦有不少的短篇集子。阿花早就看準了自己要借的書插在書架的那個角落，她走到書架前，手一伸，就抽出了昨天自己翻過的那本小說集，她小心地、輕輕地將封面上的塵埃用指尖彈去，旋又走到趙直的跟前，緩聲地說：

「表哥，我就借這一本，看完了就還你。」

「噢！好的好的，我……我白天多在外做工，很少在家，以後你要看什麼書，儘管自己在書架上選吧。」趙直漲紅着臉，不很自然地說，但是非常誠摯，沒半點裝腔作勢。

阿花此刻覺得她表哥趙直倒是個熱心腸的青年，並不像他平時擺得那個嚴肅像，叫人不敢接近。她自知自己受的教育不比他多，而且書本更不必提啦。她驟然想，目下能幫助她學習的，除了他，那還能找到第二人？自己的境況更糟多了，那來的錢去買書讀呢？瞧着趙直那副敦厚與誠懇的表情，阿花心裡既感激又尊敬。

她雖則覺得，自己的臉龐微微在發熱，可是她儘量表現得大方一些，說：

「謝謝你，表哥！嗯……我的程度很低，以後還得請你多多指教哩！」

「阿花，你……你太客氣啦！其實我懂得些什麼？哦，是的，我們也不必灰心氣餒，只要肯學，一定會有進步的！就說我自己吧，因為常常跟高志尙在一塊！你認識嗎？那個在S校教書的，高個子的，就是他時常鼓勵我，叫我拿出勇氣跟信心來，自學是很重要的。他介紹了很多好書給我讀！就這樣，我書讀多了，就自然而然的跟書本交上了好朋友，從書本上，我學得了不少有用的東西。呵，阿花，說指教嘛倒不敢當，如果你在書本上有了什麼疑問，不妨提出來大家研究、討論、互相學習……」趙直突然想起，這會為什麼會一口氣談了那麼許多話？而且是在表妹的面前，不覺臉一紅，忙說：「呵呵……我……我太囉嗦啦，講了

許多廢話，別……別見笑……。」

「不，表哥，你講得很對，一點都不是廢話，相反的，對我來說，已經得了不少益處，我就愛聽你講這些話。」阿花不假思索地，內心話衝口而出，尤其是最末一句，講後才叫自己臉燒。

趙直與阿花就這樣漸漸的越談越多，由書本談到生活的各種問題，很是相投。談着談着，他們好似久別重逢的老友，有滿肚子的話要傾吐出來，竟忘了究竟他們已聊了多少時候。一陣狗兒迎接主人的歡樂聲，才驚動了他們的談話。阿花側頭伸頸向窗外一望，臉上有些吃驚地倏然站了起來，對趙直說：

「噢，不早啦，小清放學回家啦！我真胡塗，耽擱了你許多時候。我該回家了，現在是餵豬的時候啦。」

趙直也跟着站了起來，送阿花到門邊。他已消失了不少拘謹與羞澀之態，溫和地說：

「不送了，有空過來玩呀！要看的書自己儘管去拿好了。」

「好的，謝謝你，再見。」阿花對着趙直嫣然地一笑，含情脈脈地揮了揮手，去了。

趙直傻傻地兀站在那兒，老望着阿花迅速地幌動的背影，直到阿花拐了一個彎，消失在膠叢中。

呵，趙直搬動有些麻痺的雙腿，垂着頭，癡癡地在想着些什麼！竟而踩到狗兒的尾巴都不曉得。小黃狗一痛，「央央」地高叫了幾聲。趙直一驚，忙把腳板抽開，瞧着小黃狗疼痛的樣子與明明是故意提高嗓門的叫聲，他傻傻地一笑，搖搖頭，自語：

「真是傻瓜！怎麼會昏了腦袋！這……。」

(五)

連趙直自己也不理解，一種古怪的心理，打從阿花來借書那天起，他那寧靜的心緒却掀起了微波！慢慢地在衝擊着他的心坎。他原先對女孩子不大感興趣的，可是這回，不知怎地，阿花的一切舉止笑貌，不時在他的腦子裡打轉、顯現。

已經過去一禮拜啦，還不見阿花來還書，趙直暗自着急；並且不時在自責，爲什麼那樣容易動感情？

只管自己在罵自己，可是呵，一種不可抑制的感情衝動叫他不能不想起她，這真是件微妙的事兒！

今天是禮拜天，趙直沒有上工。吃過早粥，小清跟母親到菜園子去，弟弟阿盲上叔叔那兒去了。要是在平日嘛，他準去找高志尙聊聊，可是今兒他却懶得出門，更確切些說，他根本不想出門。他在門邊還站了一會，好像在等誰，接着，他自個幌幌頭顫，傻傻地笑了笑

唉，多無聊。他在門邊轉了一下，瞧見周圍的雜草已長得膝頭般高，那將會藏蛇匿鼠的，應該趁今兒有空把它砍掉，別傻站在這浪費時間。

他一蹶，就回家拿了鐮刀，在一塊長方形的磨石上擦擦地磨了一陣子，然後使勁地揮動鐮刀。不一會，雜草已砍去一大半。他渾身冒着、淌着汗水。太陽委實太毒，曬得他背皮辣烘烘的。

約莫一個半時辰，趙直就把草砍光啦。他回到家，脫去背心，揩去渾身的汗水，喝了杯開水，在門檻上坐着休息了一會。

沒事，坐着發呆，太無聊啦，看書是最有意思的，忽而想起昨日剛買回一本小說——「遙遠的愛」。於是他迅步跑到書架前，忙亂地找了一下子，書終於找到啦。他拉了一把椅子，貼着書架邊坐下，半臥靠着壁，不由地將雙腿一伸，擱在台子上，作仰臥的姿態，每當他疲倦的時候，習慣如此，自覺這是最舒適的享受哩！

趙直雙手捧着小說，眼兒直瞪着封面上以鮮艷的紅色印成的四個宋體字，簡直是出了神。末了，他閉上眼睛，把書本貼在胸口上，低聲地沉吟：

「呵……多動人的名字，遙遠的愛……遙遠的……。」

撲嗤的一聲，把趙直嚇了一大跳。他睜開眼睛，欲跳將起來，可糟的是，一雙腿是擱在桌子上的，一時太緊張，竟差些兒摔了下來。

「哦……小心，小心，表哥！」

忒，忙上前扶趙直的椅背。

「噢，原來是你？阿花，你幾時來」

趙直臉上一熱，脹得紅蘋果似的，又驚又喜地

說。

阿花抿着小嘴，柔情地嫣然一笑說，聲調的輕盈與柔和，宛如早晨小喜鵲兒的歌唱：

「我……嗯，是才來的，瞧你在睡覺，不敢吵醒你！後來聽你好像在說夢話，才忍不住笑了起來。噯，表哥，遙遠的什麼？」

趙直給阿花這麼一說，越加臉紅啦，既尷尬又難爲情，一時無話作答，吱吱唔唔地說：

「嗯……這……這……只是一本書名……你真會開玩笑！哦，坐、坐、坐！」

阿花這小妮子，別瞧她今年才滿十七歲，却極精明、懂事，性子倔強，但有時也不脫一些孩子氣，很有些頑皮，口齒頗伶俐。瞧她表哥那個怪像！心裡真好笑，又不敢過份作弄他，叫他難下台。她裝着沒事一般，靠着書架的另一端的椅子坐下。

她將手上的書本放在桌子上，緩聲說：

「表哥，書看完啦。」

趙直把那本郁茹著的「遙遠的愛」插入書架，轉身坐在原位，正是阿花的對面，只是中央隔了一張矮桌，三塊板大，相距兩呎許。

他望阿花一瞥，正經地說：

「好嗎？」

阿花臉上飛起興奮之色，忙說：

「我很喜歡！只有一篇我覺得那女主角太懦弱了。」

「那一篇？」

「日落。」

「哦，是的，那女主角的確是太懦弱了！」趙直沉思了一會，繼續說：「不過，悲劇的下場有時反而更能激起讀者對不合理環境奮勇鬥爭的情緒。最少，提高了讀者的警惕，不再重蹈主角悲劇的路。這樣，是會收到積極的效果的。而且，我們必須明白，目前在我們所處的社會裡，雖然算是很開明，婚姻戀愛多有自由，可是，我們也不能忽略了落後的舊思想存在的一面。現在正處在新舊交替的大時代洪流中的我們，思想無異是複雜的！有時，在新生跟跟毀滅的三岔路口上徬徨，只要一時意志不堅，稍有差池，就會悔恨終身，唉，多可怕！所以，作者在『日落』的結尾，特別提醒讀者：懦弱者在失去了陽光的黑窟裡，抖擻着生活

……作者的寫作意圖，不是很明白嗎？作者所反映的現實，不能完全迎合每個讀者的口胃！我很喜歡這一篇作品，記得這篇作品發表後，曾有不少讀者與作者們發表過不同的意見。」

阿花靜靜地聆聽着趙直滔滔地發表議論，覺得表哥的文學根柢跟鑑賞力很強，把一篇作品分析得有條有理，清清楚楚，彷彿是個文藝評論家，心裡十分驚服。

經趙直把小說「日落」分析後，在阿花來說，真是得益不少，加深了她對作品主題的認識。雖然如此，她還是心裡好像梗塞着什麼東西似的很不舒服，老有些怪作者太狠心了，安排玉秋梅那樣的悲劇下場。如果她能勇敢地衝出來找他的愛人，是多好呵。

想到這，阿花有點衝動地說：

「表哥，你說得很有道理！不過……」

「你還有意見嗎？不妨提出來互相討論！」趙直信口插上。

阿花沉吟了片刻，呶起小嘴，帶着幾分孩子氣，以不滿的口吻說：

「我總覺得王秋梅是可以衝出來的，她爲什麼那樣懦弱，竟向環境低頭？」

趙直見她鼓起腮兒，緋紅着臉，聲音很激動。他暗自好笑，瞧不出她倒好像很有勇氣的鬥士。接着，他微微一笑說：

「阿花，你怪王秋梅太懦弱，看來是沒有錯怪她，好多讀者也是這麼想，當然啦，批評

別人是毫不費力的，要是自個是那故事的主角，想想，又當怎樣？我看，在我們這個地方，王秋梅可多着呢！就說你的兩個姊姊……」

「表哥，你講得沒錯！是的，我的兩個姊姊比王秋梅可更慘呢。唉……」阿花的兩道黛眉一蹙，小嘴一扭，臉一沉，很難過的樣兒。

大家都緘默着，各懷心事。

「不，我……。」阿花好像要說什麼，又把字兒吞了下去，垂下頭，撇開趙直的視線，有些忸怩。

「阿花，你，你怎樣？」趙直不解地問。

阿花漸漸地抬起頭，紅暈着臉，很堅決地說，聲調激昂：

「我，我不做王秋梅！」

「哈哈……你何必這樣認真呢？好，有勇氣！只可惜我不會寫小說，不然……。」趙直一時興奮，第一回跟人開玩笑。

沒等趙直說完，聰明伶俐的阿花早就意識到趙直要說些什麼，於是急截上一句：

「唔，表哥，怎麼你也要笑話人？我……我不跟你談啦……」

趙直以爲阿花真的生氣啦，忙陪不是：

「阿花，別生氣！都是我不好！」

阿花瞧趙直那副傻樣，確是忍俊不禁，撲嗤地笑了起來，翻過頭，溫情地給趙直遞了個秋波。

這當兒，趙直更是臉燒得厲害，似乎全身的血管都要漲裂啦，心兒卜卜地跳，腦袋重甸甸的，完全失去了控制。

倏然，不知怎的，他衝動地一把抓住阿花本是攤放在桌上的嫩手，眼珠子直瞪着阿花，嘴唇微微地在顫抖，却又吐不出半個字眼兒。

阿花並不掙開，把臉偏向一邊，避開趙直的視線，因為他那炯炯的目光，簡直是兩顆熾熱的火珠，光焰灼人，叫她的心好熱呵。她的心兒何嘗不也在狂跳，惟覺她的手掌心被抓得熱辣辣的。

太陽已高高地懸在天幕的中央，寧靜的山村慢慢地傳來一些吵雜的聲音——雞鴨狗兒的吵叫，混合着工作歸來的村人的叫喊聲，頓時熱鬧起來。

足足有三分鐘吧，趙直與阿花沒說半句話，甚至自個置身於何處都忘啦，好笑！聽到了各處傳來的嘈聯，阿花才醒悟了過來，忙掙脫了被趙直捏得發麻的右手，難爲情

地，輕聲說：

「表哥，這是幹嗎呀！叫人見了……我！我該回去啦！」

趙直呆呆地立着。

阿花隨便打書架上抽出一本書，竟而連書名都沒瞧，對趙直說：

「這本書我拿回去看看！」

「哦哦……。」趙直撒了手，心緒紊亂不堪，一些兒也不曉得自己幹了些什麼！他極端後悔不該如此魯莽，如今才榨出了滿頭大汗，緋紅着臉，向阿花表示歉意：「阿……花……

我……我……我太魯莽啦……請請你原諒！」

其實阿花並沒怪他。她裝着沒事一般，微笑着說：

「沒什麼，沒什麼，我該回去啦，再見！」

「再見，」趙直望着阿花的背影，失魂落魄地跌落在椅子上，渾身是冷汗，默默地喃語

：「……我……我太魯莽啦……真……該死……。」

(六)

時間的消逝何等快呵，這種感覺，尤其是首次墮入甜蜜愛河中的趙直覺得，好似赤道上刮起一陣颶風，捲走了榴蓮的落葉。你想，打從他跟阿花一握見真情的一霎那開始，靜靜悄悄地溜掉了三個月啦。

不錯，這三個月裡，趙直顯得更富青春的活力，謐靜山村的黃昏，可以聽到他嘹亮的歌聲，給山村帶來了活氣。

這些日子裡，他每天傍晚一放工就趕回家來，絕少絕少上工會去或跟工友們在一塊，討論各種切身的問題，那他回來幹什麼？幫母親工作嗎？不，告訴你吧，他趕回來看信……。要不，就靠在椅子上，死死瞪着書架邊掛着的一張波士卡照片，吓，還有誰的？可不就是阿花的？這麼的，不比開會呀，訪問工友呀，來的有意思嗎？

呵，趙直離開自己的朋友們愈來愈遠啦，是的，算來只有高志尙仍然保持着一定的接觸。今天照例五點半鐘，趙直就趕回來了。

他撇下了腳車，把衫脫下，往床上一扔，拔開大步，向屋子東面的膠林跑去，是那麼心急。

母親在菜園澆肥，見他回來，想要叫他，一會兒却沒了踪跡。

張大嫂眉梢一蹙，很有些疑惑，她回來時，惟見腳車停在那兒，歎了口氣，暗說：

「唉，阿直近來的行動很有點古怪……昨天有工友來找他，說他很久沒到工會去……可是啊，他每晚不是出去半夜才回嗎？這……可奇怪啦！是，這回，我可要問問他，究竟上那兒去？」

你說，趙直這小伙子趕到膠林裡去幹什麼？吓，瞧吧，這下子他已經來到離家很遠的膠林深處，四周都是蔥鬱密茂的膠林，一望無際，除了蟲鳴鳥叫之聲外，一片沉寂，尤其是此刻的黃昏時節。是的，膠農都回家去啦。

趙直匆匆忙忙地奔到一條小溪旁的一棵足足得兩個人合抱的大橡樹下，停步了。他舉目向四周掃視了幾回，末了，他臉上一寬，即伏下身子，伸手探入一根大橡膠根底下的窟窿，緊張地摸索了一回，然後，搜出了一個「阿華田」罐。他並不立刻打開罐蓋，端在手中，細地瞧了瞧，把罐子揣在懷裡，閉上了眼睛，喃喃自語：

「……上天保佑……罐子不是空的吧……。」

接着，趙直自褲袋掏出一串腳車鎖匙，敲開「阿華田」罐子。他臉上露出驚喜的神色，幾乎忍不住喊了起來：

「謝天謝地……呵，的確不是空的！」

他從罐子裡掏出了一張練習簿摺成方形的紙片，隨手擲下罐子，緊張地展開紙片，雙手却有些顫抖，紙片上只是幾個極潦草的字兒，而且還有水滴未乾的痕跡。紙片寫着：

直哥：

我有重要的事要跟你商量，今晚八時就在這兒見面！一定來呵！

你的花字 卽日

趙直看了字條，心裡萬分急躁與困惑，預感到什麼不幸的事已經發生，或是即將發生。他再次仔細地瞧着紙上的濕迹，倏促不安地想：

「怎麼，她流了淚？這……這是怎麼回事？」

趙直向阿花兩家，是在一個村子裡的，相距並不很遠，約莫徒步要二十五分鐘的時光。如果不走大路，只要穿過三座橡膠園就可到了，最少要快五六分鐘呢。

這棵大橡樹，是陳家的，有一回趙直與阿花在小河邊釣魚，發現了這兒是幽會的好地方，並且是阿花這伶俐的小妮子想出了這個絕妙的遞信辦法，是誰也不會發覺的。這兒恰是趙林兩家相距的中心點。

趙直把紙片揉在掌心，焦慮得什麼似的。

他幾次站起身，想奔到阿花的家去！可是呵，一想起她那閻王似的父親林賭鬼，心即冷了半截，腳又軟了下來，復坐了下去——恐怕自己這一去反而撞了禍，害了阿花。

天色已漸漸地黑下來啦，膠林裡籠罩着一片濛濛的暮氣，該是吃飯的時候了。

趙直若是回去洗澡，吃了飯，慢慢地再來也不遲呀！可是，此刻的他，那兒拔得動腿，彷彿他的身子已牢牢地釘在這棵大橡樹上，別說想走，簡直動彈不得。

「好吧，就坐着等她來吧。」趙直喃話。

膠林裡的夜，黑得特別快，一霎那間，整個膠林即浸淫在黑暗中，面目模糊啦。

趙直呆坐在那棵大橡樹的一條浮根上，背靠着樹身，兩眼瞪着打葉縫外閃爍的星星，心緒很亂，全身好像都已麻木不仁啦，圍繞着他吵叫、進襲的蚊兒，他也沒理會。

他呆着幹嗎？哦，他在癡想，盡力追索他跟阿花一起時美麗、甜蜜、快活的情景。

想着想着，儼然在夢遊嘛！突然，叫他心驚肉跳——由阿花的字條看來，將是一件什麼可怕的事的發生。

他坐得好不耐煩呵，幾次幾次想奔向阿花的家去，最後，還是坐了下來。

唉，好容易捱到了「八點鐘」響啦，他的心卜地一震，站了起來，急切地望着阿花的來路。但是，他什麼也沒瞧見，有嘛，則是幾隻飛來飛去的螢火蟲。他狠狠地用自己的右拳擊着左掌心，這是着急時慣有的動作。

他懊喪地呻吟：

「怎麼，怎麼還不來呢？天呀……不會發生什麼意外吧？嗯……她……她是不會失約的

……。」

「答」地一聲，像是有人踩斷樹枝的聲音。

趙直嚇了一跳，很快地扭過勃子，眼珠睜大，在漆黑的膠林子裡，搜索聲音的來處。

他屏住息，緊張了一會，才瞧見離他十幾步以外，有一道手電筒微弱的光向他這邊射來。在黑暗裡，他沒法瞧清來人是誰，要是太莽撞了怕出亂子。於是，他身子一閃，躲在大橡樹的背後，身子緊貼着樹身，仔細地瞪着來人的動靜。當來人漸漸逼近了，他突然高興地一躍上前，喊道：

「阿花，阿花！」

阿花一驚，差些喊了起來。一聽聲音，她曉得是趙直，這才鬆了一口氣，輕聲說：

「噓！別喊別喊！別給人聽見。」

趙直一個箭步奔到阿花的跟前，話都沒說，一把抓住阿花的手，拖到大膠樹下，站定了，氣喘吁吁地沉聲說：

「阿花，阿花……我……我今晚老感到有什麼不對頭……總覺得發生了什麼事，我們不能見面啦……呵……現在你究竟來了！這……可好啦……花……」

「表哥……」

阿花不由自主地把臉伏貼在趙直的胸膛上。趙直呢？不能抑制地兩手緊緊摟住她的腰，出盡了最大的氣力，生怕一放手就會飛走似的。

「各」的一響，手電筒落在地上，因震動而關住了。起初，趙直有些吃驚，接着，他才
知道阿花的雙手亦牢牢地摟着自己。他們屏住呼吸，兩顆跳躍的心在互相撞擊着。

「放開吧，表哥……我透不過氣啦……」輕盈的聲音。

「哦哦……」趙直撒開了手，覺得渾身是汗。

阿花彎腰拾起了手電筒，照着一根樹膠的浮根說：

「我們這兒坐坐吧。」

「哦……好的。」

他們並肩坐下。蚊群立即開始展開攻勢，狠狠地向他們進襲。晚風微微地在刮着，樹葉
沙沙地作響；蟲兒吱吱地悲鳴，把膠林顯得越加悲涼……。

他們擁着、靜默着。

趙直從阿花的手裡接過手電筒，隨手按開了，向她的臉上一照。吓，這可把他給嚇了一
大跳，幾要驚叫起來：

「阿花，阿花！你……你流淚……怎麼？你，你的臉上有血痕？」

阿花用衣袖拭去臉上的淚水，哽咽着說：

「我……我完啦！」

「你，你說什麼？」

「我完啦！」

「這是怎麼回事？阿花！」趙直的身子在打顫，吃了一悶捧似的。

阿花抓住趙直熱烘烘的粗手，本想說話，又說不出來。唉，你叫她怎麼說呢？她躊躇了一下，末了，咬緊牙關，說：

「表哥，我……我們不能再在一塊啦！因為……」

沒等阿花說下去，趙直緊插上：

「爲什麼？」

遲疑了一下子，阿花痛苦地說：

「我爸爸貪錢，把我許給S坡的一個商人做填房！表哥，我能夠答應嗎？不不，我死也不能答應，就這樣，我跟我爸爸吵了起來，我告訴他，我決不嫁。我爸爸那個脾氣你是知道的，他簡直是發瘋了，好像要殺了我。他是敢做的，我的兩個姊姊就吃過他的許多苦頭。現在……現在，輪到我啦。因爲我不像姐姐那麼乖順、聽話，他更是發瘋起來。我忍受不了，

我頂了嘴，跟他吵了。他兇暴地搥了我幾個巴掌。他知道我常跟你在一塊！他警告我，如果我再跟你在一塊，他將對你——」

「他……他敢怎樣？」

「表哥，你很清楚，一個爛賭的人，錢比他的命還重要。爲了錢，他什麼都做得出來的！他現在轉恨你啦。唉……。」阿花傷心地說。

「難道你媽也跟他一樣？」

「唉，我媽更可憐，她被我爸爸折磨了大半輩子，身子又壞，她怎能跟他拗呢？她是個弱婦人！唉，爲了一大群的弟妹跟家庭的安寧，可憐的媽竟含淚勸我聽從爸爸的話。天呀，叫我怎麼辦呢？我……我真想死……。」阿花倒在趙直的懷裡，抽泣着。

「不不，不！阿花，你不能這樣想。你應該拿出勇氣來，好好地生活下去。你不是不願意做日落中的王秋梅嗎？」趙直撫着阿花的散髮，柔情地說。

「哦，秋梅？」阿花打趙直的懷裡掙扎起來，神經質地自語：「秋梅？我以前錯怪了她。說她太懦弱了，現在，事情到了我的身上，我才知道，說話可容易呵！難道女人都是弱者嗎？不……不不！直哥，你帶我走，走得遠遠的，離開了這個魔窟似的家。」

「走？走到那兒去？」趙直真個嚇得魂飛魄散。

他萬萬沒料到，阿花會突如其來地說出這句話，驚得跳將起來，一把抓住阿花的手臂，好在是在黑暗中，瞧不見他臉色的蒼白。

「那兒都好！只要離開這個鬼地方，我知道，你媽也是不同意我們的事的！這簡直叫我們在這沒有容身之地，不走怎歇得下去？難道你眼巴巴瞧自己的愛人送入虎口？你——」

「阿花阿花……別說下去啦。我的心亂得很，讓我想，讓我想！」趙直用手抓着胸衫，有時又用拳頭擊着樹身。

突然，趙直神經質地喊了起來：

「走？這……這不是私奔嗎？我……多病的媽，盲眼的弟弟，剛上學的小妹妹……我這一走，叫誰來活他們呢？我……我媽經不起這個打擊，萬一……不，不……可是……可是……唉，阿花，還是想想別的辦法吧！這……恐怕……。」

阿花驚地站了起來，分不清心頭充塞着的是悲、是憤、是愛？她被這些不明所以的感覺搞亂了。她一時失去了理智，壓抑不了衝動，即欲爆炸的情緒。她覺得，這個世界是太冷酷了，像她這樣的一個弱女，沒誰給她同情與幫助，就是她一向認為唯一了解與真正能幫助她的表哥趙直，今天當她遭到不幸與困難的時候，亦遲疑起來啦。

阿花用足勁兒把手一摔，十分激動、失望地說，帶着極重的卑視口吻

「哼，沒想到你也是個懦夫，算了，我自己的事自己想辦法好了，再見！」

說罷，阿花逕自向着回家的方向奔去。

趙直呆了一會，醒過來時，阿花已走得好遠啦，正要拔腿追上，却踢到一樣硬東西。他即傻腰一摸，吓，原來是阿花的手電筒。他忙拾了起來，沒來得及按開，趕在阿花的背後，高喊：

「阿花，阿花，等一等，等一等，你的手電筒，等……。」

趙直的嘶喊聲，在陰森森的膠林裡迴蕩，混合着颯颯的風聲，有些慘厲、可怖！不過，很快就淹沒在愈來愈緊的風聲中。

趙直不顧一切地向着阿花的方向狂亂地奔撞。膠林裡着實太黑了，那裡看得清前面有什麼？一個不小心，趙直腳尖踢着樹根，因衝力太大，即向前撲了過去，足有三四尋之遙，摔了個筋斗，跌倒在地上，手電筒脫手飛出，不知拋到那兒去了。

好一會子，他才在浮根交錯的地上爬將起來，不曉得傷了那兒，只覺全身骨節痛疼。他爬在地上摸索脫手的手電筒，別傻，那能找到？他急得渾身大汗。

腦袋一震，他忽然想起阿花，不再想找手電筒了，也忘了身子的傷痛，掙扎着站了起來。他舉目向阿花奔走的那邊望去，那還有踪影，惟是一片漆黑……。

「完啦！」他兩腿一軟，坐了下來。

膠林的深處，漸漸地湧起了狂風的怒吼！繼而整個膠林子在動盪，呼呼的狂風愈刮愈緊，電光閃閃，雷聲轟隆……。

接着，是傾盆大雨！趙直顛顛巍巍地扶着膠樹站了起來。呆立了片刻，才拉腿一步一步的在伸手不見指的膠林裡摸索着向家跑去，其實，是不是跑向家？他沒心去辨認！讓雨水沖刷着他的身子，的確，像他那樣結實的身子，在暴雨下也在打顫，可是，他感到，他的心仍是那麼熾熱。

他傻傻地，帶着神經質的自問：

「……是我的錯？我懦弱？我……。」

(七)

自從膠林那一夜相會後，一連好幾天，趙直都沒有看見阿花。他寫了好幾封信向她解釋。可是呵，每天傍晚，他放工回家後，趕到膠林裡那棵大膠樹下，掏出那藏在樹根底下的「阿華田」罐子，叫他失望與沮喪的，他的信仍原原本本地攔躺在罐子裡。

有時，他却在那棵大膠樹下呆坐到大半夜。

雖然他每次都失望了，心兒都碎了。但，他並不憎恨阿花的薄情。他想：

「爲什麼要憎恨別人呢？我……我自己也的確太懦弱。不能給她更實際的幫忙……私奔？不不……不，不能！我年老多病的媽……瞎眼的弟弟……我走了，他們怎麼生活？而且……而且那沒人性的賭鬼，不會把我媽逼死？不……不，我不能走……可是……天呀……這不是逼人於死地嗎？這……這是什麼世界？這……。」

這些日子來，趙直變得更沉靜，甚至不想跟任何人說話。在工地上，常常癡癡呆呆地獨自發楞，曾經給工頭斥罵過幾回。

起先，工友們沒注意他，後來覺得他的情形有些不對，去探問他，又得不到要領，很有些爲他擔心。

工會更沒去啦，被批評，他也不申辯，一放工就趕回家來。

他母親每每在菜園裡聽到他的腳車聲，知道他回來了，但是回家一瞧，只有腳車，人可就不見了，往往到天黑啦，才蹣跚地，滿腔懊惱地回來。

母親問他上那兒去？他總遲疑了一會才吞吞吐吐地說：

「志尙那兒！」

高志尙是趙直的好朋友，是個有學問的正直青年。他們一起長大，情如兄弟。趙直的母親聽兒子說上志尙那兒，當然也就沒說的啦。

趙直本是個頂老實的青年，從不撒謊，頂厭惡撒謊的人。現在，他能照實地說，他是去等阿花的嗎？不，萬萬說不得。他只好痛苦地說着自己不願意說的話。

十天過去了，兩星期也消逝啦……。

趙直再沒跟阿花見過面。他老以爲阿花在生他的氣，卑視他的懦弱。可是，唉，真叫他痛苦萬分，連向她解釋的機會都沒有。

「呵，算了吧，悲哀的人。」趙直每每自嘲。

X

X

X

那晚，不錯，是狂風暴雨那晚，也是被工友們硬拉着上工會去的。因爲是選舉新職員，他在迷迷糊糊中，被選中了執委。

那晚直搞到午夜。

回到家，母親又對他嚙嚙了好一陣，直叫他煩死了。

他一氣，連澡都沒洗，就倒到床上去了。他能睡嗎？他簡直是躺在針床上。他痛苦之極。他想哭，可是又哭不出聲！他恨，他恨自己爲什麼會誕生在這個世界。

只要他稍爲寧靜一下，他會很清晰地聽到高志尙誠摯地在今天跟他談的一席話——

「老兄，我們從小在一塊兒長大，跟親兄弟一樣，有時，比親兄弟都還要親切、友愛。」

我很了解，你打孩兒起，一直受着惡劣環境的折磨……我很爲你的輟學而難過……。

「老兄，因爲你肯堅持不斷地努力自學……今天，不是我要誇獎你，的確，你的學識不會遜於一般初中生……同時，你有幹事的能力，這些，你在參加工會後已經有了很好的表現！我，作爲你的朋友，是多麼高興呀。」

「你走的路是對的。」

「可是……這幾個月來，你，老兄，你有些變了。是的，你曾經向我透露，你有了愛人。年青人談戀愛是應該的，是誰也不能加於阻止的。我也是青年人，我懂得這個需要。只是……看你怎樣對待戀愛問題。所謂戀愛至上，是不正確的，青年人需要異性愛的精神鼓舞與滋潤，却不能爲了戀愛防礙工作。如果是那樣，是應該立刻糾正的。」

「呵，老兄，聽說你近來很少到工會去，而且我看你近來的情緒也很壞，是不是在愛情上有了波折？如果是的話，作爲你最知心的朋友，我除了表示同情之外，有責任指出你的缺點。我是個爽直人，不怕你不高興，老兄，你不應該爲了愛情拋棄朋友、忘掉了自己的工會職責。」

「是的，我明白，你也許不願意如此做，只是太過重於感情。你是痛苦的，我看得出來。

「你會給我提過的，你跟你表妹的情感不錯。我當時也很贊成你們繼續發展下去。我知道，你表妹是個勞作好手，你們在一塊是沒有不好的。」

「這幾天，常聽愛管閒事的婦人們在談論，她們說，你姨丈跟你母親都非常反對你們的事，而且，你那賭魔姨丈，爲了錢，自作主把你表妹許給了人家，他毫不爲女兒的將來幸福想想的作爲，誰個不詛咒？」

「老兄，現在問題更麻煩啦，你已處在考驗的境地。當然，眼看着讓心愛的人送入虎口不搭救，還成人嗎？新時代豈能重演舊悲劇？但是，阿花的父親——沒人性的賭魔，爲了錢什麼事情都做得出來的，他已到處跟人說，要是你再跟他的女兒在一塊，他就對你不客氣，聽說，他還好幾次去威脅你的母親。」

「老兄，我知道，你是個孝子，你是不願多叫你母親傷心的！你母親也着實可憐，我明白，現在你是處在非常爲難的境地，所以，你苦惱極了，你沒找到解決辦法……。」

「老兄，你這樣下去是不行的，那將毀了你自己，你說，她叫你跟她一塊逃？阿花實在夠勇氣，唉，恐怕她也是一時太衝動了。我以爲，在萬不得已——她父親逼得太緊的時候，爲她未來的幸福，她只好這樣做了。」

「你呢？老兄，你沒立刻答應，當然叫她太失望了，她會把你當作她的救星，那刻，她

說你懦夫，是可以理解的。是的，事到緊急關頭，她一時激動，沒徹底考慮到你的處境，她畢竟是太年青了。

「老兄，你應該理智一點，別老爲感情折磨自己，阿花的遭遇，我們除了同情之外，應該設法幫助她，至於你跟她一塊逃，這，必須作慎重的考慮，那是最後的一着。鼓起勇氣來吧，面對現實，面對問題……」

「……面對現實？面對問題？……哦，可是……天呀！阿花，你在那兒？懦夫，懦夫！你恨我懦弱？懦夫……。」趙直的腦袋嗡嗡地作響，昏昏沉沉……。

阿花又在他的眼前出現，帶着血痕的臉，鼓起雙目，瞪着他，虎虎地說：

「懦夫，懦夫！」

她臉一沉，轉過身，向大路奔去。這不是她回家的方向……去了，去了！一眨眼，她已消失了。

然而，在趙直的耳畔，仍迴盪着叫他顫慄的尖音：

「懦夫，懦夫！」

「阿花……等等……我……阿……花……。」一根樹膠的浮根將他給絆了一跤，摔出了

幾丈……。

「啊……」趙直驚喊着。噢！原來是一場惡夢。

他睜開眼睛，却見一片漆黑，什麼也瞧不着。惟聽得蚊魔們嗡嗡地圍繞着他的蚊帳打轉、噪叫。

夜，是死般的謐靜。

「阿花，你在那兒？」趙直痛苦地，緩緩地在喊着。

(八)

哦，半個月過去，三個星期也悄悄地跟着過去了。

將近一個月啦，阿花的出走，仍然杳無訊息，她在那兒？她不會尋短……呵呵……那是多麼可怖的……。

和平靜謐的山村，經過那一場暴風雨的洗劫——不錯，亦是阿花失蹤的那天夜晚，以至這些時來，這個山村一失過去的寧靜，尤其是阿花的失蹤，更引起了軒然巨波。婦女們每聚在一起，就喋喋不休地扯個沒完，把阿花的事加油漆醋，繪聲繪影，有聲有色。

對於這不平常的事，婦女們都表示了自已的看法與「卓見」。不過，却極顯明的，她們的意見分成了兩派——年紀較長的一派；而年青姑娘們又是另成相反的一派。

年長的婦女們多指責阿花的出走，實在是太大膽了，太不像話了。「私奔」，這是多麼

可恥的，大逆不道的事……不，她們要好好管教她們的子女，別學了這時髦的玩意，沒父沒母的，管自作主。不成話，不成話。

年青的姑娘們的見解却正相反，她們同情阿花，她們欽佩阿花的勇氣——爲她祝福。

今日，他們的山村雖然不像十年前那樣守舊與封建，是開明、自由多了。可是，他們老一輩的舊思想，並沒有完全根除。像阿花的事件，是時有所聞的，只是以前的姑娘們，都作了犧牲品，沒敢起來違抗的。

阿花敢於違抗父命，已經是新聞啦，現在竟而出走，那怎麼不震動整個村子哩。

可是，阿花究竟上那兒去了，沒人能覓得任何稍微可靠的線索。

起初，無疑的，大家都以爲是趙直幹的好事，是他把她藏起來的。最少，他知道她現在躲在那兒。

大家都這樣肯定的認爲：這事一定是跟趙直有關，準是他搞的把戲。不然，阿花那有個膽量出走？

正因爲這樣，林賭鬼幾次三番到趙直的家去向趙直要人，甚至有一回拔出了身邊攜帶的「把冷刀」，橫蠻地向趙直威嚇着，直鬧得天翻地覆，雞犬不寧！

趙直的娘，爲了兒子與阿花的事，痛苦得幾回死去活來。

這下，趙家又吵鬧了起來啦。嚇罵聲、槌桌聲、哀求聲……驚破了山村沉寂的夜。

前幾回，一聽見吵鬧，就來了不少的鄰人——有來勸解的，也有來看熱鬧的……。

然而，現在大家都厭煩啦，管自「自掃門前雪」爲妙，是非惹上身來那就更麻煩啦，惟
有高志尙例外。

今晚，聽說高志尙有事早出去了，因此，趙家沒個外人。

瞧，林賭鬼那副兇像，簡直是一頭瘋狂的野獸，瞪着銅鈴似的眼眸，揮着拳頭，粗暴地
威嚇着：

「這是最後一次的警告了，姓趙的小子聽着，要是你不知好歹，還不把阿花交出來，別
怪我無情，我就上『玻璃』告你去，告你拐藏良家閨女！哼哼！」

趙直本是垂頭坐在桌子邊，瞧他呼吸很急促，既痛苦又氣忿！今兒聽林賭鬼越逼越緊，
兇暴之極，叫他實在按捺不住了。他突然跳了起來，額上暴漲着粗粗的青筋，眼珠子射出似
會灼人的目光，雙手牢牢抓着拳頭。

張大嫂從不曾瞧過兒子這般可怖的氣色，心兒突地一震，抖抖地說：

「阿直……你……。」

林賭鬼亦爲之楞然，呆住啦。

「砰」的一聲巨響，震撼了整間亞答屋子，甚而是整個陰沉沉的山村！

林賭鬼跟張大嫂都驚得嚇住了。

趙直宛若一隻衝出牢籠的怒獅，巨拳往桌上一擊，大聲吼着：

「你究竟鬧夠了沒有？人的忍耐性是有限度的！難道我趙直生來是給你欺侮的？看在姨媽的臉上，我什麼都忍受着！你，你老來無理取鬧！我已經說過千萬遍了，我根本不知道她在那裡！她的出走，還是我打工會回來後，媽才告訴我的。你……你……哼，你真的愛你女兒嗎？你是怕女兒不回來失掉一筆賭本！哼，你要告我？你就去告吧，我奉陪！你，你不摸良心，對得起你女兒？把女兒嫁給一個老頭子？告訴你，阿花是可以告你逼婚之罪的！不過，她沒這樣做，她只是悄悄地走了。這……這是為什麼？為什麼？你……你還有臉向人要女兒？告訴你，就是我知道她在那兒，我也不會把她送到魔掌上的，哼！」

給趙直這一場暴風式的搶白，林賭鬼反而沒了主意，手足無措，呆着。

「他聽到趙直的「哼」字，才醒了過來，想衝上去給他一拳。但是，他立刻清醒了——不能在他家裡揍他，那是犯法的。其實，真個打起來，他未必打得過趙直。他原是個「嘴硬屁股軟」的傢伙。他壓了壓氣，勉強撐着說：

「你敢教訓我！」

「不是我教訓你，那是事實！」

「好，今天便宜了你！等着瞧吧。」林賭鬼意外地軟弱了，賭着氣走了。林子裡的狗兒聲送着他到林子的另一端。

張大嫂，顫顫地跑到兒子的跟前，一把抓住他的手，微微抖索着，皺臉上在油燈下閃着淚光，抽搐了一會，痛苦地說：

「孩子，阿花真個不是你把她藏起來的？」

「媽，相信你兒子。阿花是自己走的。」

張大嫂瞧兒子的口氣跟態度非常堅決，並不像是在騙自己。她很明白兒子的性子，他是從來不撒謊的，素來極孝順她。只有一點，年青人有時候是會糊塗的。不過，現在看來，阿花的失蹤跟兒子似無關係的。她的心稍寬，輕聲說，帶着憐憫與慈祥：

「呵，阿花不是你藏起來就好啦……唉，她也真是可憐的孩子……自出娘胎後，就沒好地生活過一天……。」

趙直兀坐在桌旁，沒去理會媽媽在咕嚕些什麼。打他的臉色瞧，無疑他是極其痛苦的。他心忖：

「……是我害了她？我我我……我懦弱，我懦弱……可是，唉……不，是她的……唉……」

……。呵，阿花，你在那兒？你卑視我的懦弱？你能原諒我嗎？呵呵……不，不不！做人爲什麼要求人家的寬恕呢？……嗯……我……我應該正視自己的缺點……」。

驀地，趙直站了起來，漲紅着臉，額上暴浮着數根青筋，下意識地粗拳往桌上一擊，自語，聲音很粗，很有勁，很堅決：

「對，你走得對！」

張大嫂剛轉過身子欲進廚房，忽然聽得一聲槌桌子的巨響，不覺一震，急忙回過頭來，吃驚地嚷着：

「阿直，你怎麼啦？」

「沒什麼。」聲音恢復了平靜。

趙直的臉龐突然一縮，快速地偏向時鐘，那個脫落了幾塊板子的老舊掛鐘，安祥地、緩緩地在擺着。好像並不了解趙直的着急。

「噢，七點半啦！」趙直趕快穿上了衫去推腳車，準備出門。

張大嫂瞧着，極不安地問：

「阿直，上那兒去？」

趙直看母親慌張的神色，才明白自個先前的衝動引起了母親的疑惑跟不安，旋即微笑着

，溫和地說：

「媽，我好久沒上工會啦。今晚工會舉行歡迎新會友聯歡會，朋友們一定要我去！我差點就誤了時候，現在趕着去，還來得及。」

「哦，看你呆在家裡夠悶的，好，去吧。」張大嫂和祥地說，蘊蓄着無限的慈愛；「早點回來呵。」

「好的，媽，我去咯。」

一陣卡卡的腳車聲漸漸地遠了，遠了！

張大嫂站在門口，望着兒子的背影，眼臉閃着淚光，喃喃自語：

「我可憐的兒！好生生地遭受這許多冤枉……。」

(九)

今晚趙直回來特別早，而且心情也似乎舒爽了許多，沒先時那麼沉悶。在他的寬闊的臉盤上，閃爍着興奮的光采。

在平日，如果到工會去，他多得挨至晚上十一、二點方回來的，因為他是個負責任的執委。會後往往還有不少的事要他去幹。

今晚，除了歡迎新會友外，沒什麼特別的事。說實在的，有一件更重要的事緊緊地扣住

他的心弦。這末的，散會後，他即匆匆忙忙地趕回家來。回到家，才不過十時零五分哩。

這些時來，趙直爲了自身的麻煩，疏遠了會友，甚至離開了自己的工作崗位，很叫朋友們擔心。

現在，他——趙直，又回到自己團體的懷抱裡來了，朋友們都異常喜悅，歡迎他的歸隊。

不錯，他今兒更感到團體友誼的珍貴、溫暖。

最使他驚喜的是，在歡迎會開始不久，會友小王交給他一封信，只說是阿花的，就走了。那當子，他渾身的脈搏跳動得很厲害，雙手緊握住那封信。

他覺得臉在發燙。好在人多，大家都在注意着台上，沒理會他。他不時偷偷地展開信封，瞧着封面上的秀麗筆跡，一些兒都不差，那正是阿花的手筆呀。

在這許多人的面前拆開來是不行的，他沒這個勇氣。是的，他得帶回家去才能拆呀。一散會，他跟會友們匆匆握了握手，就趕回家來。

母親見兒子回來那末早，而且臉帶喜色，雖則不知其因，心裡也樂，和藹地說：

「回來啦。」

「嗯！媽，時候不早啦，你去睡吧。我也累了。」說罷，迅步誇入自己的臥房，順手關

上了門。

張大嫂望了望兒子的房門緊閉上，晃晃頭，莫明所以，微微一笑，自語：

「這孩子！」

趙直並不立刻點上了油燈，也不脫衣服，推開窗，憑窗外望，直眺望那膠林的深處——那小溪旁的那棵大橡樹……。

前面是一片黑麻麻，他什麼也沒望着，惟在膠葉的稀處，明晃晃的星星兒，在閃耀，放射出柔和清光與微笑。

趙直的心慢慢平靜了。站了多久，他不知道，只覺兩腿有些麻啦！這才想起手中緊握着

的信。

他忙點上了油燈，坐在桌子邊，又遲疑了一會才拆開——他真不敢想像，裡面寫的是些什麼。在暗淡的油燈下，阿花清秀的字跡跳躍在他的眼前。他不自覺地輕輕地喚了一聲：

「阿花！」

「直表哥：

我離開家已經將近一個月了。我能想像得到，家裡由於我的出走而發生怎樣的事。我很明白，我父親第一個要找的，就是你。呵，直哥，爲了我的未來幸福，我連累了你，我心裡

十分難過與抱歉。我深信，你是不會怪我的！

「你以為你沒答應帶我走，我生你的氣，不理你？那是誤會。其實，你的決定沒有錯。當時我這個要求是一時的衝動、自私的，沒考慮到後果。那晚，我回去想了一個通宵。起初實在覺得你太懦弱了！可是，後來才發現自己的莽撞與自私。我哭了一整夜。那刻，我真想離開這個世界……。」

趙直一驚地自語：

「阿花，你不能這樣做呵！」

信上接着說：

「……是的，我應該微笑着活下去！我更不能向暴力屈服。我跟你說過，我不願意像『日落』中的主角王秋梅那樣懦弱地爲黑暗環境屈服。因此，我決定自己走，直哥，我並不像王秋梅希望投入愛人的懷抱又沒勇氣。我終於逃出了惡劣的家，又離開了自己的愛人，到另一個環境去……。」

「你現在在那兒？」趙直傻傻地問。

「……我現在在一個老同學的家裡。她像大姐一樣的待我。她的家人也很同情我的遭遇……她是誰？暫時我不告訴你。我從她那兒學了不少東西。我發現，我過去太重感

情了，沒把戀愛問題處理得很好。你不必擔心，我在這生活得很好。白天跟他們一塊到芭地去做椒地。晚上，農村裡的一些伙子們集在一起學文化，大家都很積極與熱誠。我要靠自己的一雙手生活，不願意再回到我魔窟樣的家。

「直哥，我很想念你。我很了解你的處境。我們過去都有些幼稚。我現在才更清楚地了解到，除了我們之外還有更廣闊的世界。我不應該躲在生活的角落裡。你過去對我的幫助跟教育，我永遠是不會忘記的。雖然你沒直接鼓勵我離家出走，但是這個勇氣也是由於你的指導、學習得來的！我由衷的感激你。」

「我知道，你一定很痛苦。直哥，你過去不是常對我說：人生道路是崎嶇、漫長的，別因受了一點挫折而氣餒，要經得起考驗。直哥，記起你這段話吧。」

「我現在已揩乾了眼淚，堅決地活下去！」

「你一定怪我為什麼悄悄地出走，不告訴你一聲，又不給你回信？直哥，你放在那棵膠樹根底下『阿華田』罐裡的信，我是看過了，看後，放了回去……………」。

「怎麼？你有看過？怎麼不給我回信？」趙直癡癡地喃語。

「……唉，那時我難過極了！我怎忍心叫你失望呢？只是……只是我考慮到，要是我給你回信，恐怕事情愈鬧愈糟，不但連累了你，等會我也走不了！所以……我潸着淚把信放了

回去……。

「直哥，過去的事讓它過去了吧。我們都很年青，有許多的事正等待着我們去做。你是我永遠敬愛的人。」

「聽說你近來疏遠了工會。那是很不對的！我心裡難受，我是有責任的！歸隊吧，直哥，別在個人狹窄的角落裡，那是叫人窒息的。我已深深地體會到，在廣闊的世界裡，青春將活得更有意義、更美麗。」

「哦，明兒是你們工會的迎新會，我料想你一定會參加的。我以最大的決心寫成這封長信，託小王交給你。屈指算來，這封信動筆了整整一星期啦！想一點寫一點，零零碎碎，總覺得不能完全表達我的心意，直哥，你不會笑我幼稚吧？我已下決心好好地學習。」

「我媽是個可憐人，得空希望你去看看她。」

「直哥，我們都很年青，只要我們有堅毅的信念，總有一天會在一塊的。讓我們拋棄個人的憂鬱，邁向廣大的世界中去，去吧，直哥，朋友們在等待着我們！」

緊緊地握手！

花上

X月X日」

……我們都很年青，只要我們有堅毅的信念，總有一天會在一塊的。讓我們拋棄個人的憂鬱……邁向廣大的世界中去……」趙直牢牢地握着信箋，全身的脈管在暴漲，血液在沸騰，臉龐在烘燒，口中喃喃地在咀嚼着這句話。他慢慢地站起身，步向窗口，依着窗楞，炯炯的雙眼瞪着膠林的深處，彷彿瞧見阿花抹乾了淚水的臉兒，閃爍着堅毅與勝利的光輝，在向他的召喚。

趙直呆呆地凝望着，凝望着，驀地將巨拳一揚，堅決地暗語：

「阿花，你說得對，讓我們拋棄個人的憂鬱，邁向廣大世界中去。打明兒起，我一定歸隊。」

謐靜的膠林似乎有了反應。不是嗎？聽着，膠林的深處由弱而強地傳來呼呼的響聲，繼而整個膠林愈來愈強烈地在動盪着、動盪着……。

啊，狂風暴雨又將襲擊這個山村啦。不過，一切都默默地在等待着……。

趙直直望着呼呼地翻騰的膠林，毫不驚慌，不懼怕，更不躲避！

不錯，他——趙直，準備在暴風雨中，等待旭日東昇的明天。是的，光輝的明天！

脫稿於一九六一年六月

長夜

「噢，一點鐘啦！唉……。」孫海萍抬起頭；迷糊的視線觸着案前的鬧鐘，長長地吁了口氣，喃喃自語。

他擱下手上的原子筆，用手揉揉疲憊的眼睛，起身推開案前的一扇窗。一陣寒風襲了進來，他的身子微微一顫，隨即連珠炮地打了十幾個噴嚏。接着，他鼻涕長流……。

這些年來，打噴嚏流鼻涕是孫海萍感苦惱的毛病，準是他經常熬夜所造成的。

他一隻手捏着鼻子，緊蹙眉頭，坐回位子，另一隻手支着沉重的頭顱。當他側臉向着窗口，只見夜色奇佳，天空一片蔚藍色，在橡膠樹的梢尖，頂着半邊月兒，周圍密佈着無數的星星兒。有幾顆較大的星星，似向着孫海萍眨眼微笑致意——可敬的人類靈魂的工程師呵，你的工作精神真令人佩服，真令人感動！

孫海萍亦似領會了星星兒的心意，一時竟忘却了長流的鼻涕，在他那瘦削的臉龐上，顯現出喜悅、欣慰的微笑！

他——孫海萍，痴痴地凝視着天空高懸着的星星兒，那閃閃的亮光，宛如那些成日跟他

相處在一起的天真無邪的孩子們的眼眸子。他望着望着，竟而精神了起來，消失了睡意，只見他嘴皮緊咬，暗下決心：

「我一定要好好地教導這群孩子們，即使再苦些，我也挺着！」

「阿萍，什麼時候啦，還不睡覺，身子要緊啊！唉……。」隔房傳來老婦人和祥、關切、並蘊着難過的哀聲呼喚着。

「媽，你睡吧，我會照顧自己的！工作做完，我就去睡！」孫海萍側頭向鬧鐘瞟了一眼，呵，已是一點半。他伸伸舌頭，緩聲應。

隔房又傳來幽幽的長歎！

孫海萍起身，伸了懶腰，即着手整理他的寫字枱。

所謂寫字枱，不過是孫海萍自個用木板釘的長方形的粗糙桌子，上邊堆滿着學生的作業簿、試卷及一些教具。

他小心翼翼地把一疊疊改竣的作業簿整理好，並用橡膠綁起來裝進一個大布袋裡。

這會子，他正在細心地檢視攤在桌子上，剛寫好的教案及教學記錄簿，一一核對是否吻合，有否餘漏，他覺得沒有差錯了，才把它也裝進被譏爲「討飯袋」的布袋裡，舒了一口氣。

一切整理停當，孫海萍連連打了幾個呵欠，又捏着鼻子，抑制它打噴嚏！

他每晚在床上睡覺之前，習慣地環視臥室一週，並細細地瀏覽一番。

他的房子是蓋亞答的，臥室並不大，擺正一張桌子及一張木板床，幾乎塞滿了，壁上釘着幾個書架，整齊地排着各種書籍。這當兒，在暗淡的油燈下，仍然可以瞧清裡邊的一切佈置。

最引人注目的是，寫字枱右邊的壁上懸掛的那條幅，上邊的字，是孫海萍的手筆，字跡頗蒼勁，正是魯迅先生的名句：「橫眉冷對千夫指，俯首甘爲孺子牛。」

孫海萍默默地唸了一回，才鑽進帳子，準備就寐。

可是，他躺下後，睡神竟遠離了他，眼睛睜得老大的。依據經驗，他已意識到，今晚又將失眠了！

他不敢多轉側，怕老母聽到，爲他難過。於是，他惟有直挺挺地躺着，瞪着橙黃的帳頂，準備熬受痛苦的長夜。

提起孫海萍老師，在這個山鎮裡，大家是不感陌生的，大多對他的名字，甚至有一種親切感呢！

孫海萍已是個年屆而立之年的青年，但仍是光棍一條。他高中畢業後，即受聘於離他家鄉不遠的一間小學任教，一幌已是整整十載了。他爲人忠實，工作認真，把全副精神與時間

放在教育工作上，深得學生們的愛戴與當地人士的敬重！

他身邊有個年事已高、患有高血壓症的老母，還有一個小妹妹正在市上私立中學求學。一家子的生活，全仗他一個人維持。他唯一的希望，是能夠保得住這份神聖的工作，好讓他老母安度晚年，妹妹如期完成學業，自己的私事，暫且擱下，以致冷落了時刻關懷他的區美麗，深感內疚！

他的學校工作十分繁重，每天晚上非搞到子夜不能安寐，弄得健康愈來愈差。但，他不會喊苦，一直挺着、挺着……

雞啼兩輪啦，孫海萍的眼睛還不曾瞌過。他並不焦躁，這是他習慣了的。他的腦袋漸漸地有些發脹，然而，睡神偏又不肯向他召喚！

他的耳畔似隱隱響起區美麗不滿的聲音：

「阿萍，你一個臨時教師，何必賣命呢？弄得每晚失眠！瞧其他高薪教師，過得多寫意啊！」

「不……美麗，我不同意你的說法！我將永遠站穩自己的崗位，直至……。」孫海萍有些激動地呢喃着。

熬吧，漫漫的長夜！

（一九七二年一日）

五月，夜格外漫長，也降臨得早！

星星、月兒，分外明亮，給大地撒下無數的黃金！

山村，在夜色籠罩下，一片謐靜，一種令人不安的沉寂。

倏然，打林子的西北角，傳來刺耳，令人毛骨悚然的尖叫：

「阿鳳呵，阿鳳呵……你……爲什麼還不回來？趕明朝我……請人抬着轎子去接你，敲鑼打鼓，好不熱鬧……。」

嘖嘖……。

一陣敲土油珍的響聲。

「鳴鳴……。」東邊的狗兒低低地吠着。

「鳴鳴……。」西邊的狗兒也低低地應着。

「阿鳳，阿鳳……那天，你打扮得真漂亮，像個新娘子！但是，你……你爲什麼不

笑？笑呀笑呀，不要老睜着眼睛瞪着我！啊，你的臉色爲什麼那麼蒼白？」

「嗚嗚……………」狗兒仍低低地吠着。

「阿鳳啲……………」你……………回娘家怎麼要人扛着去？不搭巴士？沒錢麼？傻瓜，你瞧，滿地都是金子……………都是我王伍的！哈哈……………」

「膨膨……………」

「不，阿鳳，你……………不能讓人扛着走！」

「嗚嗚……………」狗兒的悲鳴聲此起彼落。

夜，已不再寧靜。

山村，迷漫着恐怖、悲哀的氣氛。

呼喊聲，愈來愈淒厲！

村子裡，沒一個人起身向窗外觀望，只在被窩裡輕輕地歎息；膽小的孩子們，摟着母親，蒙頭抖嗦。

「嗯，今天是陰曆十五，王伍又發作啦！」

「天公真沒眼，一個好好的青年，成了瘋子，怪可憐的！唉……………」

一對夫婦在被窩裡，難過地談論着。

……………

「豬哩哩……豬哩哩……。」

那是呼喚豬隻回來進食的聲音。可是，現在已是子夜，怎麼還有人餵豬呢？村子裡的人都心底明白，那是怎麼回事。

「豬哩哩……豬哩哩……。」聲音越來越尖，末後嘶啞了，成了慘厲的悲呼！

「嗚嗚……。」

「汪汪汪……。」

好幾隻狗兒走到門前的大路上，圍繞着一個人不住地張牙舞爪，吠個不停。

在月光底下，只見一個身子瘦削，蓬頭垢臉，赤膊，只穿一條沒了半截褲管子的漢子，咀裡唸唸有詞，彎腰撿背，似在路上撿什麼？並且不斷地往褲袋塞。

「哈哈……誰還敢瞧不起我王伍窮？老子有許多黃金！哈哈，黃金……黃金……。」那漢子狂笑着手舞足蹈。

這當子，一個小孩打一間小亞答屋子走出來，揉着忪惺的睡眠，走到那漢子的跟前，哀聲說：

「爸爸，十二點多啦，回去吧，別再開了！你……不要這樣，隔壁的翁多瑪已警告過好幾次啦，你要是還是這樣，他……他要叫警察來捉你！爸爸，求求你不要這樣，回去睡

覺吧！」

「阿生，你……哭什麼？誰還敢欺負我們？我們有很多黃金！哈哈……黃金！」那漢子又不住地向地上抓。

小孩揉了一回眼睛，詫異地打着那漢子，疑惑地問：

「爸爸，你在幹什麼？」

「傻孩子，爸爸在撿黃金呀！默在那兒幹嗎？來呀，一起撿呀！」那漢子咀裡喊着，雙手不停地往地上亂抓。

小孩楞了一回來，隨即明瞭是怎麼回事，長歎一聲，痛苦地說：

「唉，爸爸，那是月亮透過葉縫的光影，那兒是黃金？回去吧！」

「是，是黃金，你媽媽窮壞了，沒點兒金器，我要給她大大的金鍊，大大的手鐲！」

「回去吧，爸爸！」小孩死勁拖着那漢子，往那小亞答屋子跑。

「哈哈……阿鳳，你該笑啦，別再那樣瞪着我！」那漢子高喊着，掙脫孩子的掌握，逕自向着小亞答屋子奔去！

「嗚嗚嗚……。」

……。

這些日子來，村子裡簡直鬧得雞犬不寧，除了多瑪翁一家外，都對王伍的不幸遭遇，深表同情。

想想，王伍——一個勤奮工作，心地善良的人，幾經精神嚴重的打擊，竟然瘋了。

提起王伍，村子裡的人，都讚口不絕。他才四十歲左右，身子向來結實如鋼，極少生病，直個不怕風吹雨打。他方臉大耳，咀邊永遠掛着親切的微笑，黝黑發亮的皮膚，閃耀着勞動者傲人的光采。

是的，王伍原是一個建築工人。

大概是十四五年前，他才在這個村子落戶，跟人租了一小塊地，搭了一間小亞答屋，定居下來。那時，他是個單身漢子，大家也不知道他的歷，更清楚他的身世。他也不大願意跟人家談起。據一位跟他一塊工作多年的工友說：王伍八歲就沒了雙親，跟伯父過活。他伯父有一座十幾畝的樹膠園，生活不錯。可是，他伯父不給他好好地受教育，只上了兩年學就叫他在膠園裡工作，把他當條牛來使喚，而堂兄弟們却過着舒適的少爺生活，並且時常欺侮他。他只歎自己命苦，從不計較。

十五歲那年，因為樹膠沒價，他就踏入建築工場，憑他粗壯的體格，覓得一份粗活，正

式成爲一位建築工人。

由於工作勤奮，待人和藹，又肯幫助人，故而上至工頭，下至工友，都喜歡他。

他白天工作，晚上上夜校，在同伴們的協助，跟自己的努力學習下，幾年後，他已能讀書寫字，同時也了工會的活躍會員。

他的伯父，對王伍的進步，非但不高，而且限制他的行動自由，生怕這條「牛」不再受他的控制與使喚，甚至不讓他再到外邊去工作。

王伍在伙伴們的一再鼓勵與自己再三考慮，想想這幾年來，給伯父賺過不少錢，也算還了伯父對自己的養育之恩，何必再依人籬下？於是，他毅然離開了伯父，自己出來撞世界，在這個村子租了一小塊地，由工友們幫助，建了一間小亞答屋，定居下來。

兩年後，王伍跟工友李玉鳳結婚，建立了一個小家庭。小兩口同心協力，勤勤謹謹，和氣氣地過日子，可謂十分幸福。

結婚後第二年，他們產下了愛情的結晶——生下一個白白胖胖的男孩。爲了標誌他們新生活的開始，把孩子取名新生。

四年後，他們又添了個女娃娃，取名曉燕，吉祥之意。

他們的負擔雖然稍覺沉重，但是他們用兩隻有力的手，更勤快地工作，爲了下一代的幸

福，既使吃苦些，他們仍感到無比的愉快！

.....

在一個雨後的黃昏，王伍九歲的男孩新生及五歲的妹妹曉燕，站在門前，興高采烈地觀賞天邊出現的彩虹。王新生的模樣兒酷似他父親王伍，平頭方臉，烏溜溜的眼珠子，射出炯炯的神采，已經是個小學三年級的學生；妹妹曉燕，稍弱，圓臉黛眉，長得頗秀麗，八成像母親，活潑可愛。

「阿燕，你瞧，那彩虹多美啊！」王新生指着彩虹興奮地說。

曉燕一把拉下哥哥的手，收起小咀兒，很認真地說：

「哥哥，你不可以指虹！」

「爲什麼？」王新生睜大眼珠，疑惑地問。

「嗯，隔壁的老叔婆說，用手指指虹，人會駝背的！」曉燕解釋着。

「沒的事！老叔婆沒唸過書，胡說的！」

「不信你問爸爸！」曉燕不肯認輸，不高興地嚷着。

「我待會一定要問爸爸！」王新生忽然有所思地回頭一瞥壁上的時鐘，眉頭一蹙，自語

：「六點多啦，怎麼爸爸還沒回來？」

『嗯，爸爸準是去小商店買糖給我吃，遲了。』曉燕吞吞口涎漫聲說。

王新生瞪妹妹一眼，以責備的口吻說：

『你只知道吃糖，饞咀婆！』

『爸爸疼我，你不甘願？』

『阿生，阿燕，你們在吵什麼？進來吃飯吧！』婦人在屋裡喊着。

『不，媽，我要等爸爸！』新生應。

『不，媽，我也要等爸爸！』曉燕尖聲應。

『好吧，你們就等一會爸爸吧！』一個三十餘歲的中年婦人，用衫角揩着油膩的雙手，打屋裡出來，望望天色，惟見夜色已濃，天際已閃着星星。在她圓圓的臉龐上，呈現出憂慮之色，蹙蹙眉頭，低聲自語：『奇怪，怎麼這個時候還沒回來？難道發生了什麼事？』

夜色更濃啦，屋外的景物已迷糊一片。

屋子裡已點上油燈。

『媽，爸爸怎麼還沒回來？』小女孩幾乎要哭出聲來。

『唉，奇怪，這麼晚啦！』婦人拉長頸子往外眺望了一回，只見茫茫黑夜，那有丈夫的影子？心急如焚地說。

就在這刻兒，在灰暗的暮色中，有人騎着腳踏車朝亞答屋踏來。

「爸爸回來啦！」王新生首先發現，興奮地跳了起來，衝向屋外。

「爸爸！我的糖！」曉燕高喊着，尾隨哥哥奔出，却爲後面衝出的大黃狗撞倒，伏在門前的沙地上，哇地一聲哭了起來。

這時，李玉鳳也趕了出來，忙把曉燕抱起，正待揩去女兒臉上的泥沙，新生忽然退了回來，眼珠子凝視着愈來愈近的人影。

「汪汪汪！」大黃狗撲了上去，兇狠地狂吠。

聽到狗兒的吠聲，李玉鳳的心頭一凜，知道來人不是丈夫，慌張地迎了上去。

「是阿伍嫂麼？」男人粗濁的聲音。他已跳下腳車。

「是的！你是……。」李玉鳳還沒瞧清來人是誰。

「我是阿忠！」

「哦，阿忠叔，什麼事？」李玉鳳的心在打鼓，急問。

叫阿忠的男人已到了門前，藉着屋裡暗澹的燈光，已可瞧清他的模樣。那是個三十來歲，結實的青年，一身骯衣，無疑是從工場趕來的。

李玉鳳曉得阿忠是她丈夫王伍的要好同事，此番來了阿忠不見丈夫回來，早料到八成發

生了什麼事。她放下了曉燕，先壓一壓恐懼的心情，正待開口。

阿忠深深吸了口氣，說：

『阿伍嫂，剛才阿伍哥不小心從引架上跌了下來，似折了腳！』

『啊，嚴重麼？人呢？』李玉鳳聞言，幾乎昏了過去。

阿忠瞧李玉鳳的神情不對，忙解釋：

『阿伍嫂，你先鎮定一下，阿伍哥的傷勢不太嚴重！我們把他送到醫院去了！讓醫生檢查一下比較好！』

『阿生，我們去醫院看你爸爸！』李玉鳳一把拉了兒子，臉色蒼白已極。

『不不，阿伍嫂，太晚了！你們不必去醫院。阿伍哥再三交代，叫你們不用心急，現在太晚了，等明天再去吧！他還說，叫曉燕不要難過，今天爸爸不能買糖回來！』

李玉鳳心兒稍定，長歎一聲說：

『他一向做事小心的，怎麼會這樣？』

阿忠猶有氣地說：

『這樁意外，那個工頭應該負責的。下午三點多不是下了一場大雨麼？直到將近五點才停，那已是放工的時候了。那個閻王工頭却要我們繼續工作，補回下雨停工的時間。唉……』

雨後的引架又濕又滑，工作不久，阿伍哥大概一時不小心，滑跌下來，好在跌在草地上，不然……唉……。」

「唉，苦命的阿伍……。」李玉鳳的雙眼閃着淚光，痛苦萬分地哀聲說。

阿忠望望天色，安慰着說：

「阿伍嫂，你也別太難過，身子要緊。嗯，時候不早啦，我還得趕回醫院去看看阿伍哥。」

「阿忠叔，你對我們太好啦，真謝謝你！」李玉鳳感動地說：「請你告訴阿伍，我們明早才去看他。」

「好的，我走啦！」阿忠向李玉鳳揮揮手，即消失在漆黑的夜色中。

「唉……我的天呀！」李玉鳳淚如泉湧，但當的視線觸着身邊的兩個孩子時，即強忍着，抱着曉燕及新生，低聲說：「菜飯冷啦，進去吃晚飯吧！」

「媽媽，那叔叔說，爸爸做工跌倒是麼？」究竟做哥哥的新生較懂事，臉有憂色地問。

「唉，是的！」

「我要去看爸爸！」

「太晚啦，趕明兒再去！」

『哦……。』

小妮子曉燕叭叭小咀兒，嬌聲說：

『媽，我想爸爸……。』

李玉鳳聽了小女兒這麼一說，心如刀刺，鼻子一酸，緊摟着兩個孩子，抽泣着說：

『唉，但願上蒼保佑，你爸爸不會傷着什麼……。』

夜，漸深了！

小亞答屋子，迷漫着悲哀！

(三)

瞧，在王伍的小亞答屋子前，開了一口小池塘，在池畔，搭起一排豬寮，十幾隻肉豬，齊聲嚎叫，是餵豬的時候到了。

王伍挽着兩個大鐵桶，一跛一跛地打屋子裡出來，朝着豬寮慢慢跑去。

艷麗的陽光，照着他顴骨隆起的方面龐上。他——王伍，比前時消瘦多了，簡直判若兩人。

是的，打從一年前在工場跌損了腿，他就無法再回工場工作了。在工友們的大力幫助下，他轉業爲飼養肉豬，妻子李玉鳳則種菜，一家子的生活還勉強過得去。

飼養豬隻，是需一筆相當大的本錢。王伍把所有的積蓄都掏了出來，同時妻子的首飾也全賣了，還向工友們借了一些，總算買了幾隻乳豬。幸好得到一商店的信任，部份豬的飼料可以除賬，等賣豬時才償還。

如今，王伍把所有精神都放在養豬上。他的希望與未來的生活，也全靠這些豬隻了。半年來，這十幾隻豬，在他悉心照顧下，長得很快，看看再過兩個月，就可以出售了。這當子，王伍已把飼料倒在木盆裡，站在木欄前，注視着豬兒進食，發出有節奏的拍拍聲。他那血氣不住的臉上，泛起一抹欣慰的光采。他默默地盤算着：

「省吃檢用些，賣幾幫豬，大概可以積蓄一小筆錢，到別處去買一小塊地，建立自己的家園。嗯，聽說這兒不久地主要收回去建排屋，看樣子是不能長住了，帶望不要太快，等我多養幾幫豬！」

「爸爸，我在想什麼？」小女孩的嬌嫩聲。

王伍一震，翻過頭，瞧見是小女兒曉燕，站在他的身後，微笑着望着他，忙伸手抱起她，放在豬欄上，和藹地柔聲問：

「小燕，你喜歡這些豬麼？」

「喜歡！媽媽說，等豬賣了，做新衣給我穿，明年我跟哥哥一塊上學校唸書！」

「嗯，是的，乖孩子！」王伍輕輕地撫着女兒的秀髮輕聲說。

曉燕依在父親的懷裡，圓圓的小眼珠骨碌碌地轉來轉去，忽而想起什麼似的，小手拉拉父親的衣襟，說：

「爸爸，我們隔壁的瑪莉，每次跟我玩，她的母親看見就把她拉回去，叫她不要跟我玩，還罵……罵我骯髒！」

王伍聽了，長歎一聲，低聲說：

「那以後你不要跟她玩好啦！」

「唔，是她要跟我玩的！」曉燕把咀兒吮得長長的，不解地問：「爸爸，爲什麼瑪莉的媽媽又肯瑪莉跟我玩？還罵我？」

「因爲他們有錢，我們窮！」

「哦，我明白啦！」曉燕垂下頭，似在沉思。良久，她又幽幽地喃語：「他們住大屋，有大汽車，我們什麼也沒有，他們常常給我白眼……。」

王伍聽了女兒的話，心裡一陣難過，繼而雙手捧着女兒的小圓臉，安慰着：

「小燕，別難過，窮人並不可恥，只要我們勤勞工作，生活就會慢慢好起來的。聽爸爸的話，乖孩子！」

『唔唔唔』，一隻百來斤的肥豬，用長鼻筒推王伍的屁股。王伍一驚，趕快跳下豬欄，把女兒放下，柔聲說：

『小燕，媽媽賣菜快回來啦，你先回屋子去吧，我還要替豬沖涼呢！』

『噢，我回去跟小貓玩！』小妮子蹦蹦跳跳着回屋子去了。

豬隻已經吃飽了，現在就得替牠沖涼及清除糞便。

王伍的雙腕非常有力。瞧他一大桶一大桶的水，打池裡面起，沖向豬隻。不一會功夫，十幾隻豬都沖洗得乾乾淨淨。

吃得肚臍如鼓般的豬隻經已安祥地躺下了。王伍站在豬欄前，瞧着呼呼入睡的豬隻，臉龐上泛着許久未曾顯現過的微笑……。

(四)

旱季，萬里晴空一片蔚藍。

太陽火熱，地面發燙，菜園子裡的青菜，軟軟地癱在地上。

種菜人家在這麼毒的太陽底下，煎得如油鍋上的咸魚似的，個個汗流浹背，皮膚黑焦啦。

李玉鳳頭戴簪笠，挺着七個月大的肚子，在火陽下，吃力地，一鋤一鋤地鏟着。每鏟幾

分鐘，她就停下來喘着一會。她實在有些支持不住了，但又不肯放下工作回家去休息。

自從他丈夫王伍跌壞了腿，失去了建築工場的工作後，他們的經濟即陷入困境。如今豬還不能出售，生活費得靠她種菜來維持。她的身子本來就不十分結實，而今有孕，又操勞過度，加之營養不足，以致情況更差。雖然她丈夫王伍常勸她別太操勞，多休息，可是，爲了增加收入，她每每瞞着丈夫，早早就到菜園去幹活，咬緊牙關挺着。

你想想，她能安心地休息麼？丈夫的腳跛了，不能出門工作，現在把全副精神放在餵豬隻上，也夠苦的。他們負了不少債務，而且目前通貨膨脹，生活費奇高，沉重的擔子壓得他們喘不過氣。爲了生活，他們惟有省吃檢用，日以繼夜地工作。

這當子，李玉鳳感到渾身乏力，黃豆般的汗珠，滾滾而下，腦袋發脹，越來越沉重，幾乎抬不起來。突然，她只覺天旋地轉，眼前一片黑暗，彷彿掉入了萬丈深淵！

接着，她什麼也不知道了……。

李玉鳳究竟在菜園裡昏厥了多久，沒人曉得。那菜園離她的家，莫約有半哩之遙。那地是跟人家借來的。本是一塊荒蕪之地，附近雖有一些胡椒園，大抵他們上園子較遲，因爲今兒不是忙季。發現李玉鳳昏在菜園子裡的，是鄰居阿福。他上胡椒園需經過那菜園子的，據他說，那刻已是下午三時光景。

阿福是廿來歲年輕伙子，平日跟王伍挺談得來的，也給王伍幫過不少忙，大家親如兄弟。他發現李玉鳳四脚朝天仰躺在菜廂上，鋤頭壓在肚子，臉色蒼白如紙，不省人事。他卽把她拖到菜園邊的樹蔭下，然後飛奔去告訴王伍，並招來一些鄰人，大家協力把李玉鳳扛回家去，設法施救。

「快快，快送醫院！」一個鄰人喊着。

「怎麼去呢？」一個老人問。

「快快，快去請車！」一個婦人喊着。

「到那兒去請？」

「這……。」

王伍的家距離醫院，約有三四哩，要去請「的士」可不容易，唯一的辦法，就是請私家車幫忙。

王伍急得滿頭大汗，在屋子裡團團轉，不知所措，不停地喊着：

「怎麼辦，怎麼辦？」

在這村子裡的，大都是以耕作爲生的農人，生活窮困，當然不會有汽車。

『喂，前頭的翁多瑪不是有汽車嗎？快去請他幫忙！』一個正在爲李玉鳳擦生荒的中年婦人高喊着。

『那傢伙肯麼？』一個年輕人應。

『試試看，大概不致於見死不救吧！趕快！』

『好，我去我去！』王伍一拐一拐地奪門而出。

阿福雙手一攔，懇切地說：

『阿伍哥，你行動不便，在家看着李嫂，我去！』

還沒等王伍答應，他已三步併作兩步，狂奔而去。

躺在床上的李玉鳳，仍昏迷不醒，臉色極難看，額上泌出豆般大的冷汗，呼吸很濁，下體湧血，無疑是小產。

王伍一手不住地以衣袖揩自己額上的汗珠，另一手爲妻子揩汗，眼見情形愈來愈嚴重，萬分痛苦地，抖抖地呼號着：

『天呀，怎麼辦呀？玉鳳，你醒醒，你醒醒！』

王新生上學去了；王曉燕跪在母親的身前，雙手抓着母親的臂膀，搖幌着，淚水模糊地喊着：

「媽媽，媽媽……。」

「怎麼去叫車的還沒回來？」老人家焦急地喊。

跑到門口去眺望的中年婦人說：

「噢，回來啦！」

只見阿福咕嚕着撞進屋來。

「怎麼樣？」大家齊問。

阿福唇皮一咬，巨拳一揮，恨恨地說：

「他媽的狗東西，推說車子出了毛病。誰信他的鬼話？就是見死不救，一點人性都沒有

！我當時真想揍他！」

「混帳東西！」

「簡直是禽獸不如！」

「這種人不得好死！」

……。

咒罵聲一片，大家情緒激昂！

「好了，救人要緊！」又是老人家的聲音：「事不宜遲，阿福，你趕快騎腳車到大路上

去截車，其他年輕的，用椅子綁兩條木棍，把李嫂扛着去，快快！」

大家應諾一聲，即分頭去辦。

真是天有不測之風雲，方才還是艷陽當空，碧空照人，這會，只見烏雲馳騁，天際電光閃閃，沉雷震耳！

「呵，暴風雨又將摧殘我們的村子啦！」不知誰以沉重的心情在慨歎着。

.....

(五)

「爸爸，吃點粥吧，你已經好幾天沒吃東西啦！」新生含着淚，輕輕地搖着父親的臂膀，哀聲說。

王伍木頭似的，毫無反應，似乎根本沒聽到兒子的聲音。他的咀唇蠕動着，似在唸什麼，但又無法聽清楚是唸些什麼。

如果偶而一瞥，你是無法認出，那就是往日笑臉迎人的王伍。

瞧，他頭髮蓬鬆，準是多日未曾梳洗，滿腮鬍子，亂草般地長着，臉龐只剩一番皮包着高高地突起的顴骨，臉陷深陷，眼珠凸出，沒點兒神采，身上穿着破爛的衣服。

「爸爸，爸爸.....我是生兒啊！」新生使勁地搖着父親。

王伍動也不動，也不看兒子，灰暗的眼珠，直勾勾地打着壁上掛着的相片——他妻子李玉鳳的相。

倏然，王伍撲了上去，摘下相片，緊緊地抱在胸前，狂呼：

「阿鳳……我抓住你啦！看你往那兒去？哈哈……」

「爸爸，爸爸……」

王伍揮着拳頭，滿臉殺氣，兇霸霸地喊着：

「滾開！誰敢帶走我的阿鳳……我跟他拼了！」

「爸爸，爸爸……」新生嚇得渾身戰抖，縮在門角頭。

「哼，你們抬着的豬，強盜，強盜！哼，你……又逼我搬家，我……我跟你拼了！」

王伍嘶喊着，掄起攔在走廊的擔桿，死勁地亂箍，來勢兇狠。

可憐那隻躺在門前的老黃狗，吃了王伍的幾輪擔桿，慘叫着爬走。

王伍還不放過，舞動着擔桿，一跳一跳地趕上去，大聲喊着：

「往那裡走？看王伍是不是好欺負的？打打……」

……

王伍瘋了，村子裡早傳開了！

一個月前，王伍的妻子在菜園暈厥，因為耽擱太長的時間才送醫院，到醫院時已氣絕身亡，這給王伍的打擊太大了，真個痛不欲生。

爲了妻子的喪事，把不足月的豬隻賣了幾隻。飼料店怕他還不起債，不再給他賒賬，迫得他將剩下的幾隻嫩豬也都賣掉了。

前星期，王伍又接到地主的律師函件，限他三個月內搬家。

在重重的打擊下，王伍的精神已頻崩潰，幾天不吃不睡。終於，在上星期日的深夜裡，掄起擔桿，衝出屋子，在路上呼喊、狂奔！

他——王伍，瘋了！

他的女兒曉燕，自從母親去世後，就給外婆領回去照顧，目前只有兒子新生陪着他。

王伍白天甚少發作，多躲在家裡，蒙頭大睡，到了晚上就經常出來喊叫！

他的兒子新生，好些時候沒去上學了，猷在家裡守着父親，在恐懼、半飢餓的情況下度日子。他們的生活，多虧過去的工友及好心的鄰人的幫忙，暫時不致斷炊。

.....

(六)

這是王伍瘋後的第二個月的一個下午。

陽光普照，正是椒農、菜農大忙的時刻。

在王伍家的門前，出現一輛藍色的警車，爲數約半打的警察，把屋子包圍住。

首先發現警車的是新生，嚇得面如土色，奔入房間，把被窩裡的父親喚醒。

當兩名手持武器的警察，步入屋子時，王伍已起身，走了出來。他今天似乎特別清醒，

也很鎮定。

一名警員瞧他空着雙手走出來，緊張的心情稍鬆懈，舒了口氣，喝問：

「你是王伍麼？」

「是的！」王伍若無其事地應。

「我們要帶你去醫院看病，上車吧！」一名警官揮揮手說。

此刻，所有的警員都圍了上來，把王伍圍在中央，作預防他突圍的戒備。

「你們沒騙我？」

「我們沒騙你，上車吧！」警官說。

「阿生！」王伍向四周掃視了一遍，不安地高喊。

「爸爸，我……。」新生哆哆嗦嗦着打房間裡出來。

「過來，孩子！」王伍多日來第一遭對孩子這樣親切的呼喚。

新生瞧見這麼多警察，心兒早嚇慌了，遲疑地站在那兒不敢移動。

一個警員怕王伍神經發作，傷害孩子，一把把新生拉過一邊。

『你們別爲難我的孩子，我會跟你們走的！』王伍的病忽而好了似的。除了他那副模樣，說話的口氣，並不像個神經失常的人。

『我們絕不會爲難你的孩子，你放心好了，快上車吧！』警官催着。

王伍忽然向屋外一標，大聲喊：

『阿福！』

阿福本在椒園裡幹活，聽到汽車駛向王伍的家，知道事情不妙，即趕來瞧個究竟。他來到王伍的家，警察守住大門，他不得其門而入，惟有站在外邊拉長頸脖子眺望，却被王伍發現，把他喊住。

『阿伍哥，什麼事？』阿福大聲應。

奇怪，王伍突然頭腦清醒了許多，今兒是多日來首次會認人。

『阿福，他們要帶我去醫院，請你把阿生送到他外婆家去！』王伍的眼角孕着淚光。

阿福難過地說：

『阿伍哥，你放心吧，我現在就送阿生去外婆家，你放心治病吧！』

「奇怪，他說話不像瘋子，怎麼翁多瑪到警署告他，瘋絕了，拿刀要殺人？」一個警員低聲說。

「嗯……準是翁多瑪誇大其詞！」

數位警員竊竊私語。

「上車吧！」警官再次催着。

王伍毫無反抗地在數位警員的簇擁下，爬上警車。

跟着警員都跳上了車，正要開動時，新生衝了出來，抓着警車的車尾，哭喊着：

「爸爸，爸爸！」

阿福一躍向前，把新生抱住。

嗚嗚……汽車開動了。

車裡傳來王伍悽切的聲音：

「阿生，聽阿福叔的話……爸爸很快就……回……來……。」

「爸爸，爸爸！」新生在阿福的懷裡掙扎着、呼號着。

「嗚嗚嗚……」狗兒低低地悲鳴。

阿福抱着呼號的新生，望着絕塵而去的警車，長歎一聲，鼻子一酸，熱淚滾了下來，喃

喃自語：

『可憐的阿伍哥！』

X

陽光依舊艷麗，和風吹拂。

X

山村，恢復了平靜！

X

但，小亞答屋子的大門緊閉，
一隻瘦骨如柴的老黃狗躺在門前喘息着，眼巴巴地望着大路……。

X



（稿於一九七四年八月）

(一)

「太太，太太！」光頭李慌慌張張，失魂落魄地嘶嚷着打臥室摸了出來，手上緊緊地抓着一張報紙。

「甚麼事呀。」李太太邊揩着沾滿肥皂沫的手，從廚房緊張地跑出來，顯然是正在洗衣服的。

「眼鏡，眼鏡，眼鏡，快快！」光頭李不斷的用手揉眼睛。

李太太瞧丈夫那副滑稽的怪相，不禁撲嘴地笑出聲來。

不是麼，你瞧，光頭李的睡衣上鈕和下鈕，左腳穿着藍色的拖鞋，右腳却是黑色的女裝涼鞋，儼然舞台上的小丑兒。

「這不是眼鏡麼？成天神魂顛倒的，不知在搞什麼鬼？」李太太打床上的被窩裡檢起一副眼鏡，遞了過去，輕歎了一聲。

光頭李不理睬太太在嚕嗦些甚麼，接過眼鏡戴上，慌忙展開報紙，拚命地翻着、找尋着，肥臉上肌肉不斷在跳動，眉頭在皺，極感焦急與失望！

末了，他有氣地哼了一聲，將報紙狠狠往床上一扔，咕嚕着：

『什麼鬼報紙？這麼重要的消息都漏了！明兒改定別家的！』

『喂，又發什麼狗脾氣，漏了什麼大新聞？』李太太疑惑地望着懊惱的丈夫問。

『今天是星期天，昨晚萬字票開彩，今天的報紙怎麼可以不登中獎號碼？這樣的報紙還訂得麼？』光頭李寒着臉，憤憤地說，彷彿在向報館老板投訴。

『哦，原來是爲了這個，我還以爲是什麼大新聞呢！成天萬字票萬字票的，弄得雞犬不寧！』李太太順便收拾床鋪，把扔在床上的報紙撿起來，準備放在床前的桌子上，順眼一瞟，不禁笑出聲來。

『人家氣都氣死啦，你還笑？』

李太太隨手把報紙又遞了過去，搖搖頭說：

『別成天想發財，弄昏了腦袋，再睜大眼睛瞧瞧，是什麼時候的報紙？真是的！』

光頭李把報紙湊近一瞧，接着一掌拍在自個光禿的頭顱上，狂笑着說：

『哈哈……真胡塗，真胡塗，是昨天的報紙！哈哈……』

笑聲一歇，光頭李一把拉過正在整理床鋪的太太，急問：

『太太，今天的報紙呢？』

「大概是小古拿去看了！」

「小古，小古！」光頭李放開太太，提高嗓子喊着，急步跨出臥室。

「什麼事呀？爸爸！」一個年約十歲的胖小孩，模樣兒跟父親極肖似，正躺在客廳裡的眠椅上讀報，忽聞父親的叫喊，急爬了起來。

「報紙拿來！」光頭李伸出毛茸茸的肥手，命令着。

「爸爸，等一會好麼？人家還沒看完！」

「讀戊班的學生，那會讀報紙？」光頭李見兒子不肯給，有點光火了。

「人家看老夫子漫畫嘛！」小古叭叭嘴兒，無可奈何地把報紙遞了過去。

這回光頭李很快地便找到了他渴望知道的消息。但是，只見他緊張了一會，把臉龐一扯，極爲懊惱地哼了一聲，把報紙擲回給兒子，一言不發地向廚房跑去。

小古眨眨小眼睛，望着父親那肥大的背影，茫然地低聲自語：

「爸爸真怪，看報紙也要發脾氣！」

(二)

李太太正彎着腰，低着頭，蹲在地上洗滌衣服，擦擦扭扭的，很費勁，瞧她額角已滲出粒粒的汗水，頭髮散亂，臉色有點兒蒼白。她是個三十來歲的少婦，但瞧她的外貌，似不止

這個歲數，蒼老了許多，身子稍枯瘦，跟她的丈夫光頭李正相反，夫妻站在一起，很不相稱。

此刻，光頭李坐在一邊的椅子上，翹起腳，輕輕地搖着，注視着太太幹活。不，他是在仔細地打量太太，似乎是在瞧久別重逢的舊情人。

李太太管自忙着幹活兒，全不理會坐在背後的丈夫。她所擔心的是，怕衣服曬不乾，因為如今雨季已來臨，成天洒雨，令人厭煩，趁今兒太陽好，趕緊把衣服洗好。

瞧了好一會，光頭李的眉頭一蹙，肥臉抽搐了一下，輕輕歎着，憐愛的緩聲說：

「太太，你太辛苦啦！瞧你多瘦啦！家裡大大小小的事，全由你一人做！其實，我們家該請個佣人的。唉，只是……」

「算了吧，我們欠了滿身債，不知什麼時候才能還清呢！」李太太頭也不回地低聲應着，雖然有些憂傷，但丈夫的關懷，確教她感到溫暖，心頭很甜！

「唉，是的，我整天想多弄點錢，好讓你們過過好日子，不要給人瞧不起！」光頭李抬起頭，望着天花板，手指頭輕輕地敲着桌子，把自己置身於幻想中。過了一會，他的臉龐一舒，濃眉一挑，有些得意地說：「太太，你不必愁，我是有辦法的！你瞧，我們雖然還欠了人家一些債，可是，我們現在洋房有了，汽車也有了！哼，誰還敢看不起我老李。」

光頭李是一間私立中學的教員。可是，他花在打「空頭」與萬字票上的精神，遠比放在教學上爲多，頗引起學生與學校當局的不滿，近來尤甚，以前他本是個受學生愛戴的教師，唯一的毛病是太愛面子，最怕人家說他山芭佬，窮光蛋。

他一家五口，原是住在郊外的山村，那是他誕生的地方。父親遺下的兩畝地，太太種些蔬菜寄人賣，補貼家用，生活過得可說是不錯的，他們住的是小亞答屋，上班騎腳踏車。

大概是前年吧，光頭李不管妻子的反對，硬把地賣了，購了一間分期付款的排屋。半年前，他又以同樣的辦法，買了一輛大汽車，派頭十足，威風極了。以外表觀之，他是發達了，也羨煞不少人呢！

李太太洗完最後一件衣服，伸伸腰，用手掠掠額前的散髮，幽幽地說：

「算了吧，我還是覺得住山芭自在些，開銷少，無債一身輕。你看，今下，我每天都得應付那些來討債的人，真夠煩的，唉……。」

「嗨，太太，你真個是婦人之見，常言說，有破壞才有建設，那麼，也就是說，有冒險，才有發達的機會！」

「好吧，看你怎樣應付這許多債務！」李太太有氣地說。

「嘿嘿……人說秀才造反三年不成，我這個教書匠，也沒有甚麼生財之道，除了打空頭

，嘿嘿……只有……」

不等丈夫說完，李太太的瘦臉一扯，截上：

「買萬字票！」

光頭李沒注意太太的表情，却見他肥臉一亮，笑逐顏開地，說：

「哈哈……你真是我的知心好太太。」

李太太給丈夫弄得啼笑皆非，瘦削的臉龐不住地抽動，幌幌頭，吮吮嘴說：

「哼，不照照鏡子是甚麼像？想發財？恐怕我沒這福氣消受！」

光頭李除下眼鏡，聳聳肩，做個鬼臉，似個老頑童，又用手摸摸發亮的禿頭頂，興奮地

說：

「太太，你懂得相術啊！人說，十個光頭九個富。我老李只是發富的時候還沒有到而已

！

李太太挽起一大桶洗好的衣服，輕哼一聲說：

「你呀，準是那第十個光頭佬！」

「喂喂，太太，你別把我看衰了！上禮拜在咖啡店裡碰到一個相師，他對我說，我有福相，發財的時機不遠矣！」光頭李也起身跟在太太的屁股後，管自咕嚕着。

「太太，我們做教書匠的，那點兒薪水，一輩子也不用想過好日子，所以，除非……」
「除非發橫財？多買萬字票？」李太太不耐煩地塞上。

「嗯，正是！」

「唉……。」李太太已曬完衣服，提着空桶往回跑，哀傷地喃喃地說：「外面有不少對你不利的風聲，你這樣下去，等會連飯碗都給砸啦！」

「管他呢！」光頭李習慣地摸摸禿頭頂，毫不在乎地漫聲應：「這碗飯，我才不留戀呢，要是我中了彩票，哈哈……。」

李太太不再說什麼了，默默地回廚房去幹活兒。

「對了，太太，看樣子我該發橫財啦！」光頭李驀地想起什麼似的跳起來，高聲喊着。
李太太只微微地歎息，並不答腔。

光頭李站在太太的背後，手舞足蹈地說：

「太太，昨晚我做了一個好夢，我中了頭獎萬字票。那中獎的號碼是二〇〇……二〇〇

什麼？唉，就是最後一個號碼記不清！」

「〇〇七，爸爸？」小古打外邊撞進來，笑嘻嘻地朝父親喚着；扮個刁皮的鬼臉兒，性子很像父親。

「去你的，小鬼！」光頭李皺眉苦想，喃喃自語：「好像是二〇〇三？還是四？他娘的，都買下來就是！」

光頭李掀起長袖子瞧錶，驚呼一聲：

「哎呀，快十點啦！今天是禮拜天，買萬字票的人特別多，恐怕快關門啦！發財的良機不可失！」

光頭李拔腿回臥室更衣去了。

不一會，他匆匆忙忙的出來，頭髮蓬鬆，鬍鬚滿腮，腳串拖鞋，準備出門了。

「怎麼這就走啦？臉不洗，牙不刷，又沒吃早點！」李太太追出門去，呼叫着。

「不啦，來不及啦，發財機會不可失！」光頭李應了一聲，慌忙地駕了車，加快速度，一溜烟地消失了！

「爸爸真像個瘋子！」小古望着大路，幽幽地低聲說。

李太太眉頭深鎖，搖搖頭，連連吁氣，似乎一剎那間又蒼老了许多。

今天的天氣分外明媚，陽光普照，砂勝越河畔的景緻，尤爲艷麗引人。瞧，水波閃爍，馬來姑娘在河上泛舟，椰樹迎風搖曳，三兩隻悠閒的海鷗掠水而過，發出低低的鳴叫。

十年前，當光頭李還只是個二十幾歲的伙子的時候，經常趁禮拜天，到砂勝越河畔，把那絕妙的迷人景色，盡收入他的畫紙。同時，那兒更留下他與太太熱戀時的芳跡，平日，每當他經過砂勝越河畔，必瀏覽一回那兒的景色，重溫舊夢！

可是，今兒的光頭李，夾在車流中奔馳，對砂勝越河畔的一切，不曾投下一眼，只見他嘴裡不住地唸着數字，彷彿唸符咒一般。

他已經跑了好幾家出售萬字票的商店，都已售罄關門了，這叫他好不焦急。現在，只剩下鎮東的最後一家，如果也關門了，那他將敲首槌胸地覺得，發財機會落空了，怎叫他心急如焚？他每每超過市政府所規定的最高的駕駛速度，並且好幾次在擁擠的車流中，猛鳴笛子越過，瘋狗似的亂竄，不少人給他白眼與怒目，有者粗聲喝罵，因爲他那樣駕車，大大地威脅到他人的安全。

最叫他氣憤與着急的是，似乎專跟他搗蛋，老是碰着紅燈，逼得他不得不煞車苦候。有一回，他竟然煞不住車子，紅燈已亮，也直衝了過去，好在旁邊的車輛才開動，及時煞住，

讓他飛駛而過，後邊的罵聲，不絕於耳。

光頭李呢？在肥臉上，竟然還泛起得意的微笑！

是的，他的車子再轉一個彎，越過一條街，即抵達萬字票出售處。可恨的，他又碰着惱人的紅燈，暗罵一聲，只得把車子煞住。他瞧瞧手錶，已是十時四十五分，恐怕最後一個萬字票售賣處也關門了，光頭李真個周身是蟻，左手不住地搔頭顫，緊蹙眉頭，咬着唇，幾乎罵出聲來：

「媽的，專跟老子搗蛋！」

在一大隊車輛中，有一輛簇新的紅色大汽車打前面駛過，忽地引起他的注意，吓，那輛大汽車的車牌，正是二〇〇五，赫然竟是他昨夜夢見的號碼。光頭李的眼珠一亮，左手重重地往大腿一拍，差些兒跳起來，難於抑止內心的狂喜，以致忘了注意前面的交通燈。

「嗶嗶嗶……」背後的光頭李，汽車齊鳴一驚，才曉得已亮綠燈，趕忙把車開動，狠狠地踏着油門，直向目的地飛駛而去。

此刻，光頭李的腦袋，縈繞着的，眼簾呈現的，儘是二〇〇五，跟着，是一細細紅紅綠綠的鈔票。

「中了，中了……。」光頭李抖抖地，喘息着低呻。

呵，萬字票售賣處的紅字大招牌已出現了，似在向他招喚！最叫他寬心與狂喜的是，門前還擠滿了人，鬧哄哄的，無疑的尚未關門。

他——光頭李，牙關一咬，開足馬力！

驀地，迎面駛來一輛巨型卡車，光頭李大吃一驚，急忙閃向一邊，却因速度太快，如一隻野馬，一時難於控制，竟衝向路旁的一根橋墩。

「碰！」一聲震耳的巨響，光頭李的汽車整個車頭陷入橋墩。他受到極大的震動，猛地撞破玻璃門，橫彈出去，重重地摔落在大水溝中，頓時失去知覺……。

(四)

光頭李這一車禍，十分嚴重，幾乎丟了性命！
他整整昏迷了兩日兩夜。

到了第三天，他才幽幽醒來，惟覺腦痛欲裂，四肢彷彿脫落了一般，動彈不得。

他慢慢地睜開浮腫的眼睛，模模糊糊地瞧見身邊似有人，可是仍分辨不出，究竟身在人間還是地獄？他呻吟了一會，又勉強睜開眼睛，却見房子在動盪，身子在空中飄，像是在風浪中的船上，真不好熬受。他只得又閉上眼睛。

「小古的爸，你……醒啦！謝天謝地！」熟悉、興奮，又帶點悽切的聲音。

接着，一隻溫暖的手，輕輕地撫摸着他的臉。

光頭李吃力地抬起一隻手，把那隻手緊緊抓住，痛苦而又感安慰地低聲問：

「你是小古媽！」

「嗯！」李太太喉頭一塞，語聲都變了，卽涔涔淚下，有一滴淚珠，正掉在光頭李的手背上。

「太太，你哭啦？這是醫院？我……唉……」光頭李仍閉着眼睛，在眼角滲出兩行晶瑩的淚珠。

「是的，這是中央醫院！」李太太用手帕替丈夫拭淚汁，柔聲說：「你可把我們嚇死啦，你已整整昏迷了兩日兩夜！唉，可憐的孩子爸爸，你現在覺得怎樣？」

「我……唉，頭痛得厲害，四肢好像不屬於我的，不聽使喚，喲……」光頭李掙扎着想挪動身子，但才稍一出力，全身酸疼難當，不禁呼出聲來。

這時，一個女護士跑過來，對李太太說：

「他剛醒過來，你不要跟他說太多話！」

「嗯！」李太太應了一聲，一邊替丈夫揩汗，一邊安慰着說：「你別說話，好好地休息，現在沒事啦！」

光頭李蒼白的臉龐，微微地抽動幾下，嘴唇微動，正想說話，李太太忙用手輕按在他的唇上，親切地說：

「聽話，別說話！」

光頭李咬了唇皮，似在忍受極大的痛苦，終於閉上嘴，如個極聽話的好孩子。

李太太坐在床沿，瞧着重傷的丈夫，心痛如絞，不住地拭淚。

瞧，光頭李的頭顱，整個裹着紗布，據說他的頭頂裂了好大的一塊，足足縫了十幾針，可幸的沒傷及頭腦，面部擦傷多處，塗上藍色的外傷藥，成了個大花臉，真個是面目全非，甚爲可怖！

！
他全身各部也有不少擦傷及扭傷，經醫生X光檢驗後，確定沒有內傷，真是不幸中大幸

李太太經醫生特許，守在醫院病房兩日夜，不吃不睡，心坎吊了七八個桶兒，直到剛才丈夫醒來，才放下了心上的磐石，但也因焦慮與疲倦過度，差不多也要倒下去了。

一個好心的女護士，瞧她這般情景，過來勸慰：

「李太太，李先生現在沒事了，可以放心啦！你回去休息吧，你守了這兩天，也太辛苦啦！」

「謝謝你，護士小姐！」李太太拭去臉上的淚痕，又小心地爲丈夫擦了一回汗，把他的被拉好，才收拾自己帶來的東西，再瞧了丈夫好一會，才蹣跚地拖着沉重的脚步，沉重的心兒，離開病房……。

(五)

一個星期過去了。

光頭李已可以坐起身來，頭上的紗布亦解掉一部份，健康在復元中。

今天是星期日，來探病的人特別多。

光頭李的病房，來了好幾批學生跟同時，大家熱情地，關切地慰問，而且帶來不少禮物。他感動得落下淚，心裡是難過，是慚愧，又是欣慰。

當訪問離去後，光頭李暗下決心：

「從今以後，我一定要好好地站穩崗位，真正負起下一代的教育神聖工作。」

今兒，探病的人都已離去，光頭李的身邊，只留下小古和太太。

光頭李把兒子摟在懷裡，輕撫着他的頭髮，慈祥地說：

「小古，在家有聽媽媽的話麼？」

小古點點頭。

「功課有測驗麼？」

「有。」

「成績好麼？」光頭李從來沒像今天那樣關心孩子，疼愛孩子的。他很慚愧過去成天只夢想發財，忙着打「空頭」，苦思預測萬字票的號碼，或跑馬場，以致工作，孩子、家庭都置諸腦後。

「爸爸，這個禮拜來，你撞車進醫院，媽媽常常流淚，我想爸爸，看媽媽那樣傷心，我心裡難過死了，功課老是學不好，成績退了些，不過還及格。」小古聽父親問起他的學業成績，心坎突地一凜，皺皺眉，不敢面對父親，難爲地緩緩說。

光頭李把孩子攆得更緊，深感內疚地望望跟前向着他微笑，臉容十分憔悴的太太，輕搔禿頭，安慰着說：

「唉，好孩子，爸爸不怪你！」

倏然，小古打爸爸懷裡翻起，想起了什麼事，有些緊張地，高聲說：

「爸爸，今天萬字票開彩啦！」

光頭李的臉龐一扯，一片嚴肅，沉聲說：

「小古，以後不許你提萬字票！」

小古眨着眼珠子，滿腹狐疑地瞪着父親，小聲問：

「爸爸，你不是最喜歡買萬字票，想發橫財麼？怎麼……」

「別說啦！」光頭李打斷兒子的話，嚴肅、堅決地說：「爸爸今後永遠不買萬字票了！你再提萬字票，爸爸要生氣的！」

小古伸伸舌頭，做個鬼臉，不再說話了。

李太太蒼白的瘦臉上，泛起一片興奮、喜悅的光采！
沉默了片刻。

小古的眼珠子直骨碌碌地轉，心眼極多，似在思索父親愛聽的話。忽然，只見他的眼珠一轉，拉住父親的手，有點苦惱地說：

「爸爸，我們的車不能用啦，怎麼辦？」

「車，不能用？」光頭李一震，向着太太顫聲問。

「嗯，損壞太厲害了！」

光頭李夢想了多年的一輛汽車，才買了不到一年，又給自己毀了，叫他如何不心痛欲絕

他的眉頭深鎖，臉色鐵青，呼吸短促，一言不發。小古瞧着父親變幻不定的臉色，顯然

是十分傷心與苦惱。

小古以爲自己撞了禍，心頭突突地打鼓；下意識地退到母親的身邊。

「唉，你也不必太傷心，人平安就好啦！以後有錢再買嘛！」李太太安慰着柔聲說。

光頭李聽了太太的話，伸手摸摸頭上的紗布；再跟太太親切、柔和的目光一觸，他的臉舒了，習慣地聳聳肩，歎了一聲，無限感慨地說：

「唉，算了，打腫臉皮充胖子的滋味也是夠受的！」

「你以後上班怎麼辦呢？」

「太太，這有什麼難？我那輛老爺腳踏車，不是還攔在儲藏室麼？只要把輪胎換新的就行啦！」光頭李輕鬆地說，臉上的烏雲盡散，回復了住山村時的本色。

「噢，行是行，只是太辛苦你啦！」

「那裡話？我現在想通啦，只有靠自己雙手掙飯吃，就是吃粗點也是香的！」光頭李挺挺身子，激動地拉住太太的手說。

李太太凝視着丈夫，沒有說話，但打從她的臉色，我們不難了解，她此刻的心情是何等興奮，何等激動！

「媽，時間到啦！」小古推推母親，提醒着。

李太太經孩子這一叫，恍然醒悟，轉過頭去，掃視整個病房。這是個普通病房，擁有二十來張床，全都有病人。剛才擁滿了訪客，如今都已離開，許多病人的目光盡注視着他們。那位好心的女護士，也望着他們，微笑着向他們點頭示意！

「好好休息吧，我們回去了。」李太太拉着小古，向丈夫囑咐一聲，給大家瞧得臉龐微微發燒，有些窘地轉身往外跑。

「爸爸，再見！」小古輕聲呼喚。

「再見！」光頭李的臉上，閃着欣慰、幸福的光芒！



（一九七〇年十二月四日）

聞人

著作者：巍 萌

出版者：國際文化企業公司

27 & 29, Jalan 3, Kepong Baru,
Kuala Lumpur.

承印者：國際文化企業公司

Printed By: International Cultural Enterprises,
29, Jalan 3, Kepong Baru,
Kuala Lumpur, Malaysia.

定 價：馬幣二元五角正

出版日期：一九七六年八月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